倪匡科幻小說選

倪　匡/著

倪匡科幻小說選

倪　匡/著

SF 6

倪匡科幻小說選

倪匡/著

857.
875-

知識系統

倪匡科幻小說選

倪　匡/著

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

倪匡科幻小說選

倪匡

SF
6

知識系統出版公司 印行

張序

認識倪匡，是在余範英家裏。那天範英請了倪匡、王羽、古龍等人。古龍挺胸凸肚，半醉而來。王羽戴著黑框眼鏡，一派斯文。倪匡則人未至笑聲先到，完全是紅樓夢裏鳳姐兒出場的架勢。後來每次見面，都是先聽到他的朗聲長笑才見其人。倪匡談吐風趣，愛憎分明。有他在，宴會絕不會冷場。坦白說，我是先喜歡上倪匡本人，才讀他的小說。看他瘦瘦小小的個兒，怎麼樣也不能想像他竟有如此旺盛的精力，每小時能寫四五千字，四五天就可寫完一部小說或劇本。他的創作極豐，廿多年來已完成三十多部科幻小說、六十多部偵探小說、武俠小說的產量和偵探小說相當。另外還有數百部劇本，每天又在報

上寫專欄。文壇鬼才的美稱，倪匡可當之無愧。

倪匡的長篇小說，多爲懸疑曲折、趣味性極高的故事。這本短篇小說選集裏收錄的作品，都和他平日的風格大相逕庭。據作者自述，寫這些短篇小說，「可以說是創作生涯中的異數，一時興起，表現一下，自己認爲寫得極用心，感到極滿意，他人不一定喜歡」（見作者自序）。我個人的看法，這些短篇可能是倪匡最好的部份作品，不僅寫得用心，也深刻地表現了人性複雜矛盾的一面。例如《刺殺》裏恩恩愛愛的夫婦，彼此間的摯愛卻隨著時間過去轉變爲積累的仇恨。《動腦》裏的換腦人，最後發覺最恨他的人就是他自己。《逃命》者所無法攀越的障礙，是他自己築起來的障礙。這些小故事有著相同的基調，多半和人自我的掙扎有關。正如作者所說，這些故事表現手法雖然不同，都以「自我」爲主題。這些短篇小說，趣味性或許不如倪匡所慣寫的長篇小說，文學價值卻無疑更高。倪匡的創作潛力深厚，由此又得一印證。

我唯一要表示異議的，是作者說「短篇小說在中國創作圈子中，並不是十分盛行，甚至是一種很冷門的創作方法」。我的看法恰巧相反。精緻的短篇小說，可以充份表現作者的人生觀和創作技巧，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主流。我也期望倪匡能再度「一時興起」，爲讀者多寫些短篇小說。最近重讀王羲之的蘭亭序，深覺對人生無可奈何的感慨，乃是中國文學基調之一。即使是科幻小說，一樣可以表達這些感慨。這麼說來，倪匡的短篇小說，又是十分中國的了。

張系國

一九八五・六・二於臺北

自序

在二十餘年的寫作生涯之中，很少寫短篇小說。短篇小說是小說中一個十分奇特的表現方式。作者通過短篇小說來表達的，通常不是一個故事、若干情節、若干人物……等等。寫作人想要表達的，只是一個意念——突然有了一個意念，想要表達出來，自然，用三兩句話，也可以表達，但是這種直接的表達法，毫無藝術可言，所以，若要採取一種形式來表達，只有短篇小說。

一直有不少人誤會，短篇小說就是字數較少、較短的小說，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，短篇小說，就是短篇小說，是一種獨特的表現方法，只是一個剖面。如果創作短篇小說，用寫一般的小說那種方式來

寫，那麼，那不是短篇小說，只是短的小說而已。任何小說，幾乎都可以節縮爲短字數的一個故事，那是短篇小說嗎？當然不是。

在寫作《刺殺》等十篇短篇小說之前，本來也冠以「科學幻想小說」之名，但後來改爲「幻想小說」，其實，其中有些甚至連幻想小說也不是，現實之極，只不過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人生而已。像《競爭》，寫的是每一個人生命的最初歷程，人人如此，絕無例外，現實之極，幻想甚少，用這種過程化爲小說，取材是有點幻想，但根據的，卻是事實。

《刺殺》等十篇短篇，是在《明報周刊》上作不定期刊載的，前後歷時不足半年。當時，有一個前言：

> 短篇小說一直是寫作的興趣之一，短篇小說十分難寫，寫作方法和長篇小說截然不同，但以這三十年寫作生涯而言，就算每期一篇，寫上三年五載，也不成問題的，何以能寫若干篇，連自己都不能確知呢？因爲忽然之間，有了一個寫作的野心，要以「自己」爲主題，寫出若干篇幻想小說來。
>
> 什麼叫「以『自己』爲主題」呢？詞意模糊之至，幾乎連自己也有點不明白。但是不要緊，看了若干篇之後，一定人人都會明白的，明白什麼叫作「以自己爲主題」的。
>
>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自己，這個自己，就是小說的主題。第一篇是——

這一批短篇的第一篇是《刺殺》，接下來的每一篇，的確都盡量在表現一個人的「自己」，有的寫得比較晦澀，有的寫得很直接，但卽使表達方式比較不那麼直接的，也不致於難懂，總結了十篇，看起來，調子相當令人沮喪。只是，一貫的觀念，得到了徹底的發揮，自己又很以此而高興。

像類似的短篇小說，可以說是創作生涯中的異數，一時興起，表

現一下，自己認爲寫得極用心，感到極滿意，他人不一定喜歡，因爲短篇小說在中國創作圈子中，並不是十分盛行，甚至是一種很冷門的創作方法。

但，總要有人來寫下一些短篇小說的，是不是？希望各位在看這些短篇小說的時候，多用點心，體驗一下寫作人想要表達的意念，不要把它們當作普通的故事——那會大失所望，因爲大多數是根本沒有故事的。

至於《人頭戀》，倒是一貫作風，懸疑曲折，是一篇典型的幻想故事——除了結局，結局不知道是喜劇還是悲劇，無法下任何判斷，也無法作任何決定，就像故事中那位美麗的姑娘一樣，叫她如何下決定呢？

似乎，人生中有太多的無可奈何，那也眞是無可奈何之事，誰有力量能改變人生呢？

目次

張序 一
自序 五
標本 一
刺殺 一三
動腦 二三
審問 三三
弔客 四三
強姦 五三

競爭　六三
遠航　七三
噪音　八三
化身　九三
逃命　一〇三
人頭戀　一一三

標本

1

這是一個大日子，重要無比的大日子！

天色極明亮，天際有幾抹艷麗的雲彩，夾在雲彩中的星星，閃爍著奇異的光芒，光芒有著稜角，隨著移動的彩雲，明滅不定。

廣場上擠滿了羣衆，全部仰頭向上，視線集中在天空的頂部。視線集中處，天空是一片明藍色。

廣場極大，聚集的羣衆數以萬計，可是卻寂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。大家都在

等，等一個重要、偉大的時刻的來臨。

派出去作宇宙探測的一艘太空船，在經過了長遠的飛行之後，將在今天回航，不久之後，就會降落在這個廣場的中心。

自從科技飛速進步之後，宇宙航行已經不再是什麼稀罕的事，一艘一艘太空船被派出去，航程也越來越遠，但都沒有一艘太空船像即將降落的那艘引起如此鉅大的轟動過。因爲這艘太空船，在回程途中，已經作了報告：「我們在遙遠的宇宙深處，發現另一個有生物的星球，並且，在這個星球上，採集到了兩個標本，標本是那個星球上的最高級生物，是那個星球的主宰。我們採集了標本之後，已將標本運上太空船，將標本帶回來了！」

來自另一個遙遠星球的高級生物！

這是宇宙探索行動的一個大突破，消息一經公佈，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，載來了無數羣衆，在廣場上集中，等待著太空船的降落。

等待的時間並不要很久，羣衆之中，突然爆發了一陣如同金屬相碰時發出的聲音一樣的呼叫聲，那是歡呼的聲音，歡呼英雄的凱旋。明藍的天空上，極目望去，

已經可以看到一點橘黃色的光點，那光點的後面，拖曳著一條同樣顏色的光尾，光尾中雜閃著奪目的星火，那是太空船高速通過氣層時，產生高熱的奇幻現象。

羣衆的歡呼聲越來越熾熱，像是無數金屬塊一起在大力撞擊一樣。

2

和廣場上相反，巨大的會議室中，靜得出奇。

聚集在會議室中的，是來自各部門的高層領導者。主席坐下又站起，已經不知有多少次了，由此可知他內心的焦急。會議是由於情形特別緊急而召集的，作主席的是宇宙探索委員會的負責者。

特別緊急的情形，是來自如今可以看到的太空船的領航隊長的報告。

會議室的正中，是一幅巨大的螢光屏，螢光屏上顯露的，正是羣衆齊集的那個廣場，羣衆興奮的神情，在螢光屏上顯露無遺。太空船高速飛行所帶起的橘黃色光尾，也越來越寬濶。

一個與會者打破了沉寂，道：「快降落了！」

他的聲音，有著金屬相碰的鏗鏘，也帶著極度的沉重。這種沉重的心情，可以從每一個與會者的神情上看出來。

主席將視線從螢光屏轉向各與會者緩慢地道：「各位，請再看一遍領航隊長的報告！」

與會者有的移動了一下身子，有的木然坐著，在他們面前，都有著一張極薄的，看起來十分悅目的紙，紙上印著的是一行黑色的字：極度機密。掀開這張紙，下一頁，就是領航隊長的報告。

其實，不必主席要他們再看一遍，每一個與會者，早就已經知道了報告的內容。他們上一次集會已經決定將領航隊長的報告刪去一大部份之後，再向羣衆發表。

領航隊長的報告，在這十幾個出色的領導者中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。本來他們對該報告已了然於胸，但主席提議要他們再看一遍之後，他們還是再看了一遍，那是他們深願在他們面前的報告是虛幻的，不是實在的之故。

報告當然是實在的，同時也記錄了主席和領航隊長之間的對話。

領航隊長的報告，和向公衆發表的其實是一樣的，只不過隱瞞了其中的一段：

「我們採集到的標本，那星球上的高級生物，具有嚴重無比、高度的危險性。我們認爲絕不能讓標本和公衆作任何的接觸。我們採用氣體痲醉法，令標本處於被痲醉的狀態之中，並建議太空船降落後，在標本的運送途中，要採取最嚴密的保護措施。」

接到報告的主席問：「請說明標本的危險性嚴重到什麼程度？」

領航隊長答：「無法在通訊中說明，請召集特別緊急會議，我將在會議中對與會者解釋。」

主席說：「如果標本具有破壞性，應採取何種預防措施？」

領航隊長說：「危險性之大，無法形容，請派速度最高的小型飛船與太空船會合，我將直接攜帶標本到會議室來。」

主席發出了一下如同金屬摩擦一樣刺耳的苦笑聲，道：「各位，太空船快降落了，具有高度危險性的，來自另一星球的高級生物，就會在我們面前出現，現在我們還不知道領航隊長所講的危險性達到什麼程度，請各位做好一切準備！」

與會者有的挪動了一下身子，有的木然不動。

3

從太空船的船艙中望下來，已經可以看到廣場上羣衆聚集的情形。領航隊長發出了一連串的降落指示，隊員忙碌地操縱著各種儀器。

一個隊員自一排儀表板前回過身，大聲報告：「隊長，派出的小飛船來了！」

領航隊長又下了一個命令：「準備空中停留，和小飛船作空中會合！」然後，他沉默了片刻，又道：「將標本移進會合室。」

下達了這個命令之後，他自座位上起身，向後移動，出了駕駛艙，通過一條狹長的走廊，來到了會合室中。

在他到達會合室的同時，一條傳送帶，運載著一隻密封的金屬箱，也移到了會合室。領航隊長注視著那金屬箱，神情極其嚴肅。

飛船的船身，產生了一下輕微的震動，隊長知道，那是飛船在停頓之後，和小

飛船接觸時所產生的。接著，一道六角形的門打開，隊長步向門，傳送帶移動，那裝載標本的金屬箱，隨著也移出了門。

4

廣場上的羣衆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長條型的太空船的船身。當他們看到另一艘小飛船，以極高的速度接近太空船，並和太空船會合之際，他們都想到：一定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了，所以，廣場上也靜了下來。

但是，這種沉靜，並沒有維持多久，小飛船立即飛走，太空船開始降落。當太空船降落在廣場中心，船艙門打開，太空船的隊員，在門口出現了，羣衆的情緒，達到最狂熱的境界，歡呼聲此起彼落，歷久不息。這畢竟是一個極其偉大的時刻：宇宙航行，帶回了另一個星球上高級生物的標本！

羣衆的歡呼聲如無數金屬塊相碰，天際的彩霞，色彩更絢麗，一種奇異的聲音，自四面八方響起，看來公衆已準備徹夜來歡迎遠航歸來的英雄了。

5

會議室的門打開，領航隊長先出現在門口。所有與會者一起離開了他們的座位，來表示對領航隊長的歡迎。隊長也留意到了所有與會者的緊張神態，他略側了側身子，讓他身後的金屬箱移進了會議室，停在巨大的圓型會議桌的中間。

會議桌中間，立時凹了下去，恰好讓金屬箱箝在其中，那樣，可以令每一個與會者的視線，不受阻攔地到達那金屬箱。

主席請隊長坐下，道：「由於你報告中一再強調了標本的嚴重危險性，所以我們已採取了一切可以採取的預防措施，現在，請你作詳細的報告。」

隊長發出了一下如同表面粗糙不平的金屬塊互相摩擦一樣的苦笑聲，道：「標本——這種另一星球的生物的危險性，是無法預防的——」

與會者的神態更緊張，隊長忙道：「不過，現在，標本處於被麻醉的狀態之下，危險性一時不會發生——」他停了一停，才又道：「先讓我們來看看標本的外形，怎麼樣？」

沒有反對的意見。

隊長掀開了金屬箱的蓋子，蓋子下面是一層透明物體，通過這層透明物體，可以看到在箱中的兩個標本。

這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生物，第一次呈現在與會者的眼前，與會者發出的充滿緊張的聲音，像是一大盤鋼球忽然自高處傾瀉落地一樣。

主席的聲音，聽來像是利器刮削著金屬一樣，叫道：「太醜惡了！」

其餘與會者都發出相同的呼叫聲音，躺在箱子中的那兩個標本，樣子在他們看來，實在太醜惡了！

標本是生物，毫無疑問，可是那是什麼樣子的生物！標本有著看來毫無保護作用的表面，整體的結構，全是各種圓形變體所連接而成的，有的接近正圓形，有的是圓柱形——各種粗、細、長、短不一的圓柱形，在有幾處地方，有著深棕色，直或蜷曲的絲狀物體附生在表面之上，在一個比較圓的，絲狀物體最多的部份，還有一些大小不同的洞，有的是黑色，有的是一種極難看的紅色。在那個紅色的孔洞之

中，還有淺黃色的兩排如骨骼狀的物體，和一塊接近粉紅色的，充滿了黏液的東西，另外兩個深而小的孔洞中，也有絲狀物的黏液。

隊長解釋著：「這一個是這種生物的陰性，那一個是陽性！」

主席又叫了起來，道：「這算是什麼生物！我看不出這種生物有什麼危險性！」

與會者向隊長望去，隊長又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這種生物，他們的可怕處在於他們在生活過程中，極度以個體爲中心。他們每一個個體，除了這個個體的本身之外，幾乎全不考慮別的個體。他們還有一種可怕的意念，嗯，那種意念，叫做貪念。」

與會者對隊長所說的，好像都很不明白。隊長再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那也是到了那個星球之後，才第一次接觸到了這種意念。其實，這種生物的生活過程十分短促，短促到了他們根本無法進行遠程宇宙航行的程度。可是，在他們這種短促的生活過程中，貪念卻支配了一切——」

主席切斷了隊長的話頭，道：「我還是不明白，請舉一些具體的例子！」

隊長道：「是。具體的例子是……是……譬如說，爲了貪念，這種生物可以使

另一個個體死亡，甚至使幾千萬個同類個體死亡，也可以使幾千幾萬個同類個體，遭受極大的苦痛。可以用卑汚的手段，搶奪其他個體的所有，可以用殘酷的方法，使其他個體蒙受害處，而令自己得到好處。」

與會者之一叫了起來，道：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麼他們的星球——」

隊長道：「在他們的星球上，每一個角落，每一時刻，都有這樣的事發生。有的規模大，大到幾十萬個個體和幾十萬個個體互相殺戮；有的規模小，小到一個個體和一個個體之間互相傷害。這種情形，已經持續了極久，而且還將持續下去！」

與會者幾乎每一個都道：「太可怕了！太可怕！」

隊長道：「所以我說，這種生物，具有極度的危險性，如果讓標本醒來，讓標本和公衆接觸，如果貪念在我們這裏傳播開來——」

主席陡然下了決定：「絕不可以！」

他移動著身子，聲音中也充滿了更多金屬相碰的鏗鏘聲，道：「我提議，永遠將標本麻醉，保存在最機密的地方，絕不能讓這種生物和公衆接觸！」

與會者發出了一片讚同聲。隊長的讚同聲最響亮，因爲在回航途中，他一直確

不定自己是不是應該將那麼可怕的生物標本帶回來。

事情就這樣決定了。

6

在貯存最機密物體的密室中，管理員將金屬箱送進了一個有嚴密保護的櫃子，然後在櫃子外面掛上一塊牌子。牌子上寫著：

標本編號：異星生物一號（陽性）。
　　　　　異星生物二號（陰性）。

性　　質：具有極度危險性的可怕生物。

採集地點：遙遠星空不知名的星球，該小星球循一不斷氫核爆炸的小星球作橢圓形軌跡移動。

標本在該星球的名稱：人。

原載民國七十年一月廿七日臺灣時報副刊

刺殺

大體育場一共有七萬六千四百三十個座位，可是那天，湧進場來的卻超過八萬人。各種各樣的人，從宇宙各處來到地球，這可以說是地球開始和外星交通以來，最盛大的一次聚會了。

星際棒球決賽，選在地球上進行，大體育館是爲了這場決賽特地建造起來的，建築在撒哈拉大沙漠的中心——選擇了這個地點來建造大體育場的主要原因之一，是由於體育場建好之後，四周圍可以有足夠的空地，供來自宇宙各處的星際航行機停泊。

大體育場呈一個碗形，離決賽還有足足二十小時，已經有人開始入場，最先來到場中的一批，是天琴星座的啦啦隊。決賽的兩隊，是天琴星隊和地球隊。天琴星

人的外形和地球人幾乎完全相同，所不同的只是他們的頭髮是透明的，像是柔軟的玻璃絲，在陽光之下，一個天琴星的長髮美女，在跳躍轉動之際，她的透明長髮散開來，會幻出奇異的各種光彩來。

當然也有外形上和地球人全然不同的外星人，當這些外星人初出現在地球人的視線之中時，著實曾引起一陣異樣的恐慌，但那已經是許多許多年以前的事了，久遠得幾乎和地球上的先民看到了火山爆發，要用活人去祭祀山神一樣。現在，所有的人，不論來自哪一個星體，不論外形上有多大的差別，早已習慣了。在星際航行船上，一個地球人的左邊，是一塊看來呈三角形的「石頭」，忽然會有若干觸鬚伸出來，右面是一個深綠色的鱆魚狀的怪物，都已是習以爲常的事，就像若干年之前坐飛機，一個白皮膚的人左邊是一個黑色的人，右邊是一個黃色的人一樣普通。

這場決賽，是宇宙體育運動中最大的事，門票早已售清，估計比賽進行時，至少有一千億人以上，通過各種各樣的傳播工具，在巨大的電視螢光屏上，觀看這場比賽。

天琴星的科學家最偉大，他們在天琴星上，建立了一座和地球上一模一樣的大

體育場，通過立體傳播，把比賽的經過在體育場中立時重現出來，好使天琴星上，至少有八萬人，像是身在現場一樣觀看這場球賽。

但是，「幾乎像是身在現場」和眞正身在現場，還是有分別的，所以天琴星還是來了將近一萬人，他們沒有事先訂票，湧進體育場中的人，擠得幾乎連轉一個身都困難。

地球人十分友善，盡量把自己的位置，讓給來自外星的客人，他們自己，就湧向運動場旁的草地，那並不是觀看球賽的好位置，但總比進不了場好。

他和她，在把自己的位置讓給了外星人之後，循著梯級奔下去，當他們奔下去的時候，和他們一樣，採取同樣行動的人，簡直就像是流沙在腳下滾動一樣。

他拉著她的手，奔得十分快，在最後幾級石級，他抱起了她，她有點驚懼地叫起來：「你年紀不輕了，不要跳；最多我們不看這場比賽！」

他已經抱起她，向下跳了下去，喘著氣：「不，一定要看，而且要佔據一個好位置，這是你的願望，我要使你願望實現！」

他在跳下石級之際，重重摔了一下，她自他的懷中跌出來，自己還未曾起身，

就忙著拉他起來，兩個人繼續向前奔。

當他們奔到了本壘後面之後，他們已無法再前進了，因爲人從四面八方湧過來，一下子，誰都無法再移動半步。

他和她手拉著手，心滿意足地就在本壘後面坐了下來，那是一個相當理想的觀看球賽的地點，擊球手就在他們前面不到三公尺處，裁判就在他們的身前，雖然有時全神貫注裁定投手拋出來的好球還是壞球的裁判，會阻礙他們的視線，但是那種情形並不會太多。

坐定了之後，他吁了一口氣，愛憐地望著她：「這裏幾乎是貴賓席了！」

她也現出一副心滿意足的神情，仍緊握著他的手，把頭輕靠在他的肩上：「這些年來，你一直把我當貴賓，盡你自己的力量，把最好的給我！」

他轉過臉來，在她的臉頰上輕吻一下：「在一起生活了那麼久，還說這些！」

兩個人心滿意足，他們相互依靠著的那種神情，如果有人注意的話，實在是相當動人的。可是這時卻並沒有什麼人注意他們。

因爲他們並不是什麼重要的人物，只是兩個普通的地球人，一對普通的夫妻。

甚至他們的樣子也是極普通的，他們之間的愛情，埋藏在他們心中的，也遠比流露在外表上的多。在這樣盛大的場合之下，有誰會去注意他們呢?人家不注意他們，就像他們也不很注意別人一樣，他們靠在一起，她一心想要看這場球賽，他盡了自己的力量，使她實現了願望，他和她都感到心滿意足，都感到整個宇宙，是那樣地美好！

比賽就快開始了，天琴星美女組成的啦啦隊，先進了場，滿場曼舞，陽光下像是無數彩絲在變幻一樣的頭髮，看得所有人如痴如醉。地球人的啦啦隊也不甘落後，選的全是一色的金髮美女，一樣滿場飛躍著。大體育場的上空，全是各種各樣奇形怪狀的飛行體，有的還射下變幻的光彩，把整個大體育場上的氣氛，推到了白熾的狂熱。

他一直在注視著她，看著她高興地笑，看著她怪異地張大口，看著她欣喜得像一個小女孩那樣地叫，看著她拍手。他不時輕撫著她的手背，也不時替她把吹亂了的髮絲掠上去，當他發現她因爲興奮而微沁出汗珠時，他立時用柔軟的紙替她抹拭著。當她舐了舐脣，他立時取出帶來的水果，在衣袋中取出鋒利的水果刀，把水果

劊成一片片，送進她的口中。

成千上萬的各色彩球，飛上了天空，在來自天際的雄壯音樂之下，球賽開始了！

整個宇宙，有上千億人在注視著這裏發生的事；所以，雙方球員出場的時候，都份外精神奕奕。宇宙中的語言太複雜，所以是用地球語和天琴星語介紹著球員，球員都戴著保護頭部的頭盔，連臉部都遮住了一大半，看不清他們的臉部。

裁判們也各就各位，比賽在一聲長哨下開始了；在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內，大體育場中的每一個人，都沉浸在緊張激烈的比賽之中，積分一直拉得十分緊，幾乎難以分出勝負來。

在決定性的關鍵上，輪到地球隊攻擊。天琴星隊的那個投球手，是宇宙之中最佳棒球投手，宣傳說，球在他的手中，他可以將之投進一百公尺之外的一隻窄口瓶之中。

所以，當決定性的時刻來到，那投球手揮動著手臂，要投出他的第一球之際，整個大體育場之中，所有的觀衆都靜了下來，靜得可以聽到老遠風吹動沙粒的聲

音！

他和她，正在擊球手的後面，看得更加清楚。投球手的手臂，有韻律地揮動著，突然，手臂向前一送，白色的球，劃出了一條奪目的白線，向前疾飛了過來。球來得如此之快，等到在場的所有人看出不對時，球已經疾飛了過來。

球不是飛向擊球手，而是繞過了擊球手，直飛向坐在後面的她！

所有人發出的驚呼聲，淹沒了她的驚呼聲，她沒有被球擊中，球幾乎是貼著她的臉飛過去的，撞在她身後的一根柱子上，彈了開去。

對於一個投手來說，這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，八萬觀衆發出來的呼叫聲，驚天動地，她因爲驚恐而站了起來，身子不由自主發著抖，他立時跟著站起，緊握住她的手，不住道：「不要怕！不要怕！那是意外！」

可是，投手的第二球又飛了過來，這一次，人人都可以看出那不是意外了！狂飛過來的球，仍然向著她而來！剎那之間，所有人靜了下來，他聲嘶力竭地叫：

「不要！不要這樣！」

球帶著勁風，再次在她的臉旁掠過，她已經完全失措了，只是失神落魄地站

著，一副茫然無助的神情。幾乎立即地，所有人都叫了起來，警告那投手：「不要！」

但即使是所有人都在警告，她還是那樣無助，也就在這時，第三球又飛了過來，球來得那麼勁疾，一下子就擊中在她的臉上，她甚至連掩臉都來不及，她的哭叫聲不但全場八萬多人聽見，連全宇宙的一千億人都聽見了。他向她看了一眼，發出了一下吼叫：「你這雜種！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她？」

他一面叫著，一面已向前直衝了出去，那投手轉過身，在他追來的時候，向前逃著。

他真正被激怒了，在他的一生之中，從來也沒有這樣發怒過，她的哭聲一直在他的耳際響著，他知道她受了那一擊之後，不但是身體上的疼痛，連心靈上也受了莫大的屈辱。

他絕不能放過那雜種，他用盡了所有的氣力，向前奔著，一面吼叫：「雜種，你走不了！你走不了！」

那投手拼命在向前奔，但是他發出更大的吼叫聲，身子騰起，撲了上去，撲中

了那投手，將他壓在下面。他的憤怒是如此之甚，他甚至一點也不考慮，一把對方壓在地上，就從袋中取出了水果刀來，重重地刺進了那投手的後心。比手掌還長的刀鋒，一刀便進了對方的體內。

大體育場中靜到了極點，只有她的啜泣聲，他刺出了那一刀，才覺得心中的憤怒，隨著對方傷口中溢出的鮮血而渲洩了一些。

但是，他還是在盛怒之中，他罵著：「你這雜種，一刀殺了你，便宜了你！」

他說著，用力扳過那投手的身子來，扯脫了他的頭盔，陽光之下，他清楚地看到了那投手的臉面，在那一剎間，他呆住了，連她的啜泣聲也聽不到了。

那投手，就是他自己！

動腦

躺在推床上，被推着向前走，使他感到，不到十公尺長的走廊，像是沒有盡頭一樣。由於他要去接受一項腦部的手術，所以他的頭髮被剃得精光，而且還一遍又一遍地被護士用酒精塗抹着，酒精蒸發時帶走了體溫，使他的頭頂感到一陣出奇的冰涼，想起不多久之後，進了手術室，就會有鋒利的鋸子，把他的頭骨鋸開來，使他的腦子，暴露在空氣之中，他眞有點不寒而慄！

可是現在退縮，未免太遲了一些！三分鐘之前，王博士還曾問過他：「你眞的決定了要進行動腦手術？絕不再考慮？」

當時，他不是完全沒有考慮，他考慮了相當久，大約一分鐘，然後他答：「是的，我決定了，這是我經過好多次考慮的結果！」

他在這樣講了之後，隔了片刻，又道：「求求你，別再問我同樣的問題了，再問下去，總有一次，我會回答：我不願意接受動腦手術了。那麼，這豈不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損失？」

王博士喃喃地道：「是……不錯，再要遇到一個像你那樣，主動肯接受動腦手術的人，不知道這是哪年哪月的事情了！你知道，看到過那具儀器的人，聽過我解釋的人，不知有多少，甚至有一個時期，還特地安排了死囚來看——」

王博士說到這裏，感情有點激動：「我以爲死囚一定是無所顧忌的，誰知道他們說：死並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動腦手術，要是稍有差錯，死不死，活不活，那才眞的受罪啊。唉，你眞的——對不起，我又想問你了，我眞的是不應該再多問的！」

王博士說到這裏，後退了兩步，揮着手，吩咐他的手下：「把他推到手術室去！」

於是，他就躺在推床上，在那條走廊中前進。雖然所有的人，都穿着軟底鞋，沒有腳步聲傳出來，但是軟底鞋偶然和地板摩擦，所發出的那種「悉索」聲，聽來卻更加曖昧，令人感到極不舒服。

終於，推床來到了手術室的門口，他知道在未曾被痲醉藥痲醉過去之前，他大約還有不到五分鐘的時間，可以決定不進行這項動腦手術。

他要進行這項手術，並不是他的腦部有什麼毛病。他是一個十分健康的人，腦子一點毛病也沒有，而且還相當聰明，智商極高。

他來接受這項手術的目的，並不是醫治毛病，而是他想成爲地球上第一個有超能感覺的人！

什麼叫「超能感覺」呢？那得從他第一次在王博士的實驗室中，看到那具儀器說起。

那具儀器放在王博士的實驗室中，正如王博士所說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過，看到過的人也一定問：「這是什麼儀器？」

那天，他也這樣問。

儀器看來很簡單，一個支架，支架上是一個如同潛水艇上的潛望鏡那樣的裝置，高低可以調整，在可以湊上眼睛去觀看的裝置後面，是一隻並不十分大的箱子，看起來，有點像是某種幻燈片的觀察儀。

他在問的時候，曾湊上眼睛去看了一看，看出去，只是灰濛濛的一片，什麼也沒有。他當時只是隨便問一問，想不到王博士的回答，令他嚇了一大跳。

王博士撫摸着那儀器，道：「那是一具腦電波接收儀。」

他睜大了眼睛，「腦電波接收儀」，那是什麼意思？由於每一個人聽到了這個回答之後，總是現出極度疑惑的神色來，所以王博士也習慣了，他立時解釋：「人腦在活動的過程之中，不斷有一種極微弱的電波放射出來，思想的過程，是可以透過電波的發射而記錄下來的，如果你在想着一隻蘋果，你發射出來的腦電波，在接收之後，就會有特殊的波形，再經過還原，就會是一隻蘋果，想到別的，也是一樣！」

「那眞是太奇妙了！」他叫了起來，和所有別的聽到了解釋的人一樣：「這是你的發明？」

王博士搖頭：「不是，是我從天琴星帶回來的，是天琴星早幾千年前的發明。」

他驚訝起來：「通過這具儀器，等於可以知道別人的思想了，這樣奇妙的儀器，天琴星上的人，怎麼肯讓你帶到地球來？」

王博士有點茫然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只是這儀器，在天琴星已發明了好幾千年，從來也未見有什麼人使用過，天琴星的歷史上曾有過記載，說是儀器發明之初，曾有幾千人，爲了配合儀器的使用，而進行過動腦的手術——」

他有點急不及待地打斷了王博士的話頭：「什麼動腦手術，什麼意思？」

王博士做着手勢，以加強他講話的語氣：「這具儀器，只是腦電波接收儀，可以把腦電波接收下來，可是，卻無法令之還原。」

他搖着頭：「我不懂。」

王博士道：「請你湊上眼去看一看！」

他滿心疑惑，看到王博士按下了儀器上的一個掣鈕，然後，他依照王博士的手勢，湊上眼去，他看到在灰暗的背景之中，有許多雜亂的、極細的波形在閃動着，雜亂得難以形容，看得人眼花撩亂。

他後退了一步：「那是什麼意思？」

王博士道：「那就是接收到的腦電波。」

他有點失望：「那有什麼用，誰不也知道這些雜亂的波紋是什麼意思！」

王博士喟嘆：「是啊，要還原爲具體的形象，還需要依靠人腦的活動，不論是天琴星人也好，是地球人也好，腦部構造的原來作用，都不能有還原能力，必須進行一項手術——」

他不由自主，伸手在頭上摸了一下：「動手術？在人的腦部？」

「是的，在腦部動手術，加一個小小的儀器進去，這個加進去的小儀器，可以使人腦的活動能力，加強萬倍以上。有了這種能力之後，通過視覺器官看到的這些雜亂的波紋，就會轉換還原爲影像。」

他呆了半晌：「這眞是太奇妙了，別人在想的事，在我來說，是畫面，可以看得到！」

王博士「嗯」地一聲：「大致上可以這樣說，不過要略爲修正一下：別人在想的事，你是看不到的，但是可以通過你腦部加強了的活動，而在你的腦中現出來！」

他興高采烈，搓着手，手心中在隱隱冒汗：「簡單地說，人家想什麼，我可以知道？」

王博士點頭：「是！」

他更加高興，但是一轉念間，他不禁一點興趣也沒有了，他道：「如果眞能這樣的話，要進行這項手術的人，排隊可以排到月球去！誰不想知道別人的心中在想些什麼，有這種超感覺的能力！眞是太好了！」

王博士道：「是啊，可是問題在於這項動腦手術，從來也未曾進行過，接受手術的人，在手術過程之中，每一秒鐘都面對死亡，危險程度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，所以沒有人願意接受動腦手術！」

他「啊」地一聲：「要就是死，要就變成可以知道他人思想的超人？」

王博士想了一下：「還有第三個可能，手術可能把人變成不死不活，譬如說是瘋子、白痴……等等，沒有人知道結果會怎樣！」

他下定了決心：「這是人類文明上的大突破，一定要有一個人來冒一次險，我願意做這個冒險的人，王博士，我是要求你努力去做，盡力去做！」

王博士當時激動得面色發青，緊緊握住了他的手，說不出話來。

接下來的時間中，王博士一直在問他是不是要退縮，看起來，王博士自己一點

把握也沒有，但是他卻一直堅持着。

推床終於推進了手術室，他被從推床上面抬了下來，躺在手術床上，仰望着巨大的無影燈。

當痲醉氣體的吸入器移近他的臉部之際，他看到了王博士的眼睛——王博士的整個臉，只有兩隻眼睛露在外面，連眉毛都壓進了白色的帽子之中，巨大的口罩，遮沒了他的臉的其他部份。

但是，仰躺着的他，還是可以覺察到，王博士在用眼神，向他作最後的詢問。他也知道，這時自己可以坐起身子，說不願意接受手術了！

他眞的又考慮了一次，時間極短，不超過一秒鐘，然後，他閉上眼睛，表示他並沒有改變他的主意。

王博士把痲醉氣體的吸入器，按向他的臉部，很快地，他就失去了知覺。

手術的經過過程，他是完全無法知道的，等到他又有了知覺之時，首先看到的，是王博士的臉，離他的臉極近，極近，正在觀察他。他除了略覺口渴之外，沒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，他立時道：「手術成功了？」

王博士大喜若狂：「成功了！成功了！實在只有十五萬分之一的機會，可是成功了！」

他也興奮得發顫：「那麼，可以……知道別人的思想了？」

王博士連聲道：「可以！可以！」

他說着，已把「腦電波接收儀」推了過來，他在病床上坐了起來，心中在想：「我首先該看什麼呢？對了，看看世界上，誰最恨我，誰最討厭我！恨我和討厭我的人，他們思想活動，一定有腦電波放射出來。哈哈，平日再甜言蜜語也沒有用，現在我可以知道，世上誰是最恨我和討厭我的人了！」

他一面想着，一面凑眼上去。

在一旁的王博士也緊張地期待着。

王博士看到他先是震動了一下，然後轉過身來，一臉錯愕，懊喪的神色，道：「王博士，你上了天琴星人的大當了，這儀器裏面，只是一面鏡子！」

審問

審的是一件相當奇特的案子。

以下，是這件案子在審問過程中的一問一答。問的，自然是主審官，答的，也自然是被告。

由於只是一個人問，一個人答，所以在問答之前，不必冠以問的人和答的人的身份，看起來，一樣是十分容易明白的。

「請問，你採用哪一種宣誓的儀式，來表示你所說的話都是實話，沒有說謊？」

「任何一種形式都可以，其實不必宣誓也不要緊，我已經準備把經過的一切全說出來，不作任何保留，也不作任何掩飾。」

「宣誓的形式總是要的，既然不堅持別的形式，就採用最普通的形式吧！」

「好……我清心發誓，所言句句屬實，並無虛言……」

「你是什麼時候認識他的？」

「很……久了，我認識他……很久了……」

「我的意思是，你和他，是什麼時候開始關係變成那麼親密的！」

「這……讓我想想，我雖然認識他很久，但是和他……關係那樣親密，那是從青年時期開始的，嗯，正確地說，是我十九歲那一年，有一件事發生了，使我更清楚地認識了他，自此之後，我和他就再也分不開了。」

「可以簡單地說一下，那是一件什麼事嗎？」

「這不太好吧，那……純粹是我的私事！」

「可是這件事，是你和他之間關係變得如此接近的開始，還是說一說的好。」

「好，我其實倒是無所謂，事情發生的那一天，是一個大節日，我和他和很多人在一起，尋找歡樂、跳舞、喝酒，在一幢又大又古老的屋子中。在這以前，我從來也沒有喝過那麼多酒，其實，我並沒有醉，可是滲進了血液中的酒精，卻令我有

了一種異樣的興奮，我拉了一個女孩子不斷跳舞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同樣地也受了酒精的刺激，當我們兩人的身體靠近時，我覺得她的身體，簡直是一團火，而我感到，我必須投進那團火之中，把我自己燒成灰燼。我把她拉到一間不會有人闖進來的房間之中，她哭、掙扎、抗拒，可是我採用了最簡單的方法，一拳把她打昏了過去……」

「等一等，請你說得清楚一點，你是說，你在那天，強姦了一個女子？」

「隨便你怎麼說，反正那是過去的事了，你不是要問我和他的關係嗎？」

「是，是，我不該打斷你的話頭，請你說下去。」

「我說到哪裏了？是的，我說到我採取了最簡單的辦法，一拳把她打昏了過去，當我扯開了她的上衣，看到她初初發育的胸脯時，我猶豫了一下，天！她還只是一個孩子，可能還不滿十六歲。而就在這時候，他出現了。」

「你不是說，你找了一間不會有人到的房間！」

「我以為是這樣，不過，既然我可以找到這間房間，他當然也可以找得到！」

「是，請你說下去。」

「他發出冷笑聲，我一回頭，就看到了他。他用一副不屑的神情望着我，我感到極度的驚懼，因爲我那時在做的事，是見不得人的，給人發覺了，我會……不得了。當時，我盯着他，冷汗已經直沁了出來。可是他卻若無其事，向我作了一個手勢，我聽得他在說：那算什麼，只管去做，你不做，也有別人做，做了，也不會有人知道，我不說就是，我是你的好朋友，不會洩漏你的秘密。這世界上，有那麼多人在做壞事，你所做的，比起其他人做的來說，簡直微不足道！從你的情形來看，你想退縮？你沒有經驗？要不要我來幫你？」

「這……你是接受了他的幫助？還是拒絕？」

「我……是想拒絕的，但是我如何拒絕他呢？他不等我回答，就把那女孩的上衣整個扯了下來，然後，發出了一陣可怕的笑聲，拍着我的頭頂，走了，剩下了我和那女孩……後來，正如他所說，果然甚麼事也沒有，那女孩子來找過我幾次，她甚麼也不敢說，反倒比我還害怕，哈哈，他教會了我，遇事不必猶豫甚麼，他那番話，印入了我的腦子之中，我把他當作了最好的朋友，我們的關係越來越好，就是從那時開始的。」

「是不是可以說，他教會了你，或者可以說，你在他的影響之下，開始犯罪？」

「不，不，不能這樣說，他……可沒有教我犯罪，我只不過在他的……從他的話中，知道了很多道理，他教我怎麼做人，不必聽太多人的話，只要聽他一個人的話就够了。」

「你喜歡怎樣評價他對你的影響，那是你自己的觀點，請你再說下去，你們之間的關係——」

「自從那次事件之後，我們的關係，自然越來越密切。正如我剛才曾經說過的，我們經常在一起商量，有什麼事，我不敢做的，他就鼓勵我，有一些事，我猶豫不決的，他就幫我決定，他是我最親密的人，而且，幾乎每一件事，都是爲我着想的，我可以完全相信他，他絕不會做對不起我的事，在我和任何人發生爭執，有利益衝突之際，他總是站在我的一邊，爲我出力。後來，我結了婚，娶了妻子，但是我和妻子之間的關係，遠不如我和他之間的關係親密……」

「你的話很叫人感動，人的一生之中，並不是那麼容易有一個這樣的好朋友的。」

「眞是……太難得了。」

「對不起，你已經說了許多，你是不是需要我提醒你一下？」

「提醒我什麼？」

「提醒你是爲什麼會在高院接受審問的……」

「我犯了罪。」

「你可確實知道你被控的罪名是什麼？」

「我知道，我……殺了他。」

「好，你確實知道自己被控的罪名，現在要問你，既然你們之間的關係那麼密切，他又對你那麼好，你爲什麼要殺他呢？」

「我想……我還是順序說下去好。」

「可以，隨便你。」

「我……和他的關係一直維持着，我已經說過了，我和妻子的關係，也沒有和他密切，這種情形，維持了很多年，一直相安無事……不，不應該這樣說，應該說，我簡直不能沒有他，沒有了他，簡直不知道如何活下去才好，他指導着我生活

中的一切……」

「對，這你已經重複過了，請你說說最近，在你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。」

「那件事是發生在——」

「三天之前。」

「對的，三天前，那天晚上，我遭遇到了一個極大的困難，那是我私人感情上的困難，我實在不知道如何才好了，看起來，根本沒有路可以走，我已經考慮了許久，很認眞的考慮過，旁人都不會相信的那種認眞考慮，我眞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考慮，我應該怎麼做……」

「對不起，我們知道你在考慮就是，你不必花太多形容詞去形容。」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！如果我不用那麼多形容詞去形容，你們又怎知道我是眞正考慮過，而且在考慮的過程中，受了那麼多痛苦？」

「對不起，好吧，照你的方法說下去吧！」

「哼！」

「請繼續說。」

「過往，每當我有事猶豫，考慮的時候，他都會出現，給我十分中肯的意見。可是，在這次，那麼嚴重的關頭，關於我生和死的大關口，從我一開始考慮起，他……竟然不給我任何意見！」

「所以你就開始恨他？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「好了，我不暗示你，請說下去。」

「我求他，求他給我意見，求他教我應該怎麼做，以往，他總是會告訴我的，可是，他卻變了，他只是不出聲，非但不出聲，而且一直在冷笑。不論我怎樣哀求，不論我怎樣表示我的痛苦，他變得像是一個陌生人一樣，從頭到尾，只是冷笑！」

「或許他眞的無能爲力，不能幫助你？」

「那麼，他至少可以安慰我一下，可以說幾句使我心情開朗的話，他爲什麼只是冷笑？在我求得聲淚俱下之際，他還是在冷笑，他只說了一句話，只說了一句，從頭到尾，他只說了一句話！」

「他說：你過不去了，去死吧！」

「這……句話是刻薄了一點，於是你就……對不起，我又暗示你了。」

「我不要死，我要渡過這個難關，一定可以渡得過的，只要他肯像以前那樣教我，我就一定可以過得去，可是他卻只是冷笑，說我過不去，要我去死，我實在忍不住，我被他逼得……逼得……逼得……」

「逼得殺死了他？」

「是的，我殺死了他！」

「那麼說，你承認了被控的罪名？」

「自然，那爲什麼不承認？是我殺死他的，他說我過不了這關口，要我去死，哈哈，事實上，我還是照他吩咐去做的，只不過死的方式是他再也想不到的，我先殺了他，沒有了他，我也根本活不下去！你……還有什麼要問嗎！」

「不，沒有了，謝謝你的合作！」

弔客

殯儀館的氣氛總是很哀傷的，這時尤其使每一個弔者感到傷心，因爲他在每一個人的心目中，都是一個好人，一個好朋友。

而他死了，突然死了。

他怎麼會死的呢？雖然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會死，誰也不能例外，但是從來也沒有人把他和那種死亡的方式聯在一起過。他是那麼樂觀，那麼熱愛生命，幾乎對一切都有著過人的興趣，每一個人都只知道他享受生命的方法簡直是無窮無盡的，他活得那麼起勁，活得幾乎比任何人更喜歡生活。

然而，他卻用那種方法結束了自己的生命！

最初，聽到他死訊的人，幾乎每一個人都不相信：怎麼會？他怎麼會死？正是

他生命最燦爛的時候，他怎麼會死？一定又是甚麼玩笑，一定是。

難怪別人會這樣想，因爲他是一個那麼快樂的人，在任何時間，任何地點，他都會帶來快樂，有人叫他爲「快樂的因子」，他的歡笑聲是那麼宏亮，可以使每一個在他周圍的人，都感染到他散發出來的快樂，他彷彿有無窮無盡的精力，可以在歡笑聲中胡鬧、取樂，快樂和他，幾乎是分不開的，每一個人都承認這一點！

所以他的死，沒有人相信！

可是，他眞的死了，不容人不相信，當大部份認識他的人，齊集在殯儀館的禮堂中之際，大家都承認了這個事實：他死了！雖然還有不少人，認爲那是「意外」，但是也有更多的人，知道他是在什麼情形之下死的。

死亡並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，人害怕死亡，實在一點道理也沒有。因爲沒有一個人可以避免死亡，只要是人， 就有死亡，任何人，從一出生就開始走向死亡的歷程，一步一步，走向死亡，接近死亡，沒有任何人可以避免這個歷程。

既然沒有任何人可以避免這個歷程，死亡是必然的事，爲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害怕死亡呢？一件遲早會來到，遲早會發生的事，而且是必然會發生的，絕對無可避

免的事，爲什麼還要去怕它呢？

在殯儀館中的弔客，不見得會害怕死亡，只是心理上，實在無法把死亡和他聯繫在一起而已，或者說，實在沒有法子，把那種死亡的方式，和他聯繫在一起！

禮堂正中慣例的佈置，是正中懸掛著他的遺照，從照片中看來，他像是竭力在裝成一副正經的模樣，這張照片，可能是他中學考試證上的照片，那自然非正經不可。

可是在照片上，他那副快樂的心情與享受人生的神情，仍然躍然於他的眉宇之間，他的那種神情，在告訴每一個人：要快樂！人生那麼短暫，要快樂，就要盡量去享受，人不是常有快樂的，有快樂而不去緊緊抓住它，那是天下第一傻瓜！

弔客都注視著那張照片，當然，弔客也免不了要去看他最後一眼——再過不了多久，他就會被放進一個長方形的木盒子中，推出去，由他生前的九個好朋友，扶著那隻木盒子，然後，木盒被推上車子，車子駛出若干里程之後，木盒子再被推下來，推進溫度高達攝氏三千度的火爐之中，於是，他就永遠在世界上消失了，剩下的，只是莫名其妙的一撮灰燼。其中，究竟有多少是他的身體所化成的，永遠不會

有人知道，而那也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，有多少，有什麼關係呢？全部是，和全部不是，全是一樣的，主要的是，他從此消失了，再也不存在了！

所以，大家都要再看看他。

他躺著，看來很安詳，眉宇之間，甚至還帶著三分調皮，四分歡樂。他看來很滿意他目前的處境：躺著，讓一些他生前認識的人，一個一個來看他。看他的人，有的欷歔，有的感嘆，有的抹著眼角，有的淚水長流，有的緊抿著嘴，有的瞪大了眼，大家在他的生前，就是這樣對他的，在他死了之後，還是一樣。

各種各樣的花，大多數是黃色的菊花，綴成一個一個的圈子，在花圈的兩旁，照例有兩條帶子，也千遍一律地寫上「××先生千古××敬輓」的字，字跡是拙劣而敷衍的，根本不是「敬輓」者所寫的，不知是出自哪一個花舖子小伙計的手筆。

自然也有對聯，也照例地是白布，可能有的是出自書法名家的手筆，但是爲了求對仗的工整，文字也就不免顯得矯情，唸起來自然是好聽的，很優美，有著中國文字傳統的聲韻，在那些文字之中，要表現對他的思念，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事，遠不如弔客之間的交談來得眞實。

弔客之間的交談，都是壓低了聲音的，那和他在世時不一樣，當他活著的時候，有他在，所有的人都要扯著嗓子叫嚷。現在，他也在，只不過，當他不能再發出聲音，只是一動不動躺著的時候，所有人也自然而然，把聲音壓得十分低，彷佛聲音一大，就會把他吵醒一樣。雖然人人都願意眼前的事不是眞實的，如果高聲談笑可以把他吵醒過來的話，那麼每一個人都願意發出最大的聲音來。

莫名其妙的僧、道、尼，發出令人反胃的樂器聲和誦唸聲，沒有人知道在誦唸些什麼，這是他們的職業，幾乎和宗教上的虔誠，扯不上任何關係，甚至他們的表情也是機械化的。如果他還能發笑，在這時候，他一定會哈哈大笑，但是，他只是靜靜地躺著，還帶著欣賞的神情。

弔客坐著，在不斷地交談，看來都爲了失去了一個好朋友而傷心。

一個弔客嘆息著：「他爲什麼要結束自己的生命？這眞是叫人難以相信，前幾天他還和我在一起喝酒，他是那麼興高采烈，好像全世界的酒，都不够他喝，他在任何場合，都是那麼盡興，唉，意外，一定是意外……」

另一個弔客附和著：「是啊，沒有多久之前，就像是昨天一樣，我們談到男歡

女愛的妙論，他還說，他是世上最幸福的人，他有著別人所沒有的經歷，能有幸在人生的途徑之上，享受到極度的歡樂！」

還有一個長嘆一聲：「他是那麼樂天，看來一點憂愁也沒有，怎麼會有這種事，真不能相信，怎麼會有這種事！」

在低聲的交談之中，各種敲擊聲、唸誦聲，突然停了下來。

然後，一個弔客，神情嚴肅地走到了禮堂的中間，就在他那幅不知是多少年之前拍攝的，放大了的照片之前，筆直地站著，先向他的照片，深深地鞠躬，然後，他轉過身來。

那弔客用十分低沉的聲音，開始講話，講話一開始，其後所有的聲音，也靜了下來。

講話的聲音是低沉，充滿了感情的：「他離開了我們，那麼快樂的一個人，那麼有趣的一個人，離開了我們，這真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，然而，這種事，竟然發生了！他沒有任何理由要離開人世，我們大家都知道，他活得那麼開心——」

主講人的話，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鳴，所以，禮堂中響起了一片嘆息聲，表示同

意，可是就在這時候，一件最突然的事發生了。

忽然有一個弔客站了起來，大聲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他活得開心？」

這個弔客的聲音是那麼宏亮，而且講的話，又是這樣突兀而不得體，一時之間，令得人人都感到愕然，都向那個弔客看去。

那弔客的樣子，看來也很古怪，他穿了一件高領的外衣，將領子豎著，遮住了他大半的臉，又戴著一頂帽子，把帽簷壓得十分低，還戴了一副黑眼鏡。這一切，使人根本看不清他是甚麼人！

主講者怔了一怔，只有不理會那個人，繼續說下去：「他一直把快樂散發給別人，這證明他本身，是一個極其快樂的人——」

主講者的話，正得到所有人同意之際，那個弔客又叫了起來：「這算是甚麼引證，你怎麼知道他是一個快樂的人？他只不過把他的痛苦隱藏起來，何必把痛苦帶給別人？自己已經那麼痛苦，當然希望見到別人快樂！」

主講者皺著眉，所有人都對那個弔客，投以極度不滿的眼光。

禮堂之中，出現了不尋常的靜寂。但是那並沒有維持多久，主講者又繼續道：

「他是一個好人，一個我們大家都喜歡的朋友，他實在不應該離開人世，他應一直活下去，快樂地活著——」

主講者的話，又引起了一陣欷歔，可是那個弔客卻在這時又叫了起來：「胡說！他早就該死了，像他這樣的人，活著簡直是多餘的，世界上再也沒有比他更該死的人！他早就該死了，這種人不死，留著有什麼用？」

那幾句話，令得所有的人，都愕然得不知所措，那個弔客說到後來，簡直是聲嘶力竭地在叫：「他早就該死了！早就該死了！」

這令得有幾個人忍無可忍了，紛紛喝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其中一個比較脾氣暴躁的，一下子跳過去，抓住了那個弔客，揭下了他的帽子，掀去了他的眼鏡。

就在那一剎間，所有的人都呆住了！

所有的人，動作幾乎是一致的：先是盯著那個弔客，然後，轉過頭去，看著禮堂正中的照片。

主講者先叫了出來：「天！我們從來不知道他原來有個孿生兄弟！」

那個弔客沒有說什麼，轉身就走出了禮堂。由於過度的驚愕，沒有人阻攔他，人人只曉得他走到門口時，還說了一句：「他早就該死了！」

强姦

醫院總是那樣的格局：一體的白色，看起來單調得令人心悸。王警官在走進醫院的時候，心中在想：爲什麼不能把醫院弄得美麗一點呢？當然，那是他的想法，有誰見過色彩繽紛的醫院！

經過走廊，轉了一個彎，他來到一間病房前，醫生和護士，在病房門口等著他，醫生指著病房的門，作了一個手勢：「病人的情形很差，最好別讓他說太多話。」

他皺了皺眉：「好，我會盡量……可是，病人投訴被強姦，我一定要詳細紀錄口供，恐怕不是三言兩語能講得完的，這是警方的責任！」

醫生和護士聽得他那樣說，都現出一種十分怪異的神情來，先是望著他，然

後，又互望了一眼。

醫生問護士：「病人投訴被強姦？」

護士的神情變得尷尬，「是嗎？我……從來沒聽病人講過，警官先生，你……肯定……是這個病人？」

王警官向病房門上的號碼望了一眼，再從上衣口袋中取出一本小本子來翻看：「是的，半小時之前，值班警官接到電話投訴，有人說被強姦了，現在在醫院，在二〇四號病房，這不就是二〇四號病房嗎？我來負責調查，有甚麼令你們感到奇怪的？」

醫生的笑容有點苦澀：「不，不，沒有甚麼，只是我一直不知道警方的工作這樣負責！」

他也勉強笑了一下：「接到了投訴，總要來問問！」

醫生作了一個「請進」的手勢，在他推開門走進去的時候，聽到醫生在他身後說：「要任何幫助，可以到那邊辦公室來找我！」

他隨口應了一聲，同時，也看到了那個病人。出乎他意料之外，病人的個子相

當高大。說出乎他意料之外，是因爲病人投訴被強姦，一般來說，在強姦案中的受害人，都是比較纖弱的。不過，以他多年警務工作的經驗，他一眼就看出，病人有強姦案中被害人的特徵：身子縮成一團，盡量把自己縮在屋角，像是恨不得可以把身體擠進去一樣。

心理學家說，那是由於被害人的心理上受到了極度的創傷，需要把自己完全隱藏起來的緣故。

病人的神情，也是典型的：惶恐，驚疑，彷彿在經歷了那次可怕的事件之後，世上再也沒有值得信任的人，對人的信心徹底崩潰，整個人都浸在痛苦之中。

王警官並不是第一次接觸強姦案被害人，他自然知道，被害人這時最需要深切的關懷和安慰。雖然他在看到病人之後，覺得十分奇怪，他還是盡量使自己的臉上充滿了溫柔的笑容，雙手把病房的門輕輕關上。

病人在他一進來的時候，就直視著他，眼睛睜得極大，眼神之中，滿是驚懼，而且更把身子向牆角擠。

王警官實在是不必如何自我介紹的，他身上的制服，已經表明了他的身份，他

望著病人，作了一個手勢，聲音十分輕柔：「接到你的投訴……你！說……你被強姦了？」

病人突然激動起來，身子劇烈地發著抖，聲音尖銳而可怕：「是……一直在強姦我，一直……一直……」

病人說到這裏，雙手掩著臉，發出了一連串可怕的聲音來。王警官嘆了一口氣，在病房中唯一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，按下了口袋中小型錄音機的錄音掣鈕。

他仍然覺得很奇怪，可是病人的反應，正是強姦案中被害人的典型，經驗使他肯定，病人確然有著極其可怕的被害經歷。

他盡量使自己的聲音溫和：「那麼，請你說一說……當然，我知道，要重複記憶一次那種可怕的經歷，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但是我還是要求你說出來，而且越詳細越好，每一個細節，都不要漏掉。」

病人仍然用雙手掩著臉，發出一連串嗚咽的聲音，那種聽來全然是痛苦交雜而成的聲音，好像不是自他口中發出來，而是自他的肺腑之中直透出來，是他全身億

萬個細胞一起在盡力發出來的。

王警官嘆息一聲，又補充：「你說得越詳細，就越容易抓住那個……壞蛋………」

病人緩緩放下手來，身子抖得更激烈，「抓……住那壞蛋，送上電椅去……那……壞人……一直在強姦我！」

王警官又吸了一口氣，案情看來比想像中嚴重，而且不常見，「一直在強姦我」，那一定是把被害人長期非法禁錮著的了？這種可怕的案件，十分罕有。他緩緩地問：「請問……事情是怎麼開始的？」

病人急速喘著氣，臉色變得難看之極。王警官記起了醫生的話，說是病人的情形不是很好，他欠了欠身，伸出手來：「你要不要躺在床上？」

他手才伸出去，還沒有碰到病人，病人已經陡然尖叫起來：「別碰我！」

那一聲尖叫，嚇得王警官連忙縮回手來，解釋著：「別緊張，我只是想幫助你！」

病人又喘了半響，才算是略為平靜了一些：「不，我很好，我……喜歡縮在牆

角。」

王警官作了一個「那隨便你」的手勢，把剛才的問題重複了一遍：「是怎麼開始的？」

病人臉上的肌肉抽動了幾下：「從我……一懂事……事情就開始了……眞可怕……開始的時候，我……拼命抵抗……用盡了一切方法抵抗……我不想屈服……可是……我敵不過……我……」

病人本來是低著頭在講的，但當他說到這裏時，他抬起頭來，滿面都是淚痕，淚水還在不斷湧出來，王警官又作了一個手勢，示意他抹抹眼淚，病人用手隨便抹了一下，繼續著：「自從那次之後，不知道有多少次，我都……敵不過……」

病人的聲音由尖銳變得嘶啞，使人感到他的確曾經經過無數次的努力和抵抗，但終於敵不過那一種極度的疲累和沮喪。也使人感到被害者的身心，是受了多麼深的創傷。

苦痛交織的聲音在繼續著：「每一次……我最不願意做的……都被強迫去做，我……最厭惡的行爲……那簡直令我一想起來……就要作嘔的事……我拼命反抗，

但還是要做……我知道自己骯髒……用水是再也洗不清的了，我用酒來洗，用純酒精來洗……」

病人又嗚咽了起來，王警官忙道：「你別這樣說，你是被害者！」

病人「嗖嗖」地吸著氣：「沒有一件事是我願意做的，可是在被迫的情形下，我一直在做……我說我根本自己聽了都反胃的話，我……我……」

病人忽然抽搐起來，神情也變得極可怕，連經驗豐富的王警官，也有點手足無措，可是病人還是不斷在說著，斷斷續續，聲音中的苦痛，也越來越甚。王警官並沒有阻止，他知道，全都說出來之後，被害人的心裏，多少會好過一點。

病人說到最後，幾乎是在嗚咽：「一次又一次……我一次又一次被……強姦……我實在沒有法子了，我抵抗不了……只好求助……我應該向人求助嗎？」

王警官忙道：「當然！當然應該！」

病房中靜了下來，只有病人的喘息聲，病人慢慢地把身子貼著牆，站了起來。

當他站直了身子之後，王警官望著那比他想像中還要來得高大的病人，滿面疑惑的神情：「我有一個疑問，請你不要見怪，你身形高大，健壯……看來比我還高

了半個頭……那個……一直在強姦你的女人，她……強壯到什麼程度？」

病人陡然震動一下，尖叫了起來：「什麼女人？誰說強姦我的是女人？」

王警官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：「原來不是女人，那麼……」

他揮著手：「對方也是男人？那是說……」

他甚至不知道如何措詞發問才好，病人卻已叫了起來：「當然是男人，我是男人，你難道看不出嗎？我有哪一點像女人？」

王警官忙道：「不，不，一點也不像女人，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你是男人……那個……男人……他……」

病人叫得更大聲：「什麼他，就是我！」

王警官陡然站了起來，退到了門口，病人的身子又縮下去，縮在牆角，在叫著：「我自己強姦自己，沒有一句話是我要說的，可是非說不可，沒有一件事是我願意做的，可是非做不可，就是我，一直在強迫我……把我抓起來……抓起來，送上電椅去……」

王警官仍然望著病人，但反手已打開了門，而且立即閃身出去，把門關上，關

上了門之後，他聽到病人在叫：「你也是，警官，你也是你一直被你自己強姦著，你不覺得嗎？你也是！嗚嗚……我是，你也是，他也是……」

王警官轉過身來，看到醫生急急走過來：「眞對不起，已經查明白了，是我們疏忽，被他溜進辦公室，打了一個電話給警方，你一定白走了一次，事實上，怎麼會有什麼強姦發生在他的身上！」

王警官的回答，令醫生痴呆了很久，而且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，他一直在考慮，作爲一個精神病醫生，他是不是應該向有關方面報告一下，這位王警官的精神狀態，大有問題，此外，也應該建議一下，讓這位王警官去作一次檢查。

王警官當時的回答是：「不，醫生，你錯了，眞有強姦案，不但發生在他的身上，也發生在你身上，我的身上，人人的身上！」

競爭

在幾下劇烈的震盪之後，競爭就開始了！

那是一場真正的，有關生或死的競爭。

「真正的有關生或死的競爭」的意思就是：在衆多的競爭之中，勝利的，就生，失敗的，就死，其間絕對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。

生或死，就在競爭之中決定。

競爭是十分公平的，多少年來就是那樣，從五萬年前到兩萬五千年前，從兩萬五千年前到現在，從現在再到五萬年後，除了有極少數的例外，不會有變化。

（似乎任何事情，都有極少數的例外。有人會說：只有死亡不是例外，任何人都會死，然而，也有不死的神仙，那也是極少數的例外。）

他也是無數競爭者之中的一份子。對他來說，簡單的生命，從一開始起，就是爲了參加這場嚴酷的，判生死的競爭。他的整個身子，從形成後，就在適合這種長途競爭，他必須要前進，那是天生的本能，不必經過學習和訓練，而且競賽一開始，就拚命前進。

或許，在他本身而言，他並不知道那是一場競爭，也不知道競爭的嚴酷性——勝者生，敗者亡。

對他來說，那是與生俱來的一種本能，這種本能始在何年何月，已經完全不可查考了。但是他和他的無數競爭者都知道，一旦競爭開始，就要不斷向前，向前，向前。

競爭一開始的時候，就像是有一座巨大無比的水閘，忽然開放了閘門，急流是無可阻擋的，雷霆萬鈞的猛烈勢子，洶湧澎湃，把所有的競爭者，都湧向前，原來的生活環境，就在那一剎之間，起了徹底的改變，新的環境是從來也未曾體驗過的，想也沒有想到過，自從他有生命開始，就在他熟悉的環境之中生活，而生或死的競爭，都在陌生的環境中進行。

陌生的環境之中，充滿了死亡的陷阱。生命本身是十分脆弱的，而且短暫。死亡陷阱從一開始就存在，當他和無數競爭者一起衝出來，不顧一切地前進之際，他身邊的許多競爭者，就已經在翻滾的，奔騰的洪流之中，喪失了生命。

他絕對沒有閒情向那些已死的同伴加以任何注意，因爲還有更多的競爭者，已經比他超前了，他必須盡他最大的努力追上去，超越他們，才能在競爭中取得勝利。

生命有時十分可哀，再公平的競爭，也會有失敗者。而最可哀的失敗者，是才一開始，就已經注定了失敗——他們的生命在一開始時已經消失了，如何還能競爭？

在競爭還沒有開始之前，每一個競爭者，看來全是一樣的，誰也無法知道，在衆多的競爭者之中，哪一個會得到勝利。

因爲他們眞是完全一樣的，同樣地充滿了奮勇向前的決心，在同樣的環境之中，生長成爲強壯有力的生命，生命的唯一目的，就是參加那場競爭。

然而，到頭來，看起來和其他沒有分別的極少數，得到了勝利，成功了，生存

下去。其餘的，全都在競爭途中失敗了，從此再也不知道去了何處。

聽起來，這是很殘忍的事，是不是？可是五萬年之前是這樣，兩萬五千年之前是這樣，現在是這樣，兩萬五千年之後是這樣，五萬年之後，也還是這樣。

一定要有犧牲，才會有勝利，贏得勝利的不是犧牲者，犧牲者早已完結了，消失了，但是如果沒有犧牲者，就不會有勝利者。

聽起來又像是十分矛盾的；何必要犧牲者呢？只要有勝利者不就可以了嗎？可是前進的道路，是如此悠遠而險阻，誰能知道誰會勝利，一定是有大量的競爭，才能使其中極少數，通常的情形之下，只有一個，達到目標——不，通常來說，競爭甚至連一個勝利者都沒有，全部都在中途死亡了。

那可以說是死亡的歷程，但是在一次有勝利者的競爭中，勝利的果實，卻又是那麼輝煌，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輝煌和偉大！

他當然自一有生命開始，就知道勝利的結果是如何偉大——每一個和他一樣的競爭者都知道，所以他才會那樣不顧一切去爭取勝利。

一開始進入競爭就已經死亡的參賽者，當然全都落在後面了，消失了，他還是

在前進，他和仍然生存的競爭者，在盡一切努力前進，每一秒鐘，十分之一秒，百分之一秒，千分之一秒，都有死亡，都有落後，也都有前進。他盡了一切努力運動著，向前進，對他微弱的生命來說，可以作那麼努力的前進，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情形，他有時身不由主地翻滾著，接近盲目地，用他的本能，掙扎向前。

前面是目標，必須達到這目標，必須第一個到達，比第一個遲上千分之一秒都不行，爲了自己要第一個到達，就必須把其他的競爭者，一起拋在身後，這是爭取勝利鐵定不移的原則。

在任何競爭之中，從表面上看來，都是競爭者在拼命爭取勝利，但是如果從另一面來看，如果所有的參加者都失敗了，只剩下了一個，那麼，剩下的一個，雖然仍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勝利者，然而離勝利的目標，總也容易接近得多了！

不過，他所參加的競爭，都是公平的競爭，競爭者之間，不會互相排擠、陷害對方，每一個都只顧盡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爭取勝利。

這種競爭，是整個宇宙之中，有生命參加的競爭中最公平的一種！

他可以感到，競爭者在迅速減少，急湧的，天翻地覆一般的洪流，勢子也在慢

慢減緩。在這樣的情形下，他必須盡更大的努力。

而且，死亡的陷阱也更強烈，截然相反的死亡因素，陡然侵襲，那是他和其餘競爭者完全無法應付的死亡因素。就像是地球上的生命，一直依靠氧氣在生存，而忽然之間，到了一個充滿了氯氣的星球上一樣，實在是無法生存下去的。

但是生物都可以不必呼吸一個短暫的時間，就在這短暫的時間之中，如果他勝利了，到達了目的地，他就成功了！

說這場競爭嚴酷，截然不同的，陌生的，死亡的環境當然是一大因素，任何提起來極其輕微的因素，在他和競爭者來說，都是致命的，對別的生命來說，那眞是微不足道到了極點，可是對他來說，一生的努力，就可能在這種微不足道的變故之中喪失，就此不知所終。

他是不是會意識到那種競爭，成功的機會，或然率通常只有十億分之一？十億分之一，就是十萬萬分之一。一個成功者的後面，通常要有九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失敗者！

如果他意識到這一點的話，他可能根本不會去參加競爭了！是他根本沒有意

識，還是有了意識之後，仍然要去參加？他是不是想到，不論或然率是如何低，不管失敗者是如何衆多，總會有一個勝利者的，既然大家條件都一樣，那麼，這個勝利者，也可能就是他！

這或許是任何競爭，都可能吸引參加者的最大原因。明知道成功的希望微之又微，但總有一個成功者，爲什麼不能是自己呢？

盡一切的努力前進。努力，所有的參加者的確每一個都在努力，如果努力就可以等於成功，那倒好了，每一個參加者都可以成功，可是，努力並不等於成功，成功的因素極多，努力是衆所周知的一個，而其餘的因素呢，可惜得很，全是未知數。

就算除了努力的因素，只有一個，而那個因素又是未知數的話，也就無法知道如何才能成功了，別說是失敗者，就算是成功者，也說不出自己何以成功，回顧過去，成功是怎麼來的？運氣？運氣？運氣又是什麼？

沒有誰知道誰會成功，雖然個個都想成功。

他還在努力，幾乎已經完全沒有力量了，但是他還在前進，突然之間，他接觸

到了目標，那幾乎是不可能的！十億分之一的機會，但是他成功了！

已經說過許多次，競爭是極公平的，尤其對勝利者來說。他一接觸到了目標，勝利就屬於他，其他的競爭者，就再也沒有機會了。目標是屬於他的，會把他保護起來，不讓其他的競爭者，再來攫奪。

在經過了這樣艱苦的競爭之後，他取得了勝利，總可以休息一下了吧？然而，不，在取得了勝利之後，他的生命，就開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。

這種變化之巨大，又豈是天翻地覆所能形容的？如果天翻地覆只是地球上的變化，那麼他生命的變化，簡直就是整個宇宙的。

他的生命在變化之中，不斷膨脹，一直到比他原來的生命，大了幾萬萬倍，簡單的生命，變爲極度的，不可理解的複雜，輝煌而偉大，奇妙而不可思議！

他是十萬萬個競爭者中的唯一勝利者，在他日後還要參加的種種競爭之中，應該是可以輕易佔上風的了。可是，同樣的勝利者，還有超過十萬萬個，他還必須重頭來過，在一場一場接連不斷的競爭之中，他還是一點成功的把握都沒有，他還得拼命努力，拼命向前。而且，競爭還是不公平的。

在若干時日之後，不管他是成功，或是失敗，他或許會想：要是一開始那場競爭就失敗了，那多好呢？有那麼多失敗者，爲甚麼偏偏成功了？要是失敗了，就等於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，絕不會再有那麼多掙扎和苦難。爲甚麼偏偏成功了？爲甚麼？爲甚麼？

前面已經說過，成功的因素中有太多未知數，他的問題，他沒有答案，你有嗎？

遠航

公元二四八二年。

公元二四八二年是什麼樣子的，生活在一九八二年的人，根本無法想像，就像是一四八二年的人，無法想像現在一樣。

想像力是受到當時生活條件的限制的，只有想像力特別豐富的人，才能突破。舉一個例，拿交通工具來說。五百年前，人類利用馬來做交通工具，於是，五百年前的人，想到交通工具的發展，就幻想有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的千里馬，或者，幻想馬生出了翅膀，成爲可以在天上飛的飛馬。再也想不到快速的交通工具，根本可以不要馬，是用另外一種動力的。

今天的人，也很難在脫出現代交通工具的情形下，幻想五百年後的交通方法。

愛因斯坦著名的理論說：任何物質，如果達到光的速度，質量就變成無限大，那也就是說，任何物質的速度，不能超越光速的極限。

根據這個理論，人類怎麼還能進行外太空的探索呢？距離地球二十三萬光年的一個星座，在浩瀚的宇宙之中，算是最近的了，可是飛行起來，至少要二十三萬年以上，沒有人可以有這樣長的壽命，想想看，地球上的人類，有文明紀錄到如今，也不過五千多年；時間上的相差，實在太遠了。

所以，將來的交通方法，一定和如今的交通方法全然不同，或許根本無所謂「交通工具」，而用另一種方法來解決距離，來達到交通的目的。至於那是一種什麼方法，現代人是想不出來的，正如古代人想來想去，最多想到馬會騰空飛而已。

公元二四八二年，地球上會變成什麼樣子了呢？

他坐在一系列的儀錶板之前，遠程太空飛行船是根本不必控制的，一切的操作，全由電腦來解決，他注視着控制臺上的儀錶，並不是想去控制它們，而只是注視着，儀錶板上有一項數字顯出，地球上，現在已經是公元二四八二年了。

地球上的二四八二年，不等於說他所處身的那艘太空船，也是二四八二年。時

間只不過是一種觀念，事實上是不存在的，誰見到過時間？觸摸到過時間呢？

誰都沒有，時間的觀念，是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，但是卻又一直受制於它，這是人類在思想方法上作繭自縛的最佳例子，也是典型的例子。

在感覺上而言，他雖然覺得自己已經飛了很久很久，但決不會有百年之久——他是在一九八二年起飛的，再久也不可能有五百年，人的壽命根本不可能有五百年，如果眞的已過了五百年的話，他早應該死了，但是他都清楚地知道，自己的身體狀況，和起飛的時候，沒有什麼分別。

但是，儀錶板上的數字，表示地球上已經是公元二四八二年了。當然，他知道，他是處身於一架高速飛行的太空船之中，速度慢過光速，在這種高速的運行中，他的時間，和在地球上的時間，變得不同了，他的一年時間，在地球上，已經是一千年，顯示地球上年份的數字，跳動得相當快，他睡上一覺，數字可以跳過去三五年，在這艘太空船之中，他至少可以再活三萬年——地球上的年齡！

漫長而沒有目標的飛行，是他志願參加的。當這艘太空船建成之後，理論上，只要一出地球大氣層的範圍之後，就可以接近光速的速度，幾乎永無休止在太空中

飛行，最嚴重的問題就此發生了，問題是：由誰來駕駛這艘可以遠航出人類所不能想像的遠距離的太空船呢？

不論由誰來駕駛，這個人就等於是永遠離開了地球——或許，他有萬萬分之一回到地球來的機會，但那也等於沒有，因爲當他回來的時候，地球上可能已過去幾萬年，他回來又有什麼用？

每一個人都明白這種情形：身在那艘太空船之中，可以活上地球年齡三萬年，但是也永遠不能脫出太空船的困囿，永遠不能！

有關方面，曾經考慮過用機械人來駕駛，但是，如果太空船在浩淼的太空之中，遇上了外星生物的話，就讓外星生物以爲地球人根本就是機械人嗎？當然這種情形絕不理想，所以，必須有一個人，在這艘太空船之中，一直向外飛去。

在完全了解自己會遭遇到什麼樣的處境情形下，他自願要求作這艘太空船的駕駛員。

他是唯一的申請者，申請自然立刻得到了考慮。有關的各個機構，向他反覆解釋着在遠航一開始之後，他將永遠沒有回頭，直到他覺得厭煩爲止，他曾不止一次

堅決地大聲表示：「我知道，我完全知道！」

一個由心理醫生組成的小組，負責對他的心理狀況作檢查，小組主席再告訴他：「一開始，就無法中途結束，你在太空船中，只有你一個人，你無法和任何人取得聯繫，一切都要由你自己來解決，由於速度極高，你也無法離開船艙去作一下太空漫步，你的食物，只是合成的營養劑，當然，可以通過合成的方式改變，而變出各種不同的味道來。你也可以自己製造酒，這可能會成爲你以後生活的必需品，對不起，或者你意志特別堅強，但是再堅強的人，也無法長期忍受這樣的孤寂。你的一切生活所需是絕無問題的，你的生命，在太空船中，可以長得超過任何地球人，你……」

小組主席還想再講下去，他已經極度不耐煩了，他反問：「你們還要我說多少遍？我已經明白了，完全明白，徹底明白……」

由於他的態度是如此堅決，所以，他的申請，終於得到了批准。

當消息公佈之後，他就成了地球上最受人矚目的人，他被稱爲「爲了地球的將來而徹底犧牲自己的人」，每一個人都以崇敬的眼光望着他，全世界的新聞記者都

向他問同一個問題：是什麼使你決定要成爲遠航太空船的駕駛員的？

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，就算是回答，也是側面的：我覺得總要有人來做的，等等。

新聞記者追問沒有結果，而看起來，他除了神情比常人堅決之外，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，既然他其他的條件符合，而且，又十分明顯，的而且確，是他自願的，於是這個問題也沒有什麼人再深究下去了。

於是，在規定的日子，他進入了太空船，地球上有幾億人在看着他登船的情形——通過各種各樣的傳播工具看着。

當他進入太空船的那一剎間，幾乎人人都認爲他一定會轉回頭來，再看一眼，看看地球，因爲那是他最後的一次看到地球的機會了。他是在這個星球上長大的，出生的，現在，就要離開了，永遠離開了，難道會不想再多看一眼嗎？難道會沒有一點留戀嗎？

可是，他卻並沒有這個萬衆期待着的動作，他逕自走進了太空船，絕不回頭多看一眼，人人都看得出，他不是沒再回頭，而根本是連想回頭的想法都沒有！人們

的心中都在想：他在想些什麼呢？照說，那麼枯燥的遠航，在臨別前，多看一眼也是應該的啊，他眞的那麼堅決？眞是異乎尋常的偉大。

在他一跨進太空艙之後，太空艙的門就關上，他就和地球上所有的人隔絕了，接着，火箭衝天而上，迅速消失在空中。

從那一刻開始，他就開始了孤獨的、漫長的旅程，這是他早已知道的處境。

沒有人知道的是，當太空艙的門關上，他和所有人隔絕之際，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心情感到無比輕鬆，整個人都感到一種異樣的歡暢：他想到，自己終於自由了！

被困在一個太空船中，作無休止的飛行，怎麼會令他想到自由呢？如果心理學家早知道他有這樣想法的話，就會毫不猶豫地斷定他是一個心理不正常的人，而不會讓他登上太空船。

可是心理學家卻不知道，雖然心理學家們作過許多次的測驗，但是他掩飾得十分好。如今，不必再掩飾了，這正是他感到輕鬆、自然、歡暢的主要原因。他不必再掩飾，不必再通過言語、行動，來掩飾他的思想，不必提防，不必小心，不必緊

張，不必怕傷害到什麼，因爲在這裏，什麼也沒有，只有他自己。

只有在這裏，他才能眞正完完全全保留自己，不受任何外界的影響！

所以，當深藍色的、無盡止的太空，呈現在他的眼前之際，他舒服地躺在椅子上，閉上眼睛，什麼也不必想，什麼也不必做，他只需要等着時間慢慢過去，等着生命靜靜的結束。

很快已經過去了地球時間五百年，五百年，他離開時地球上所有人之間的恩恩怨怨，都早已煙消雲散了吧！而當這些恩恩怨怨存在的時候，爭鬪是何等慘烈，何等痛苦？

他想到這裏，忍不住會笑，只有他一個人，得到了眞正的解脫，完全超脫了地球上人類的那種沒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而過着一種全新的日子！

他當然不會感到寂寞，因爲他的目的，就是要只是他自己一個人，眞正的一個人，沒有任何人可以找到他，他不必聽任何人講話，也不必對任何人講話！

望着儀錶板，他又笑了起來：當全世界新聞記者問他爲什麼要作這樣決定之際，他沒有回答。他奇怪，他的答案其實是極簡單的，何以竟會沒有人想得到？

他的答案，眞是再簡單也沒有了！

爲什麼他要自願參加漫無休止的遠航？

因爲他厭倦了漫無休止的虛僞！

如今，還有什麼可以說的？總共只有他一個人，永遠只有一個人，還有什麼比這個環境更好的？

他滿足地把身子往後仰，把腳擱向儀錶板，再度閤上眼睛，可以一睡又睡上三五個地球年。

噪音

他眞的忍受不下去了！

專門研究環境衞生的科學家說，除了空氣污染，海洋污染……等等影響人類的生活之外，最嚴重的一種污染，是噪音。噪音，甚至可以殺人！

他以前並不注意這些，聲音可以令人瘋狂或者奪取一個人的生命，似乎也只是文字上的事。

可是現在，他都明白了，噪音眞的可以令人瘋狂，令人死亡。

他實實在在，無法再忍受下去了！各種各樣的噪音，不斷地在侵襲著他，折磨著他，使他感到無比的痛苦，那種痛苦，眞正到了一個人所能忍受的極限，不，不，超過了人所能忍受的極限。

人對於痛的感覺，所能忍受的限度，有一個專門名詞：「痛閾」。他被種種噪音侵擾而造成的痛苦，已經不單是精神上、心理上的痛楚，而是肉體上、生理上的痛楚，而且，都是遠遠超越了痛閾的痛楚。

最要命的，是那不斷的「蓬蓬」聲響，每一分鐘，至少在七十下以上，甚至更多，每一下「蓬」然巨響，都足以令得他整個人都為之抽搐，那是巨大的打樁機，超過十噸重的樁柱，把樁子一下又一下，隨著那種「蓬蓬」聲，打進他的身體之中，並不是要把他的身子壓扁，而是巨大的樁子，打進他的身體之中，要他的身子，迸裂成為無數碎片——甚至連細胞都不存在，要分化為分子，或是原子，或是中子。

可是，那持續不斷的「蓬蓬」聲，比起那種銳利刺耳得像是無數碎玻璃珠在一起滾軋，然後碎裂，然後還是在一起擠著的聲音來，可以說是溫和得多了！那種擠壓聲，簡直就像是把地獄中所有的惡鬼，一起放了出來在尖嘯一樣：尖嘯著，磨著他們的牙齒，想要嚼吃他的肉，啃噬他的骨，舐捲他的神經，然後，一小口一小口，發出「骨都骨都」的聲響，吞嚥著他的血。那種擠壓的噪音，是最最不可忍受

的……

然而，不，還有更不可忍受的，那真是叫他每一根神經都在被扭緊、打結，那是一種轟然的，不可遏止的水流聲；文人雅士，或許會欣賞水流聲，「高山流水」甚至是著名的古琴譜，也有人會在激流和瀑布之前，聆聽水的激流所發出的聲響，陶醉其中。但是打擊著他的水流聲，卻全然不是那樣，那種水流聲，轟轟隆隆，沒有一分一秒的停止，甚至沒有百分之一秒的停止，不斷向他沖擊著，在巨大可怕的轟隆聲之下，他整個人都像是要被一股巨大無匹的洪流沖散開來一樣——並不是一下子沖散，而是漸漸地，像是在激流之下，經過幾萬年，被沖成了鵝卵石的石頭，原來是嶙峋的，但是在一種慢慢的、固執的，不可抗拒的力量之下，用根本看不見，甚至感覺不到的速度，把原來的石塊，一律變成了光滑、橢圓形的石卵。那種受著慢慢煎熬的痛苦，唉，說甚麼好呢，說出來實在很可怕，那不是一刀開胸剖腹那樣痛快，甚至不是凌遲，而是用極細極細的針，細到肉眼看不見的針，在一下一下刺著，當然不是刺上幾萬下，幾十萬下，幾百萬下，幾千萬下，幾億萬下就會了結，而是無窮無盡地刺下去，刺的次數，不是天文數字所能表達的，而是數字上的

無窮大。

可是，那種聲音，比起那叫他無時無刻不在發抖的風聲來，又算是甚麼呢？那種風聲——有時他甚至不敢肯定那是不是風聲，就算在地球上，風勢最強烈的時候，也不應該有這樣的風聲，那種巨大的、突發的、令人心悸的、叫人血液爲之凝結的風聲，可以把一切全都吹化，卽使是一根頭髮之微，也可以在分化的過程之中，帶來剉骨的痛楚！想想看，在那種呼嘯的風聲之下，身子上的一切，逐漸變化了，一點一點，在令人窒息的強風之下，忽然感到自己的內臟在消失，身子只剩下一個空洞的架子，或許，連骨骼和肌肉都沒有了，只剩下了一張皮，然後，連皮也漸漸地化爲烏有。

他用力掩著自己的耳朵，企圖使那種種可怕的噪音，不再侵襲他，可是一點用處也沒有。人體的構造，十分特異，不想動的時候，身子可以不動，不想吃的時候，不想講話的時候，口可以合上；不想看的時候，眼睛可以閉起來，可是不想聽的時候，耳，無法合攏，必須忍受著各種各樣聲音的侵擾！

聽覺器官何以這樣不能受控制呢？據說是因爲人類在原始生活之中，有著太多

的敵人，所以，就算在熟睡中，人的聽覺器官，也要保持活動，以便一有什麼風吹草動，就可以起來躲避或抵抗。

但是，人類現在不是已經進入到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之中了嗎？爲什麼還保持著猿人或類人猿的這種遺傳呢？是不是在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之下，敵人更多了？

他並沒有去研究這些問題，他所要做的是，再也不讓那些噪音侵襲他，因爲他實在無法再忍受下去了。

他試過各種各樣，號稱最有效的耳塞，可是一樣沒有用，他甚至用了一種最原始的方法，這種方法，根本是殘酷的，那是把蠟溶了之後，灌進耳朵去。

據說，若干年前，中國北方的土匪，在綁架了一個人之後，爲了避免被綁架的人，說出被綁架之後的情形，就往往用膏藥貼在被綁架者的眼睛上，使他看不到任何東西，同時，把溶了的蠟，灌進被綁架者的耳朵之中，使他聽不到任何聲音。

很多人都堅持古老的方法最有效，於是他試了，可是一樣沒有用處。

又有人告訴他，深海之中是最靜的，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，他做夢也想得到安靜，他立刻準備了最好的潛水設備，把自己沉到了海中，可是那次潛入海底，越是

向下沉，他聽到的噪音，越是強烈，強烈得令他連骨頭都有被削減成粉末的感覺。

也有人告訴他，山頂上是最安靜的，更有人告訴他，把自己關在一個靜室之中

……

什麼方法全都試遍了，他也找了許多許多醫生，訴說他的痛苦，告訴那些醫生，他是怎樣被噪音弄得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

有的醫生鄭重其事地聽他講述，當他的講述告一段落的時候，醫生現出大惑不解的神情來：「你怎麼會聽到那麼多莫名其妙的聲音？不錯，附近的一個建築工地在打樁，可是……還可以忍受啊！對了，樓上樓下都在進行裝飾工程，電鋸的聲音，是令人討厭了些，可是也不見得如何嚴重……是，馬路在改修，有令人頭痛的風鎬聲，不過作爲一個大城市中的人，也應該習慣了啊？」

他憤怒，用扭曲了的聲音回答：「我還沒有提到那種可怕怪異的蠕動聲！你聽見過這樣的蠕動聲沒有？那是一條至少有一公里長的大毛蟲，在挪移它的身體時所發出的聲音，那蠕動聲，是……是……」

他無法形容那種蠕動聲，可是他聽到了，他的臉變成了青綠色，流出來的汗濃

稠如漿，醫生只好望著他，無助地搖著頭。

他向別人提起那種可怕的蠕動聲的機會並不多，而向人提起他聽到的那種殺伐聲的機會更少。是的，他聽到的噪音之中，還包括了可怕至極點的殺伐聲，無數無數的生命，在面臨殺戮，那種凄慘的，生命臨結束之前所發出的聲響……他眞是無法再忍受下去了。

他不斷地坐在醫生的對面，講述著他身受的痛苦，他要求醫生把他的耳膜弄破，這樣，他就可以聽不到任何聲音了。當然，他這種要求，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拒絕，到了他想自己動手之前，他遇到了一個醫生，那醫生搖著頭，告訴他：「就算弄穿了耳膜，你還是可以聽到聲音的，人的聽覺器官，十分奇妙，每一個人聽自己發出的聲音，就不是通過耳膜的震蕩，而是通過兩塊骨骼的感應，現在有很多種助聽器，就是利用這一點來製造的！」

他忍不住哭了起來：「那我……應該怎麼辦呢？」

那位醫生吸了一口氣，「你聽到的那些噪音……其實，全是你生命過程中的一些聲音，只不過，不知道爲了甚麼原因，在你的聽覺之中，擴大了幾千倍，幾萬

倍。你聽到的蓬蓬聲，那是你心跳的聲音，你聽到的擠磨聲，那是你體內細胞成長過程中發生的聲音，你聽到的水流聲，那是你的血在血管奔流時發出來的。那種強風聲，是你肺呼吸時所發出來的，而腸子的蠕動，甚至正常的人，都可以聽到輕微的咕嚕聲，至於……」

醫生講到這裏，略頓了一頓：「至於你說的那種殺伐聲，我只好假定，是白血球或者抗菌體，在對付細菌時發出來的，但是我不以爲你會聽到這種聲音。」

他叫了起來：「我聽到的，我眞是聽到的。求求你，有什麼法子，可以使我得到安靜，求求你！」

醫生緩緩搖著頭！「眞是沒有法子，這一切噪音，既然全是你自己體內發出來的，而且是只要你的生命在運行，就必然會有這些聲音，有什麼法子？」

他先是怔了一怔，然後，他突然笑了起來，他是那樣愁苦、痛楚扭結著進來的，但這時，卻又笑得那麼自然，令得醫生也爲之愕然。

他一面笑著，一面站了起來：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結束那些噪音了，謝謝你！」

醫生再是一怔，有點明白了他的意思：「不，你不必要這樣，這……」

他一揮手，打斷了醫生的搖頭，用一種聽來十分疲倦的聲調說著：「你不知道，我是多麼需要安靜，眞的需要安靜！」

他轉身，推開醫務所的門走出去，醫生怔怔地望著他的背影。

化身

一切全是從那次，他到天琴星開會之後發生的。

他是一個星體利用專家，研究的是如何利用宇宙間沒有生物的星體。這一類星體大都蘊有豐富的礦藏，他的豐功偉績之一，是把人馬座的一顆小行星，寄到了地球上，那顆小行星的直徑雖然只有一公里，但是整顆星卻全是各種各樣質地純眞的寶石的結晶。他的成功，使得宇宙間喜愛裝飾自己的高級生物，得到了極度的滿足，也使得宇宙寶石市場，產生了一場大風暴。

他到天琴星去參加宇宙間重要資源開發會議，已不是第一次了，可是這次卻不一樣，大會派給他的秘書，是一位典型的天琴星美女，透明的長髮，像是夢幻一樣，直瀉到腹際，眼珠是碧藍的，口唇紅得像晚霞，自她口中吐出來的聲音，美妙

如同琴音。三天會議之後，他邀請她出遊，在天琴星的一個大湖上，他們從日落起泛舟，一直到天琴星的七個衞星全升上了天空，把整個湖的湖水，映得如同是一片光滑閃亮的銀子一樣。

就在七個月亮的亮銀月色下，他們緊緊擁着，任由小舟在湖水上蕩蕩移動，直到天色大明。

他在漫天朝霞，一片艷紅之中，輕咬着她的耳垂：「你已經是我的了，我不會再失去你……」

她把臉龐緊貼在他的胸前，沒有說什麼，只是輕輕地嘆了一聲。

她的嘆息聲，聽來是那樣無可奈何，那樣令人心碎，甚至連平靜的湖面，也突然之間，起了一陣縐紋。

她爲甚麼要嘆息，他很明白。

他更明白，他們之間所發生的事，其實一點也不新鮮。儘管人類的科學文明，已經進步到了幾千年之前的人所不能想像的地步，但是像現在發生在他身上的事，卻幾萬年都沒有再改變過，一直在發生着。

他是一個十分出名的人物，宇宙間的傳播工具不時介紹他的工作上的成就和他的家庭，他是一個已經結了婚的男人。

這時，他又感到了另一個女人的可愛，認爲自己是無可避免地愛上了另一個女人。這種事，不是早在幾千年之前就發生過，而現在仍不斷在發生着麼？

她的嘆息自然是難免的，不是傾心，她不會被他摟在懷中，不會把天琴星上的女人認爲是神聖的身體，暴露在他的眼前。

但是——

她又幽幽地嘆了一聲：「和地球人通婚，是天琴星法律允許的！」

他沒有說什麼，只是把她摟得更緊，她發出了如同呻吟般的聲音：「地球上的法律，可以離婚？」

這一次，輪到他不說話了，只是嘆了一聲。

她也明白他的嘆氣的原因，他十分愛他的妻子，她明白，自己偎倚着的這個有着一頭紅髮的地球男人，他的目的，並不是要娶她，他的目的，是在妻子之外，另外尋求一種感情上的寄託，使他的刻板生活，多一種意料之外的變化，同時，在另

一個美麗的胴體上，尋求前所未有的肉慾上的發洩和刺激。那樣，可以使得他在心理上，覺得自己是兩個人，或者是，活了兩次！

任何人只能活一次，一個人，要是有活兩次的機會，那自然是不會放過的，而且，還活得那麼快樂。

他一直沒有回答她的這個問題，她也一直未曾問，他們又在一起，幾乎一秒鐘也不分離地過了七天。七天之後，他更下定了決心，這個天琴女人，是他生命中的瑰寶，決不可放棄。

於是，他就成了天琴星的常客。

天琴星和地球之間的實際距離是一千六百光年，但是星際交通，早已進步到了利用宇宙間的一種震蕩來進行，這種震蕩，像是正絃波，可以在剎那之間，超越一千光年。

當這種宇宙震蕩才被發現之初，立即就被用來作星際交通之用。最初的問題是，如何能在震蕩的中途，脫離震波，這個問題已解決了，從地球到天琴星的距離是一千六百光年，但實際上所需的時間，只是飛船自地球起飛，進入震波，再脫離

震波，降落天琴星而已，用地球時間來算，大約只是一小時。

不過，利用宇宙震蕩作星際交通的另一個問題，卻是無法解決的，那就是在震波之間，有一種十分巨大的，對生物細胞的破壞力量，人的身體若不是絕對健康，一入震波，就會死亡，那情形就像是若干千年之前，患有某種疾病的人，無法利用飛機作太空飛行一樣。

不幸，宇宙的科學文明，並不能使所有人的身體的健全狀況到達絕對健康的程度，大約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能通過震蕩作星際飛行，其餘的人，只能作短途星際旅行。所幸他的身體健康達到絕對程度，所以他一直在地球和天琴星之間，飛來飛去，他愛上了一個天琴星女人，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。他的妻子和天琴星的女人，都無法作星際震蕩飛行，她們的身體狀況，經不起宇宙震蕩的巨大破壞力量。

和若干千年之前一樣，他的妻子雖然最後才知道，但是終於也知道了。

又和若干千年之前一樣，妻子一知道之後，他的歡樂，開始變成痛苦。

當然，地球上是可以離婚的，但是他卻仍然愛他的妻子。一個男人同時愛兩個女人，在他來說，是一種相當正常的行爲，但是在她妻子來說，卻是不可饒恕

的。

他開始痛苦，而且在痛苦的深淵之中，越陷越深，直到有一天，他遇上了王博士。

王博士是尖端科學家，那天，他們在偶然的情形下相遇，王博士和他閒談，他連嘆了幾聲之後，說出了他這些日子來，一直隱藏在心裏的願望：「我可以化身爲兩個人就好了，一個在天琴星，一個在地球！」

王博士望了他半晌：「爲什麼？」

他苦澀地笑，「當然是人類最古老的問題！」

王博士直了直腰：「我做過兩次實驗，第一次是狗，第二次是猴子，把牠們的細胞，用催化劑分裂，每一個細胞都在短期內分裂爲二，於是，一隻狗變成了兩隻狗，一隻猴子，變成了兩隻猴子！」

他用力抓住了王博士的手臂：「牠們……那狗和猴子，都能很好地活着！」

王博士點頭：「活得很好，不過，我發現在細胞分裂的同時，牠們的腦部活動，也有分裂的現象，那隻狗，本來又愛吃肉，又愛啃骨頭，分裂成了兩隻之後，

一隻只愛吃肉，另一隻，只愛吃骨頭！」

「啊！」他不由自主叫了起來：「太好了！」

王博士有點訝異：「爲什麼太好了？」

他沒有把心中所想的說出來，他想的是：身體變成了兩個之後，思想也分開成爲兩部份，留在地球的那個，專心愛他的妻子，到了天琴星的那個，自然可以和天琴星的那個她長相廝守了。

他把王博士的手握得更緊：「求求你，眞的求求你，把我，通過那種方法，變成兩個！」

王博士吃驚得說不出話來，連連搖頭，他再三懇求：「求求你，我實在生活在痛苦的深淵之中，不單是我，兩個我所愛的女人也和我一樣，把我分成兩個，這是唯一的解決方法，求求你，這全是我自願的，有任何差錯，不會比我現在更糟！」

王博士嘆了一聲：「難得有你肯自願供我做實驗，我眞是求之不得。不過，你在一化爲二之後，我無法進行還原；而且在分裂之後，你日常生活雖然完全不受影響，但再也不能作宇宙震蕩飛行了！」

他嘆了一聲：「我已經變成了兩個，誰還會喜歡飛來飛去？」

王博士再吸了一口氣：「好，化身手術會在地球和天琴星之間的太空站進行，必須趁你在手術進行之後，還在昏迷狀態時，把兩個你，送到地球和天琴星去！」

他興奮得鼻尖在冒汗：「太好了！太好了」

王博士又望了他一會，才算是正式答應。

化身的手術進行得相當順利，他身上的每一個細胞，都在王博士發明的特殊方法之下，迅速地進行分裂，在這種分裂過程之中，他是一直被痲醉着的。許多科學家被邀請來參觀這種一化爲二的化身過程，都讚嘆過程的奇妙。

他的身體，開始像是疊影一樣，漸漸地擴張，另一個他，自原來的他上生長出來，生長出來的另一個他，和原來的他一模一樣。

王博士向參觀分裂過程的其餘科學家解釋：「人腦的組織十分複雜，兩個外表看起來一模一樣的人，但是思想卻會截然不同。本來，人的思想，就有隱性的一面，就是潛意識，在分裂的過程中，人的思想、性格，分成了兩個不同的部份，變成了兩個不同的人。」

昏迷中的他並沒有聽到這番解釋。如果他聽到的話，他會更高興，因爲這正是他所需要的。

化身手術順利完成，他還在昏迷狀態之中，在地球上和天琴星上，他所愛的女人，都已得到了通知去迎接他，兩個他被放進特殊的保護罩之中，這是他最後一次可以利用宇宙震蕩來飛行。

以後發生的事，要用如同電影銀幕上的「分析畫面」的方式來敘述了：

在天琴星的星空航行站，透明長髮飛揚着，他的戀人滿心喜歡地把他接回去，打開保護罩，他恢復了知覺，張開眼來，看著喜孜孜望着他的天琴星女人，整個人都震動了起來，用尖厲的聲音叫着：「怎麼會是你？」

另一個他，被送到了地球，他的妻子打開保護罩，吁了一口氣，他醒了過來，口中叫着天琴星女人的名字，可是當他看到的是他的妻子時，他楞住了，然後，他陡然叫起來：「不！」

逃命

他小心翼翼地伏在地上，連氣都不敢透。他知道，他必須這樣，他已經伏了半小時，可能還要伏得更久，他不能發出任何聲音來，他甚至討厭自己的心跳聲，他的心境是如此恐懼和緊張，以致汗水在他臉上淌過時，在他聽來，都像是洪流在奔騰一樣地發出巨響。

「我一定要逃出去！」他不斷地在心中重複著這句話：「一定要！」

一定要逃出去的原因，十分簡單，他也知道得再清楚沒有：因爲，逃不出去，就是死。他爲他的生命而逃亡，生或死，就是那麼簡單。

誰想死呢？雖然活著並不見得眞正愉快，可是只要有一線生機，沒有人想到死，尤其是根本不想死，那就更加要爲生命而掙扎奮鬪。他甚至不是一個很努力的

人，但是面臨生死大關，他知道要活下去，就要逃，要逃命。

他的雙手緊緊地握著，握得那麼用力，指甲深陷在手心中，指節骨偶然發出一下聲響，他才如同遭到了雷殛一樣，把手鬆開一下，但立時又捏起來，他感到，只有雙手緊握著，雖然什麼也抓不到，但至少自己抓住了自己，只有這樣，他才能嚴格控制著自己的呼吸，使得呼氣和吸氣之間，一點聲響也不發出來。

四周圍一片黑暗，他來到這個角落之前，已經逃亡了多久，連他自己也有點模糊不清了。不錯，那就是剛才的事，可是由於他全身的每一根神經，每一個腦細胞的活動，都只注意在逃亡上，他無法去注意別的。剛才經過了一些什麼地方，對他來說，並不重要，因爲那已經是過去了的事。

對他來說，重要的是：向前去，看會遇到一些什麼樣的障礙。

他必須逃過任何障礙。只有逃過了那些障礙，他才能逃得出去，不然，他就要死！

一直伏著不動的他，全身的肌肉，像是跳動著的石塊：緊張令他的肌肉發硬、發僵；但是逃命的強烈願望，又令他的肌肉不停的迸跳。

這種迸跳是在積蓄力量，一種幾乎不是人所做得到的力量，只有憑藉這種力量，他才能逃得出去！

他盡量睜大眼睛，向前面看看，他甚至不知道向前是不是可以逃得出去，但是他必須向前去，已經沒有法子後退了，沒有法子。

他開始行動，先是緩慢地，把他因爲緊握了太久而僵直疼痛的手指伸直，手指節上，像是有毒蠍在螫著一樣，產生劇痛。然後，他把手伸向地上——有時，他有點不能肯定是不是有地面的存在。眞有地面嗎？可以承載一切重量的大地，可以令人安安心心，蹲伏在上面，而不必害怕懸空？懸空是一種可怕之極的經歷，人忽然懸到了空中，上不上，下不下，想起懸空，他全身都會發抖！

還好，這時他肯定自己伏在地上，看來地面相當結實，可以承擔得起他的體重。他的雙手按到了地面，手指像是僵眠了一個冬季的蛇一樣，開始小心地、困難地向前移，移出了一分，一寸，正當他心頭有了一種狂喜，前面好像並沒有障礙，至少可以狠狠地挪動一下身子，向前邁進一下，離逃亡的成功又可以近一步之際，他的手指碰到了冰涼的、平滑的一堵墻！

「又是那樣的一堵墻！」在他心中發出來的叫聲，如果化爲聲音，那可能是世界上最悲慘的聲音：「又是這樣的一堵墻！」

他無法記得起自己已經攀越過多少堵這樣的墻了，光滑，冰冷，一點也沒有可供攀據著力之處。當他第一次遇到了這樣一堵墻的時候，他的雙手在墻上抓著，希望可以多少抓出一點痕跡來，他就可以循著那些痕跡攀上去。

可是他抓了又抓，到後來，痛苦已經變成痲木，他發出來的絕望的叫聲，是全身每一個細胞的痛苦的喚叫，可是墻還是那麼冷，那麼滑，他用力去撼，用力去撞，拼命向上跳，用盡了身體所能發出的每一分力量。他深受著連他自己都不相信能忍受下來的苦楚，總算翻越了過去，他在地上躺了很久，等候幾乎已經死了的身子，慢慢甦醒過來。

然而，比第二次又遇到了這樣的一堵墻來，第一次遇到時的苦楚，簡直就不算甚麼！

同樣的墻，一堵又一堵，他不知多少次想過：我不再攀越了，不再逃亡了，痛楚還在其次，實在是太疲倦了，太疲倦了，疲倦到了不想再作任何努力的地步，逃

不出就逃不出去吧，死——

當他想到了死，他全身都會震動，「死就死了吧」的念頭，像是閃電一樣，在他腦際掠過，只是那麼一掠，他就會慢慢挺著身子，忍受著五臟六腑的扭結，忍受著全身骨骼散開之後的拼湊，艱難地吸進一口氣，然後，緩緩地站起來，心中十分明白；他不要死，他要逃命！

然而，現在，他的手指又碰到了這樣一堵墻！那令他絕望憤怒得全身發顫。他的手指立時縮了回來，希望那只是幻覺，前面並沒墻，他可以大踏步向前走過去——不，那是太大的希望了，不是大踏步地走，卽使是在荆棘叢中，一下一下地向前爬，被荆棘刺得滿身是血，被尖銳的，堅硬的刺，把他身上的皮和肉，一條一條扯下來，他也願意，總比又碰到了那樣的一堵墻好得多！

「求求你，不要再是一堵冰凉平滑的墻，不要！不要！」他一面在乾得像是隨時可以燃燒起來的喉中翻滾著那些話，又不可控制地發抖，再度向前伸出手指去。

祈求看來一點也沒有，無論他多麼誠心誠意的祈求，多麼聲嘶力竭地祈求，都一點也不發生作用，沒有一次祈求是和他願望相符的，這次也不例外，奇蹟並沒有

再出現，他再伸出指去，碰到的，仍是那堵冰冷的，平滑的墻。
他的手指在墻上移動著，人也慢慢站了起來，是雙手盡量向上伸直，希望可以摸到墻頭，但是，他沒有摸到墻頭，他還是要重複著不知重複過了多少次的苦楚。
「爲了逃出去，什麼樣的障碍都不怕！」他在心中叫著：「可是這樣的墻，究竟有多少呢？寧願是刀山，是火海，也比這種冰凍的墻好！是不是這樣的墻，一直伸展到永遠？而我根本沒有希望逃出去？」
最不願想到的就是這句話，如果永遠不能逃出去，那就不必逃了，可是又淸淸楚楚地知道，一定要逃出去，一定要！
他嘆了一聲，既然一定要逃出去，那就繼續去翻越面前的這堵墻吧。
一切像是噩夢一樣，當他用盡了所有的氣力，終於不知道從多麼高的高度處，重重摔下來之際，在那一刹間，他直接地感到了死亡，那種令人戰慄的感覺，他不要死，要逃出去，一定可以逃得出的，逃出去了之後，他就會自由，就會快樂，就會有一切一切他要得到的，他會有生命，再也沒有黑暗，再也沒有這樣的墻，再也沒有戰慄，再也沒有苦痛，再也沒有冷汗，再也沒有恐懼，再也沒有一切他不想要

的感受。
他又坐在地上，把耳朵貼著地，傾聽是不是有追捕者的腳步聲。一片死寂。
「我應該可以逃得出去的。」他想，「我作了那麼大的努力，應該可以逃得出去的！前面再有這樣的墻我不怕，因爲我知道逃出去之後，是什麼樣的境地，那值得我作最大的努力，忍受現在的一切。」
他的身子又開始從僵直變成蠕動，他臉上的肉鬆鬆地發著抖，汗水因爲肌肉的抖動而落在地上，發出「拍拍」的聲響，像是驟雨洒在石板上一樣。
「不論怎麼樣，我是在向前進，再多障碍，也不能阻止我！」他不斷告訴他自己。
於是，他的手指再向前移，身體向前挪，一分又一分，一寸又一寸。
於是，他的手指又碰到了那冰冷的，平滑的感覺。
這次，他不再保持沉寂，他陡然站了起來，用他能發出的最大聲音吼叫：「世上沒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一個決心逃命的人！」
他叫了又叫，叫了又叫，他眞正相信這一點，相信世上沒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

一個決心逃命的人！

他又開始去攀越那堵冰冷的，平滑的墻。

他在逃命，原來是有旁觀者的，不但有，而且還很多。很多人看著他在盡他能盡的力量，發著抖，咬著牙，淌著汗，身上每一處，都迸發著痛苦，令得旁觀者也幾乎不能漠然無動於衷，而在說著話：

「他在幹什麼？看他的樣子，像是想越過什麼障碍，逃出去！」

「你沒有聽他在叫？他要逃命！」

「是啊，他下了極大的決心想逃命，他叫：世上沒有一種障碍，可以阻止一個眞正想逃命的人！可是在他前面什麼障碍也沒有啊，他可以像散步一樣向前走，爲什麼他要又爬又抓，那麼痛苦，卻一直是留在原來的地方？他是一個啞劇演員嗎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他在逃命，他在攀越障碍，想逃出去，用盡了他的一切努力，想逃出去。」

「哈哈，我看不到任何障碍！」

「你當然看不到，可是他遇到的障碍，是他所無法突破的，他以爲世界上沒有一種障碍可以阻止一個眞正想逃命的人，可是他錯了，幾千幾萬種障碍都阻止不了，只有一種障碍可以輕而易舉，達到阻攔的目的！」

「啊，什麼障碍，那麼厲害？」

「是他自己築起來的障碍。」

人頭戀

第一章

醫院的重病症病房在頂樓。甚至是醫院中的工作人員，也很不願意到這一層來。每一個人，一跨出電梯，就會自然而然，感到極度的不自在，感到死亡的陰影，在到處遊蕩，隨時可以罩下來，攫走生命。

整個頂樓的那一層，使人一處身其中，就如身在生與死的界限之間，一邊是生，一邊是死。可是，卻沒有甚麼人，能夠躲開死神的召喚，每天，都有病人被蓋上白布，由工作人員推着，通過電梯，到醫院的最下層的太平間去。到那時候，病人已不是病人，祇是一具屍體了。

即使是最有經驗的醫務人員，也很怕看到那些屍體——那些因爲各種癌病而死亡的人的屍體。癌細胞兇狠地啃噬着患者的生命，吞嚼着患者的血和肉，一個骨癌的患者，在進院時體重七十公斤，幾個月之後，當他被覆上白布，推進太平間之際，他可以祇剩下三十五公斤，生命和血肉，一起被癌細胞吞掉了，癌細胞一蔓延，生命就消失。

自從癌病越來越普遍之後，全世界的科學家，都在集中力量研究這種疾病，但是至今爲止，還是沒有法子控制，治療，甚至連它的成因，都找不出來！

所以，全世界醫院之中，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人，由於癌病而喪失了他們的生命。所以，在這家規模宏大的醫院的頂樓，由於患者全是沒有了復原希望的癌病患者，所以也顯得特別陰森。

這種極度的陰森之感，當然是心理上的。實際上，即使是在晚上，走廊之中，燈火通明，白色的地，白色的牆，都應該給人以明亮之感。然而，任何人一到這走廊中，就會感到陰森。

頂樓一共有二十四間病房，全是單人房，這家醫院的收費相當昂貴，普通人是

住不起的，在這二十四間病房中的病人，非富則貴，全是「有辦法」的人。但是癌細胞似乎不理會人的地位和財富，窮人會生癌，富人也一樣會生癌，沒有法子可以令得癌毒遠離身體，再好的治療方法，也祇不過是在死亡的過程之中，儘量減少患者的痛苦而已。

那一天晚上，在走廊正中，面對着電梯的值班室中，和經常一樣，四個夜班護士在當值。當值的夜班護士，一直是習慣把值班室的門打開着的。那樣，可以使心理上的恐懼減輕一些，要是把門關上，在房間中的人，就好像自己也在病房中一樣，心理上會感到死亡的重壓。

那天晚上，值班室的四個護士之中，有兩個是才從護士學校畢業出來不久的，工作才開始，興趣和熱情都比從事這項工作已有二十年之久的沈大姐要高得多。沈大姐是經驗十分豐富的護士，今年四十五歲，從來沒有嫁過人，脾氣有點古怪，對於一切，都有點漠不關心的樣子。

這時，于蓮，一個十分健美、爽朗的二十七歲女郎，看起來更像一名運動員，正從走廊中走進來，向着在編織毛衣的沈大姐，嘆了一聲：「十二號病房的郎先

生，祇怕過不了三天了！」

兩個年輕的護士喉間發出了一下像是嘆息的聲音，沈大姐像是根本沒有聽見一樣。于蓮又嘆了一聲：「他那麼年輕，才三十二歲！」

沈大姐的聲音有點冷酷：「人要死起來，十二歲也會死的，而且，你對十二號病房的病人，提得太多了！」

于蓮暗自吃了一驚。她才離開十二號病房，十二號病房中的患者，是脊椎骨的骨癌，是四個月之前入院的。入院之際，他還是自己走着進來的，笑得很大聲，面色看來雖然有點蒼白，但是卻充滿了信心。他有着很濃的眉，高挺的鼻，身形可以說是壯健的。于蓮第一次見到這個病人之際，由於對方的眼光，徘徊在她飽滿豐盈的胸脯之上，還曾令得她一陣心跳。

于蓮在想，我對十二號病房的病人，提得太多了嗎？不是已經盡量注意，不讓醫院中任何人知道，怎麼沈大姐還會這樣說呢？

一定是在不知不覺之中，說得太多了！

于蓮感到一陣難過，她努力忍着，才使淚花祇在她的眼中打轉而不落下來。而

且，當她心中感到吃驚的時候，她也早已轉過了頭去。

可是就在這時候，她還是聽到沈大姐，發出了一下近乎殘酷的冷笑聲。

那一下冷笑聲，倒未曾令得于蓮再吃驚，反而使她挺了挺胸，心中想：就算沈大姐知道了，也沒有甚麼，醫院中人知道了，也不算甚麼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，也不算甚麼！

有甚麼關係呢？他祇有三天可活了！

于蓮心中的他，就是十二號病房的病人，郎英生。

郎英生第一天入院的時候，注視着于蓮的眼光，就曾令得于蓮臉紅心跳。當天陪他入院的，是一個樣子看來十分威嚴，但是卻充滿了焦慮的中年人。事後，于蓮知道那是郎英生的父親，一位在事業上有極大成就的銀行家。還有著名的三位骨科醫生，其中有一位，還是專門從美國請回來的。

郎英生看來很樂觀，當他進入病房之後，他還在大聲說：「隨便你們怎麼說好了，我不相信我很快就會死！我像是一個快要死的人嗎？」

他一面說著，一面還不忘向于蓮佻皮地眨了眨眼，目光又像是有意，又像是無

意地，又注視着于蓮挺聳的胸脯，那又使得于蓮心跳了一陣。

從十五歲開始，于蓮就知道自己的發育比同年紀的女孩子要好得多，那一雙豐滿挺秀的乳房，曾給她帶來不少麻煩，她要故意用小兩號的胸圍把它們緊縮起來，有時還不得不故意彎起背來，使自己的胸脯看起來不是那麼挺聳。這種麻煩，一直到她讀完了中學，公認她是一個身材極健美的大姑娘了，才不再存在。

然而，自此而來的，是許多男性貪婪的眼光，于蓮本來也習慣了，可是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，兩次，當郎英生向她投以這種目光之際，她會心跳得那麼劇烈。

于蓮是一個健美爽朗的女郎，可是在對異性的態度上，她卻一直十分保守閉塞。兩年前，一位年輕的實習醫生開始約會她，她也把他當作是自己唯一的男友，可是一年多了，她和他之間的關係，祇止於嘴唇的輕碰。有一次，那位實習醫生一面口中喃喃地說着對她的讚美，聽得于蓮整個人飄然欲醉之際，他的手自她的衣襟中伸了進去。

當他的手觸及她的乳房之際，兩個人一起震動，他是從來也未曾碰到過那麼堅

實，那麼富於彈性，那麼滑膩，那麼豐滿的乳房的。而她從來也沒有被異性觸及過。

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，卻並不如一般在戀愛中的青年男女那樣，在有了這樣的動作之後應有的發展，而是于蓮用力推開他。而且，從此就不理睬他，這段交往，就此告一段落。

于蓮曾自問：爲甚麼會這樣呢？絕不是天生對異性的抗拒。二十七歲了，對異性有太多的綺想。有時，綺想會令她臉紅心跳，可是她在現實生活中，卻還是一樣堅拒着異性的追求。

她其實是明白的，那是因爲，她不會隨便有一個異性就滿足，她要的是一個自己愛的男人。

或許是她要求太高，所以，一直未曾在她面前出現。

然而，爲甚麼郎英生的眼光，就會令她感到如此不安呢？這實在是毫無來由的。

尤其，當入院手續辦好了之後，院長也來了，在值班室中，醫生、院長和郎英

生父親，一起在用低沉而急促的語調，討論着郎英生的病況之際，于蓮也聽到了一些片段。

主治醫生嘆着氣：「我們一定會盡力，但是，我們的努力，祇怕不能挽回可怕的事實。」

憂慮的父親聲音嘶啞：「我同意試用一切新藥，新的治療方法，反正是沒有希望了，總要試一試！」

幾個醫生互望着，不出聲，過了好一會，其中一個才道：「郎先生，你放心，就算事情眞的無法挽回了，我們也會使他的痛苦盡量減少，安詳地離開塵世！」

在銀行界叱咤風雲的大亨，眼中像是含着淚。當他們離去之後，于蓮偷偷問沈大姐：「十二號病房的病人，是甚麼地方生癌？」

沈大姐冷冷地道：「脊椎骨！」

于蓮倒抽了一口涼氣，脊椎骨的骨癌，從發現到奪走人的生命，可以不到一年時間！

于蓮當時就想到：多可惜啊，那麼年輕，而且看來又是那麼惹人喜愛，英俊挺

拔的一個人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，就會受盡癌魔的折磨而離開人世！

當于蓮在這樣想的時候，她絕沒有想到，事情會來得這樣快，而且，會和自己有這樣深切的關係！

大部份重症病人，都有家屬在病房陪伴着，可是郎英生卻沒有。

郎英生在進入病房之後，沒有出來過，十二號病房是于蓮負責照顧的，郎英生那時，還祇是注射輕劑量的止痛劑，要在三天之後，才接受放射性治療。

當天晚上，于蓮在晚上十點，作例行的病房巡視，並且替病人注射，照顧病人服藥。當她推開十二號病房的門口時，看到郎英生正在作畫，而當他回頭看到她時，把畫紙反了過來。

于蓮保持着職業所需要的微笑，她的那種笑容，實在是十分甜蜜的，能看了令人怦然心動，而這時，她似乎有意令自己看來更甜。

郎英生有點怔怔的望着她，于蓮隨意找些話來說：「郎先生，沒有人來陪你？要是醫院的伙食不習慣，你可以特別吩咐。來，先打針。」

她伸出手來，抓住了郎英生的手，想把他的手臂提起來，放在一個小軟墊上，

那樣，就可以進行靜脈注射。

可是就在她的手才一碰到他的手的時候，郎英生陡然抓緊了她的手，而且用力一拉，這種出乎意料之外的舉動，令得于蓮一下子失去了重心，倒進了他的懷中。當她想掙扎或者呼叫之際，郎英生的手臂是那麼強而有力，把她擁得那麼緊。而當郎英生灼熱的唇，印上了她的口唇之際，她全身軟得一點力量也沒有，反倒覺得對方的擁抱，還不夠有力，那種感覺，令得她自然而然，把自己的身子貼向他。

她在那一剎間，祇是感到一陣昏沉，當她終於從昏沉中醒過來的時候，她還沒有推開他，他已經放開了手臂，站了起來，道：「他們說我快死了，我一直不相信，我見到你之後，更不相信自己會死！」

他在說那句話的時候，神情和聲音，聽來是那麼誠懇動人，足以打動任何一個女孩子的心。可是接着，他卻頑皮地眨了眨眼。又道：「不過，我也願意說我自己是一個快要死的人，我既然快要死了，就不能浪費時間，所以，我突然遇到了自己喜愛的女孩，知道我自己愛上了她，我就要爭取時間來行動，我想，這是一個快要死的人的好處，女孩子不會責怪一個快要死的人所做的任何無理的事的，因爲他已

沒有多少時間了，對不對？」

于蓮沒有回答，並不是她不想回答，而是她的心跳得太劇烈了，根本無法回答，她甚至忘了自己的責任，立時打開病房的門，要向外走去，還是郎英生叫住了她：「你還沒有替我打針！」

于蓮怔了一怔，轉過身來，慢慢關上病房的門，她心跳依然劇烈，但是她已有足够的鎮定，使她可以直視郎英生——那個剛才用這樣的行動，吻得她幾乎窒息，然後又用了這樣的言語來解釋他的行動的男人！

于蓮也直到這時，才眞正看清楚了他，她眞有點後悔，剛才和他那麼接近的時候，自己竟然會閉上了眼睛！那眞是一個令人心儀的男人，這時正以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回望着她。于蓮感到，在這樣的一個男人面前，自己是完全不設防的，任何抗拒的努力，都將白費心力！

她有點不由自主的嘆了一聲，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：「郎先生，請你把手臂伸出來，放在軟墊上！」

郎英生笑着，照她的吩咐做。靜脈注射是一個護士最簡單的日常工作，可是這

一次，于蓮做得糟糕透頂，把郎英生的靜脈附近，弄得青紫了一大片。

當她吁了一口氣，總算完成了注射之際，郎英生一直沒有表示過任何抗議，祇是不斷用他那充滿男性魅力，聽來有點低沉，可是低沉得令人頭腦發震的聲音在說着話。他介紹着自己，說他是一個藝術家，曾在歐洲各地求過學，工作過，說他已經知道了于蓮的名字，說他不能算是一個正人君子，可以說是一個浪子。但作爲一個浪子，他從來也沒有遇見過一個能那樣令他着迷的女孩。

于蓮迷迷糊糊地聽着，話是那麼甜蜜，當她收拾起注射的用具的時候，她忍不住低聲道：「謝謝你！」

郎英生吸了一口氣：「我一得病之後，就要求知道眞相，所以他們並不瞞我，說我祇有半年可以活，而且，一個月之後，我病情就會迅速惡化，要躺在床上，不能行動，我的病歷是不是那樣說？」

于蓮當護士以來，從來也未曾遇到過一個生了癌的人，這樣談論自己的病況的。她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，祇是伸出微顫的手指，輕輕去碰了一下他的面頰，郎英生立時一轉臉，又在她的指尖上吻了一下，然後現出佻皮的神情來。

于蓮道：「你……你的病情……」

郎英生一揮手：「我根本不相信我會在半年內病死！」

于蓮低嘆了一聲，她當然不會去告訴他，這不是他信不信的事，他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會發生在他身上的事，總會發生的。

于蓮感到自己在病房中已躭擱太久了，她急急退向門口，郎英生笑著：「四小時一次注射，是不是，我等你！」

于蓮心神恍惚地到了值班室，好幾次，病房召人的鈴聲響，她都希望是十二號病房在召喚她，可是每一次都不是。

她不斷地在問自己：怎麼啦？怎麼啦？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這眞是不可能的事情！

一個銀行家的兒子，出身富裕的藝術家，一個浪子，或許他是不肯浪費生命中最後的一份活力，選中了她來作他挑逗的對象。可是自己是怎麼一回事？怎麼會這樣意亂情迷？怎麼可能？明知他患了絕症，怎會愛上一個祇有半年生命的人？

于蓮心中叫了千百次「不」，已經不再是十七歲了，二十七歲，不該再作愛情

上的幻想，愛上一個垂死的男人，在小說和電影中看來，那眞是够浪漫的，但是在實際生活之中……

于蓮是被沈大姐的話，從雜亂的思緒中驚醒過來的，沈大姐冷冷地道：「到時間去巡視病房了！」

于蓮陡地震動了一下，臉又無緣無故的紅了起來。她故意把十二號病房放在最後，她希望郎英生睡著了，可是當她來到十二號病房門口之際，她的心又狂跳了起來，推開門進去，郎英生坐在沙發上，目光灼灼地看著她。于蓮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她在心中告訴自己：「到此爲止了！」

她把注射的用具放下，才向郎英生作了一個手勢，郎英生已把畫紙翻了過來，呈現在她的面前。那是一幅粉彩素描。

于蓮才看了一看，就被吸引住了。她當然看得出，那素描畫的是她自己，但是，不論是攝影還是她自己面對著鏡子，她從來也沒有看到過自己是如此的秀麗動人。素描看得出應該是半身的畫像，但是在胸口部份，卻留空著。

于蓮吸了一口氣：「畫得眞好！」

郎英生指著畫紙上的留空部份，道：「應該是半裸像，可惜我無法憑空想像被衣服遮住了的部份。」

郎英生的話聽來十分輕描淡寫，可是于蓮卻可以強烈地感到他語意中急切的願望。在那一刹間，于蓮的心中，亂到了極點。她想到他的話：日子已不多了，不能再浪費時間，她也想到，如果他要求她解開衣服來，她本能地一定會拒絕！可是他卻衹是那樣說，然後，用那種急切的，灼熱的目光望著她！

于蓮緩緩地吸了一口氣，右手緩緩地抬了起來，解開了上衣胸口的鈕扣，一顆又一顆。郎英生一動不動，一聲不出，衹是用那種狂熱的，足以熔化任何女孩子心靈的眼光，望定了她。

當于蓮脫下了上衣，反手向背後，去解開胸圍之際，她的身子開始發顫，所以，當胸圍脫下來之後，她高聳豐滿的雙乳，在輕輕顫動著，郎英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站了起來，然後，把他的臉，深深地埋進了她的雙乳之中，深深地吸著氣！

于蓮一直在發抖，一直在抖著。

在開始的一個月中，于蓮像是生活在幻夢之中一樣，有時，甚至她也不相信郎

英生會很快就死，因爲他看來是那麼硬壯。

而且，那就是她需要的男人！于蓮可以肯定這一點！

然而，無情的事實，始終是事實。一個月之後，郎英生的病情，迅速惡化，一切和醫生所預料的，完全一樣，奇蹟並沒有出現！

前後還不過六個月，剛才于蓮在病房中，替郎英生在作一般護理之際，他的雙眼之中，已充滿了死亡的神色，每隔兩小時要注射一次止痛劑，在疼痛暫時停止之際，他的神智相當清醒。于蓮以爲他睡著了，可是當她走近病床時，他卻突然伸出看來和枯骨無異的手，一下子抓住了她的衣裾，用顫抖的聲音說：「我不要死……我不要死！我要活著，一定要活下去，爲了愛你，我不要死！」

于蓮的心頭，像是壓了一塊鉛一樣，而且還是燒紅了的鉛！等到她定過神來的時候，她強忍住了要落下來的眼淚。于蓮自然知道，早在一星期之前，主治醫生已經說過，他的生命，不會超過十天。

他像許許多多和癌病搏鬪的人一樣，終於以失敗而告終。可是于蓮還是安慰著他：「我相信，你……不會……不會……」

于蓮無法說出「你不會死」這樣的話來，她祇好改口：「你的痛楚，不是已減輕很多了麼？是不是？這是好現象！」

郎英生喘著氣，像是想笑，可是他臉上已經沒有了肌肉，光是骨骼和皮的牽動，使得他這時現出來的，是一種十分可怖的神情。于蓮感到了一陣劇痛，她曾努力掙扎過，不想跌進這個明知沒有結果的愛情陷阱去，可是世上很多事，不是靠努力就可以成功的！

郎英生或許覺得她的話是對的，痛楚好像減輕了不少，他當然不知道，那是止痛劑的劑量，加了幾乎一倍之後的結果！

于蓮不著意地，輕輕推開了他的手，後退了兩步，看到他閉上了眼睛，她像逃一樣離開了病房，回到值班室。

她並不是想逃避甚麼，她知道是無可逃避的了。她不在乎沈大姐的冷笑，甚麼都不在乎，郎英生要死了，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要死了。

在郎英生死了之後，世界上就不會有人知道這段戀情，她一直掩飾得很好，而其實，在開始之後的一個月，她就不必再掩飾甚麼，因爲病情迅速惡化之後，郎英

生已經無法行動了，止痛劑、鎮靜劑，使得日益消瘦的郎英生，幾乎失去了任何活力！

可是開始的時候，于蓮一想起來，就忍不住要發抖，一直抖個不停。她感到自己的身體更誘人，更柔潤，更豐滿，可是，那又怎樣呢？郎英生還是要離開人世！

她不由自主，又幽幽嘆了一口氣。

隨著她的嘆息聲，就在值班室對面的電梯的門，發出一下聲響，打了開來。

由於走廊十分寂靜，電梯門打開的聲音，聽起來簡直是隆然巨響。于蓮和兩個年輕的護士，都嚇了一大跳，祇有沈大姐照樣編織她的毛衣，連眉尖都未曾抬一下。

于蓮向打開了門的電梯看去，看到一個人從電梯中走了出來，可能是外面下著毛毛雨，那人穿著一件看來很大，一點也不稱身的黑色雨衣。這個人的身型相當高，高得看來和他的頭部，有點不成比例，他頭尖削而小，一雙眼睛卻又很大，膚色白得異樣，給人以十分陰森的感覺。

看到這樣的一個人自電梯中走出來，于蓮不由自主，感到了一股寒意。那人的

手上，居然捧著一束鮮花，看來是來探病的。

可是，那束鮮花，和這個人的外型，實在太不調和了。倒是他提著的那隻大黑箱子，和他很相稱。

那人出了電梯之後，電梯的門，又發出了一下聲響關上，接著，便是電梯向下層去的聲響，那種「胡胡隆隆」的聲響，伴隨著那人向前走來的腳步，聽起來，倒像那是他發出來的腳步聲，令得這個本來已經夠怪異的人，看來更是怪異。

那人來到了值班室的門口，站定，他的聲音，聽來卻出奇地柔和：「請問十二號病房——」

他的話題還沒有說完，沈大姐頭也不抬，冷冷地道：「探病時間過了！」于蓮卻陡然震動了一下。

那人發出了一下似笑非笑的聲音，然後道：「我不知道還有探病時間的限制。小姐，在這裏的病人，幾乎全是隨時會死的，如果我明天在探病的時間來，病人已經死了，那怎麼辦？」

沈大姐終於抬起了頭，在她的眉宇之間，現出一種十分厭惡的神色來，向那人

看去，那人也直視著她，目光十分逼人。

沈大姐猶豫了一下，轉向于蓮，作了一個手勢，然後又低下頭去編織毛衣，聲音一樣冷冰：「別躭擱太久，病人才接受過注射，可能根本不能和你說話！」

于蓮站了起來，那人側了側身子，讓于蓮走在前面，可是他立時走了過來，和于蓮一起向前走。他一直提著那隻箱子，箱子是方形的，看來和醫生用的箱子差不多，但是要大得多。

從值班室到十二號病房，不會很遠，至多三十步左右。于蓮在事後想起來，自己也有點不明白，何以在那麼短的距離之中，那人會和她講了那麼多話。或許是那人的聲音柔和動聽？或許是那人講的話使她感到驚訝，因而令她放慢了腳步？

那人在這段距離之中，和她講的話，于蓮倒記得十分清楚。

那人一開口，就令于蓮驚訝，他說：「妳叫于蓮，是不是？」

于蓮驚訝地反問：「是啊，先生，你——」

那人現出一個相當古怪的笑容：「郎英生對我說過，醫院中有一個美麗的護士，名字叫于蓮，他一見她就著迷，而且是眞正的著迷，他愛上了她，要爲她而活

下去！我看，祇有你，才當得起郎英生這樣著迷。」

于蓮痛苦地閉上了眼睛：爲我活下去，唉，人的生命，能隨人主觀願望而改變嗎？她長長地嘆了一聲：「請你……別說了。唉，先生，你是他的朋友？」

那人望向于蓮：「如果他能活下去，你會愛他，一樣愛他？」

于蓮還未曾弄清那人這樣說是甚麼意思，他們已來到十二號病房的門口，于蓮打開了門，先向病房中看了一下，看到郎英生的雙眼半開半閉，她壓低了聲音：「郎先生，有人來探訪你！」

在床上的郎英生，一點反應也沒有，看來全然像是已經死了一樣。于蓮看看被癌病折磨得骨肉支離的他，想起這個病人和自己的關係，世上還有人知道，心中不知是甚麼滋味。這個人是誰呢？郎英生爲甚麼要把自己的事告訴他？

她轉過頭來，對那人道：「可能睡著了，你最好別吵醒他！」

那人已經進了病房，他答了一聲：「我知道！」

他說著，反手就把病房的門關上，于蓮被關在病房之外，門關上之後，她貼門站著，心中隱隱感到事情好像有點異常。

但是她祇不過這樣想了一下，因爲究竟有甚麼異常，她也說不上來。或許是那隻箱子？探訪病人，爲甚麼要帶一隻箱子來？

她並沒有在病房門口多逗留，轉身又走回了值班室中，當她來到值班室門口之際，看到一個病人的家人，是留在醫院裏陪伴病人的，正氣急敗壞自走廊的另一端奔過來，奔進了值班室，叫著：「姑娘，快去看看……」

那當然是這位家屬，覺得他的親人有點不對勁了，這種情形，在這裏是常見的，沈大姐在這時，表現了對自身工作的熟練，她向那兩個年輕的護士作了一個手勢，自己已經去撥電話，通知醫院的值班醫生和這個病人的主治醫生。

然後，沈大姐已走了出去，值班室中，祇剩下了于蓮一個人。

走廊的一端，傳來了雜沓的腳步聲、人語聲，于蓮知道那個病人一定已處於彌留狀態，在臨死的邊緣了。

電梯不斷地上上下下，門打開又關上，一直到于蓮想起，進入十二號病房的那個人，至少已超過半小時了，沒有看到他出來，還是在自己不經意之中，早已離去了呢？

于蓮感到那個人的樣子雖然古怪得很，可是談吐之間相當有禮貌，如果他離去的話，應該會和自己打一下招呼。如果他還沒有離去的話，那麼，以郎英生的病況而言，實在不適宜被人長時間探訪，應該去提醒他一下了！

于蓮想到這裏，站了起來，到了門口，她看到一張推床，在兩個醫院員工推動下，自走廊另一端的一間病房中被推了出來。旁邊跟著醫生，主治醫生還沒到達，病人已經等不及了。

病人的家屬，雙目紅腫，可是並不太傷心，可能是由於早已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的原故。

于蓮向著另一端走過去，走廊中，凡是有家屬陪伴病人的病房，陪伴病人的家屬，都站在病房門口，看著被推出來的，覆著白布，生命已被提走了的屍體。每個人的神情都哀切而惘然，因爲他們全知道，總有一天，自己的親人也會在那樣的情形下被推出去。

于蓮的心中十分不舒服，每當這種時候，她的心中總是十分不舒服，那會使她想到很多問題，更想起她自己。

而就在她來到十二號病房門口，準備推開病房的門時，伸手向門柄，卻看到門柄轉動了起來，那表示有人在裏面要開門了。

于蓮後退了一步，她才一後退，門就打開，那人自病房中走了出來。當他看到于蓮就站在病房門口之際，他陡地呆了一呆。

他的一隻手，仍然提著那隻黑色方形的箱子，于蓮在這時，第一次感到，這隻箱子一定十分沉重。因爲那人在一手提著箱子，一隻手急著要關門之際，顯得動作不很利落。但是，那人還是立刻將門關上了，他問：「你……一直在病房外面？」

于蓮道：「不是，我……是恰好想來通知你，郎先生不適宜被過度打擾。」

那人悶哼了一聲，沒有說甚麼，向前走去，走出了一步之後才道：「他睡著了，睡得很沉！」

于蓮「嗯」地一聲，跟著那人，隨口問：「先生，你是醫生？你認識郎……先生多久了？」

那人陡然震動了一下，轉過頭來，當他發現于蓮的眼光，停留在他手中所提的那隻黑色箱子上之際，他像是想把那隻箱子遮起來，不讓于蓮看到一樣。

但是由於那隻箱子的體積相當大，他顯然無法做到這一點，所以他現出一種相當尷尬的神色來。

于蓮感到了這一點，這使她覺得好奇，將近午夜，提著這樣一隻箱子，已經夠怪的了，提著箱子來探病，更是不合情理，何況他還要掩飾？難道他是來偷盜甚麼的？

可是病房之中，實在沒有甚麼可供竊盜的，而且那個人雖然看起來有點怪異，卻也絕不像是個小偷！

于蓮只是這樣想著，並沒有說甚麼，不過她還是不免向那隻箱子，又多看了幾眼，她感到那隻箱子中，好像有一種低微的「滋滋」聲發出來，可是又聽不很真切。

而那人，在轉過身去之後，發現本來冷清的走廊之中，忽然多了好些人，那些站在病房門口的家屬，在看到他之後，都一起向他望過來之際，他的神情，變得十分怪異，很有不知如何才好之感。

于蓮來到了他的身邊，指著走廊的另一端，道：「剛才……那邊病房，一位病

人去世了！」

那人「哦哦」地應著，然後，加快腳步，來到電梯之前，等著電梯。

于蓮回到了值班室，她看著那人的背影，卽使是背影，也給人以他正在焦急萬狀之感。這時，屍體已運下去了，有兩個醫院員工，走過來和他一起等電梯，當那兩個員工在那人身邊一站之際，那人更是看來渾身都不自在。連看著他的于蓮，也覺得電梯太久不上來了。

等到電梯門打開，那人和兩個員工一起走進去之後，那人進了電梯之後，並不像一般人那樣轉過身來，所以于蓮仍然只能看到他的背影。

電梯門關上，沈大姐和兩個年輕的護士，回到了值班室，一切都已恢復了平靜，和一小時之前，沒有甚麼不同，過了一會，主治醫師來到，隨便說了幾句又離去。然後，該注射止痛針的時間到了。

于蓮負責的病房，是六號到十二號。她照例先從六號病房開始，熟練地替病人注射著，有的要服食鎮靜劑，有的不需要。

當她又來到了十二號病房門口的時候，恰好是上一次注射之後的兩小時。

癌症病患者，到後期，事實上是在等死，全然沒有治癒的希望。等死是一種很殘忍的事，可是人類卻還不能普遍接受「安樂死」——卽由藥物來結束沒有希望的生命的辦法。所以，再好的醫生，所能做的只是使病人盡量減少痛苦。

于蓮推著藥車，來到了十二號病房的門口，握住了門柄，打開了門，然後轉過身子，拉著藥車，進了病房，一面道：「唉！又要打針了！」

當她這樣說的時候，她向病房看去，看到病床上躺著的郎英生，完全被白毛巾覆蓋著。

于蓮不禁皺了皺眉，病人是不應該蒙著頭睡的，她來到床前，輕輕將白毛巾揭了開來。

就在她揭開毛巾被的一剎間，她看到了躺在床上的病人，剎那之間，她像是跌進了那冰窖之中一樣，連全身的血液都像是凝結了一樣。

她絕不願再多看一眼床上的情形，可是她的視線，卻無法離開病床。

她不知道自己在病床之前呆立了多久，才發出尖叫聲來的，她只是知道自己叫了又叫，不停地叫著，像是想藉著尖叫聲，把襲入她體內的那種恐懼一起驅散一

樣。可是，事實上，尖叫聲並不能減低她的恐懼！

于蓮的尖叫聲發出之後不到三十秒鐘，至少便已經有五、六個人，一起奔了過來。奔在最前面的是沈大姐，後面跟著的，是被于蓮的尖叫聲驚動了的病人家屬。在寂靜的醫院之中，于蓮的尖叫聲，實在太駭人了，簡直就像是要把人的耳膜撕破一樣。

沈大姐首先來到十二號病房門口，她大喝一聲：「你幹甚麼？」

沈大姐是十分有經驗的醫護人員，所以她才會第一個奔過來。

當時她想到的是：一定是病人突然死亡了，經驗不足的護士，看到猝然死亡的病人，會驚惶失措，有時會忍不住驚叫起來。但是于蓮也不是全然沒有經驗的人，這樣尖叫，實在太過份了。所以沈大姐在發出這一下呼喝之際，是充滿怒意的。

可是她的呼喝聲雖然嚴厲，于蓮像是完全未曾聽到一樣，仍然不斷的尖叫著，沈大姐一下來到了于蓮的面前，揚手一個耳光，重重打在于蓮的左頰上，于蓮的臉色，本來煞白，挨了一掌之後，一個鮮明的手印，立時現了出來，她一手撫著臉頰，止住了尖叫聲，一手指著床上，手在劇烈地發抖。

沈大姐在轉頭向床上看去之際，並沒有忘記嚴厲地瞪于蓮一眼。

可是當她在瞪了于蓮一眼之後，轉頭向床上看去之際，她整個人都呆住了，剎那之間，她也忍不住要尖叫起來，但是她畢竟經驗老到，她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拉著于蓮，奔出了病房。這時，幾個聽到叫聲而來的人，才到病房門口，已沒有機會看到病房中的情形了。

沈大姐甚至還記得關上了病房的門，于蓮在她的身邊，身子抖得像是篩糠一樣！

奔過來的人紛紛問：「甚麼事？甚麼事？」

沈大姐再鎮定，她的聲音也不由自主在發顫：「沒甚麼！沒甚麼事！」

奔過來的人雖然疑惑，但是由於他們無法看到房間中的情形，所以也只好疑惑。而且，在他們想來，也不會有甚麼大事，在一個隨時有人死亡的地方，還會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情呢？

第二章

連沈大姐的聲音，聽起來都在發顫，可知事情是多麼令人恐懼了。沈大姐在醫院渡過了二十多年，甚麼樣的事情沒有見過？

事實上，這時在值班室中的人，每一個全是經驗極豐富的人，包括了醫院的院長、警方的一位高級警官、一位頭髮已花白了的法醫、沈大姐、于蓮，還有幾個在醫院發生了非常事故之後，必須在場的人員。

那是在于蓮發出了尖叫聲之後不到一小時之後的事。沈大姐當時，用「沒有甚麼事」，令得其餘被于蓮的尖叫聲引來的人，使醫院的走廊，又回復了平靜之後，她也不由自主緊握著于蓮的手。

于蓮已經完全不能行動了，只是手扶著牆，整個人就像是一塊石頭一樣，然後，她是被沈大姐硬拖進值班室去的。那兩個年輕護士想問甚麼，沈大姐已嚴厲地道：「甚麼也別問！」

然後，她打電話給院長，院長到了之後，進十二號病房看了一下，面色變成像青蛙一樣的暗綠色，然後，用他發抖的手指，撥電報警，警方來了不少人，由高級警官高雲負責。

院長在高雲的耳際低語了幾句，看來精明能幹的高雲，現出了極怪異的神色來，他是一個人進十二號病房的，迅速退了出來，接著，是法醫進去，他們一起退到了值班室之中。

就是在值班室之中，當每一個人的神情都怪異莫名，驚駭之極時，沈大姐用發抖的聲音道：「經過情形，還是請于姑娘先說一說！」

于蓮發出了兩下抽噎聲，她已經嘔吐了兩次，可是這時，強烈的嘔吐感又襲了上來，她連忙用手按住了心口，用求助的眼光望向沈大姐，可是沈大姐卻轉過頭去，避開了她的目光。

高雲的聲音很低沉，語調相當快速，在警界，他的思路縝密，反應快速而著名，他盯著于蓮，道：「于姑娘，你是第一個發現……的，還是由你先說！」

于蓮一開口，聲音帶著她自己不能控制的哭音。她道：「我……我進了病房，

看到他用毛巾被蒙著……」

想起當時的情景，于蓮因爲顫抖而斷斷續續。當時的情景，她這一輩子只怕都忘不了，也只怕世上不會有比當時更恐怖的情景了！

（這時，于蓮的確是這樣想的，到後來，她才知道，會有更恐怖的情景！）

當時，于蓮一面嘆著氣，一面去揭開毛巾被來。當她去揭開毛巾被之際，她心中又是一陣凄酸。她並不後悔自己和郎英生之間發生了那段情。至少，在郎英生用那麼特別的方法，令得她和他之間，變成了那麼特別的一對戀人之際，郎英生看起來，還是十分健康的，是一個她心中一直在幻想著的愛人。

雖然郎英生瀕臨死亡，是意料中的事，但是事情來得實在太快了，當郎英生幾乎連轉動眼珠都有困難之際，于蓮仍然可以感到，在他充滿了死亡陰影的眼睛之中，仍然充滿了對她的那種近乎赤熾的愛。

于蓮緩緩揭開了毛巾被，心中已經千百遍在叫著她所愛的人的名字。

可是，當毛巾被揭開之後，她卻沒有看到郎英生。

于蓮先是怔了一怔，郎英生是不可能離床起身的，他的虛弱的身子，又不容許

他這樣做。而且，雖然有毛巾被覆蓋著，郎英生是在床上，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。那麼，怎麼會看不見他呢？

于蓮立時想到，郎英生一定是把身子蜷縮起來了，可能是有意想嚇她一下，郎英生本來就頑皮得像是一個大孩子，他怎麼有氣力縮起身子來呢？難道奇蹟出現，他眞有可能漸漸恢復健康了？

人在絕望的時候，往往會生出極度不切實際的幻想來，于蓮自然也不例外。她一面胡思亂想，一面把毛巾被更揭開了一些。

就在這時，她先看到了觸目驚心的一灘鮮血，在她還未曾弄淸楚，那灘鮮血是怎麼一回事之際，她看到了郎英生，不，不應該說她看到了郎英生，應該說，她看到了郎英生的身子。

郎英生的雙手交叉地放在胸口，仰躺著，身子在，可是……可是郎英生的頭，卻不在他的頭上，郎英生整個頭都不見了，頸子的斷口處，還有血在沁出來的，就是那一大灘鮮血！

郎英生整個頭不見了！

躺在床上的，是一具沒有頭的屍體！

于蓮整個人都被眼前的情景，驚駭得痲木了，她其實不是一下子就發出尖叫聲來的，她張大了口，想令自己的視線移開，不再去看床上的無頭屍體，她在這以前，絕未曾想到過，一個人的身體，沒有了頭部，會如此可怕！可是她連轉動眼珠的能力都沒有，她只能怔怔地望著冒血的頸腔，怔怔地望著沒有了頭的身體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她才能發出尖叫聲，她的尖叫聲雖然驚動了別人，可是在這時，她卻是全然聽不到自己的尖叫聲的。

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，發出尖叫聲，只是在極度的驚恐之下，一種本能的反應！

于蓮忍不住哭了起來，一面哭，一面仍然斷斷續續地道：「直到……沈大姐……摑了我一掌……我才有了知覺，太……可怕了，我……」

她無法再說下去，雙手捂住了臉，淚水還是自她的指縫之中，透了出來。

房間中沒有人反對「太可怕了」這句話，因爲他們也都看到過郎英生的無頭屍體，這也正是何以每一個人的臉色都那麼難看的原因。

高雲輕輕拍著于蓮的背，想說幾句安慰的話，可是當他想起床上躺著無頭屍體的那種可怖情景之際，作爲一個經驗豐富的警務人員，仍把不住要發抖，他還有甚麼安慰的話可以說出口的？

就在這時，法醫鐵青著臉，推門走了進來，跟在法醫後面的，是兩個警務人員，臉色也是一片青白。那兩個警務人員道：「到處都找過了，沒有發現！」

沈大姐本來已經尖利的聲音，這時聽來更是刺耳：「找甚麼？你們想找人頭？人頭，當然被那個人放在那隻黑箱子被帶走了！」

于蓮又發出一下呻吟聲來。那個人，那個人……是她把他帶到十二號病房門口的，當時那人一進去就把門關上，她就覺得有點異常，可是無論怎麼想，也想不到那人會幹出這樣可怕的事情來！

一臉精悍之色的高雲，雙眼之中也充滿了迷惘：「割下了一個人頭來帶走，有甚麼用處呢？」

沒有人回答得出這個問題來，高雲又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問：「將一個人頭切下來，要花多少時間？」

院長的聲音十分苦澀，醫院之中發生了那樣的怪事，作爲一個醫院的負責人，心中不知是甚麼滋味，當他接到沈大姐的電話，說有極重要的事，要他立刻趕來之際，他有點怪沈大姐大驚小怪，可是這時……

他用苦澀的聲音道：「那要看怎麼切法，劊子手在砍頭的時候，祇要一秒鐘就可以把人頭切下來了！」

高雲的眉心打著結，向法醫望去：「你檢查的結果怎麼樣？」

法醫一進來時，已經先一口氣喝了一大杯水，看樣子，如果那一大杯是烈酒的話，他也會一口氣吞下去，他定了定神，道：「我絕對可以肯定，那是一個第一流外科醫生的手法，切割得乾淨俐落，被切割下來的頭，一定保持著極度的完整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我所謂完整的意思是，在頭和身體被分開的部份，是經過小心處理的，血管、神經系統、氣管，一切和身體原來的聯系，都未曾亂，主要的血管，甚至還經過結紮的手續！」

院長本來也是著名的外科醫生，他立時問：「那是甚麼意思？」

法醫苦笑了一下：「不知道，或許……兇手是想保持一顆完整的人頭！」

高雲忽然揚了揚眉：「兇手？」

法醫道：「當然是，雖然被切下人頭來的人，至多還能活三天，可是那毫無疑問，是一樁謀殺！」

高雲再度現出迷惘的神情來：「誰會去謀殺一個三天之後一定會死的人呢？」

院長揮了一下手：「先別研究這個問題，唉！不知道怎樣通知病人的家屬才好，在醫院中的一個病人……的頭忽然被人切走了，醫院方面在事後才知道，唉……」

他唉聲嘆氣在說話之際，嚴厲地瞪了沈大姐一眼，充滿了責備。

沈大姐尖聲道：「是，我有責任，可是于姑娘的責任更大，于姑娘，說說你和病人的特殊關係！」

于蓮震動了一下，院長忙問：「甚麼特殊關係？」

沈大姐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曾看到過一幅裸體畫，是病人替于姑娘畫的！」

于蓮整個人像是被過度的擠搾之後，又陡然放鬆了一下，她實在無法忍受了，她整個人像是爆炸了開來一樣，用盡了她所能集中的氣力，叫了起來：「你這個心理變態的老處女！」

當時在這樣叫了一聲之後，她已到了可以支持的極限，任何人都有一個忍受的極限的，無法超越。于蓮尖厲的聲音還在空中蕩漾時，她已經眼前發黑，昏了過去。

于蓮昏過去沒有多久，就被送到了一間病房之中，在她接受了鎮靜劑的注射之後，睡著了，在她的病房之外，有兩個警員看守著。

警方有更多的高級人員來到，最後來到的是郎英生的父親，銀行家郎天誠。

這時，警方和醫院方面，已經達成了一個協議：由於事情實在太怪異恐怖了，如果公佈出來，不但整個醫院會陷入極度的慌亂之中，連整個社會，也可能因而人心惶惶。所以，祇要病人家屬同意的話，這件不可思議的，病人的頭顱，被人切下來帶走的怪事，應該保持極度的秘密。

在于蓮昏過去之後，警方人員、院長等人，還留在值班室，等候郎天誠的到

來，那兩個年輕的護士，一直縮在一角，不住發抖。

她們並未曾看到無頭屍體，但是卽使未曾看到，也可以感到恐怖的氣氛，在侵襲著她們每一根神經！所以，當她們向警方派來的繪圖人員，講述那個穿著寬大的黑雨衣，提著一隻大黑箱子的那個人的形貌之際，她們也在不住發著抖。

當那個人的繪像繪出來之後，那兩個年輕的護士一看之下，更是互相握著手，一起尖聲道：「是，就是他，畫得像極了！」

沈大姐在被于蓮罵了一句之後，一直臉色發青，不出聲，直到這時才道：「于姑娘陪他到十二號病房去的，他們走得很慢，還講了很多話！」

高雲深深吸了一口氣：「郎英生是一個畫家，于姑娘每天和他見面，他就算替于姑娘畫了一幅裸像，似乎不能證明兩人之間有特別的關係。」

沈大姐語音氷冷：「裸體像畫得十分傳眞，于姑娘身體上的特徵，全在畫像上，警探先生，當一個女人在男人面前赤裸身體，而她又不是職業模特兒，你怎麼解釋這種關係？」

高雲苦笑著，是的，怎麼解釋這種關係？可是，于蓮是護士，她是應該知道郎英生的病況，是無可救藥的，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呢？

高雲祇好承認自己對男女之間的事知道得太少，雖然他早已明白，男女之間的事，是最不能以常理來測度，是最變幻無窮，最不可捉摸，最不可解釋的！

當郎天誠走進值班室，看到有一些不相干的人，還有穿著高級警官制服的人在時，他不禁呆了一呆。他的神情看來極疲倦，臉色蒼白，可是在值班室中的那些人，看來並不比他好多少。

他進來之後，和他相熟的幾個人，略打了一下招呼，就向院長道：「早了兩三天，嗯？」

院長吞了一口口水，他明白郎天誠的意思是：郎英生的死，比預期早了兩三天。

如果郎英生是死於骨癌的話，問題就簡單得多了，而且看來，郎天誠也早已準備承擔喪失兒子的痛苦。可是現在事情卻不是這樣，而是郎英生的頭被人切走了！

院長眞不知道怎樣開口才好！

郎天誠又嘆了一聲：「讓我去看看他，唉！他是那麼可愛的一個孩子！」

值班室中所有的人，都互望了一眼，不由自主，都現出了古怪的神情來，即使是在極度的哀傷之中，郎天誠也感到事情有點古怪，他立時問：「怎麼啦？不要緊，我早知有這一刻，不論他的樣子多難看，他總是我的孩子，唯一的孩子！」

院長仍然不知道如何說才好，祇是不斷用手在他自己的臉上撫摸著。到了這種情形，郎天誠不但感到事情不對勁，而且明顯地起疑了！

他沉聲道：「有甚麼難以啓齒的事？」

院長震動了一下，高雲在這時候，咳嗽了一下，暫時解開了院長的窘境，他把那個人的繪像，遞到了郎天誠的面前，先介紹了他自己的身份，然後問：「郎先生，你認識這個人嗎？」

郎天誠顯得十分激動和憤怒，他連看都不看一下那畫像，一下子就推開了高雲的手，厲聲道：「我唯一的兒子死了，我沒有空來替警方做認人的工作，院長，請帶我去看我的孩子！」

高雲立時道：「郎先生，你必須看一看，因爲這個人和令郎的死，有極大的關

係！」

郎天誠的面肉搐動著，聲音變得十分低：「他……眞的死了！」他神情看來極度疲倦，長嘆了一聲：「我知道這時候把我叫到醫院來，絕不會是好消息。你們有沒有注意到？我一進來，就認定他已死了，可是心中總還存著億萬分之一的希望，眞可憐，明知那是不可能的。警官先生，你眞殘忍，把我心中億萬分之一的希望都毀滅了，因爲你是第一個告訴我，說我唯一兒子已經死了的人！」

郎天誠的那一番話，像是在喃喃自語一樣，可是所有人都屏住了氣息，聽他說著，沒有人去打斷他。郎天誠的話，把一個傷心的父親的心情表露無遺，聽得每一個人都心頭沉重！

高雲苦笑道：「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！」

郎天誠搖著頭：「不要緊，人……總是要死的，是不是？不過……他實在太年輕了一些。」

高雲堅持著：「請你看看這畫像，他和令郎的死，有極大的關係！」

他一面說著，一面轉過頭來，向那幅畫像，看了一眼，一看之下，他就陡然一

怔，盯著畫像，看了足有半分鐘之久，陡然激動起來，一伸手，抓住了高雲的手腕，厲聲道：「他！這個人！是不是如果不是他，英生還可以活著？可以活很久？回答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」

他一面問，一面望向院長，一臉希望有答案的神情。

院長緩緩搖頭：「祇不過相差幾天，郎先生，請相信我，祇不過相差幾天！」

郎天誠的聲音聽來尖厲而令人毛髮悚然：「幾天？」

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：「今早的檢查是，他體內的癌細胞，早已侵入了神經系統，他整個人……實際上已經死了，祇是在這樣的情形下，腦部的活動，還可以維持兩三天而已，郎先生，兩三天！」

郎天誠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問：「那麼這個人做了甚麼，使他早死了兩三天？」

院長的喉際，發出了「咯」地一聲響，高雲已問道：「郎先生，你見過這個人？」

郎天誠道：「是，我見過他兩次，兩次見面，相隔一小時，大約是在四個月之

前，我看一看——」

他自上衣的袋中，取出了一本小本子來，翻著道：「今天是十月三日，他……第一次來見我，是五月二十九日上午。這個人，化了灰也認識他，印象太深了！」

高雲望著郎天誠，幾個高級警官也一起望著他，等候他進一步解釋。

郎天誠停了片刻，像是在仔細回想當日的情形。

那個人來得極突然，作爲一間規模相當龐大的銀行董事長，接見客人，有一定的程序，大多數是事先約定的，絕少有不速之客，未經約定一定要見董事長的。

那個人卻是根本未曾約定，就要求見董事長。秘書還沒有向他解釋，董事長上午極忙，工作程序早就安排好了，他已經拿出一封信來，交給秘書，道：「請你把這封信送進去，我在這裏等他。事情極重要，他再忙，總有空看看他兒子給他的信的！」

董事長的兒子，患癌住院，這件不幸的事，銀行上下職員都知道的。秘書雖然覺得來人有一股說不出的怪異，可是一聽得他這樣說，倒也不敢怠慢。

郎天誠那時，正在參加一個十分重要的業務會議，女秘書走進去的時候，郎天

誠的眼光，顯然不是很讚賞，令得女秘書十分害怕，但是她還是把那封信，放在郎天誠的面前，彎下身，低聲道：「一個人拿來，說是令郎的信！」

郎天誠心中又是生氣，又是難過，郎英生入院不到兩個月，情況在迅速惡化，還有甚麼人來和自己開這樣的玩笑？可是，當他低頭一看，看到信封上的字跡，寫著「郎天誠先生」的字樣，正是郎英生的字跡，那是他極其熟悉的筆跡。

郎天誠心中十分奇怪，他先向所有人說了一聲「對不起」，然後，拆開了那封信來。

信內的字跡，也毫無疑問是郎英生的字，信十分簡單：

「爸，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，請立卽接見他！立卽！並且答應他一切金錢上的要求。兒英生。」

郎天誠更是莫名其妙，他每天都到醫院中去探視兒子，爲甚麼郎英生一直不向他提這件事呢？這些日子來，他也感到，郎英生的表現，有點異樣，可是異樣在甚麼地方，卻又說不上來。他祇以爲那是郎英生自知死期越來越近，所以才有異樣的神情的。

郎天誠的心中，充滿了疑惑，他望著那封信片刻，嘆了一口氣，那是他垂死的兒子的要求，他無論如何不能拒絕的。

所以，他雙手按著會議桌，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對不起各位，我要離開一會，會議暫停一下，我想，不會超過五分鐘，唉，事情和小兒有關！」

與會的人雖然感到訝異，但一聽事情和他患癌的兒子有關，自然沒有人反對。郎天誠離開了會議室，來到了會客室之中。

那個人坐在沙發上，神情像是十分焦切地在等待，一見到郎天誠進來，他就站了起來，指著郎天誠，語氣和神態，沒有半點禮貌的成份，道：「我們不會有太多的時間，所以請你聽清楚了，我說的事，要立刻辦！」

不知已有多久，沒有人和郎天誠用這樣的態度說話了，郎天誠怔了一怔，維持著禮貌：「先生貴姓大名，和小兒是甚麼關係？」

那人極度不耐煩的一揮手：「我告訴過你，沒有多少時間，每一分每一秒，都極度寶貴，你廢話作甚麼？祇管聽我要你做的事，照做，就行了！」

郎天誠強忍住了氣：「好，那麼你要求甚麼？」

那人揮著手：「在你的銀行裏，替我開一個戶口，隨便我要提多少錢，我開出去的支票，都不能退票。快吩咐你的手下去辦，我等著要支票簿！」

郎天誠怔住了，他一生之中，可以說從來也未曾想到過，竟然會有人向自己提出這樣荒謬的要求，他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反應才好。

可是在他發怔的短短十秒間，那人已十分不客氣地，把銀行董事長當作小厮一樣來呼喝：「你還站著幹甚麼？快吩咐你手下去辦事啊！」

郎天誠實在忍無可忍，由於唯一的兒子患了絕症，他的心情本來就極差，這時再被那人不但提出荒謬絕倫的要求，而且還對他呼來喝去，他陡然爆發出來，用盡了氣力呼喝道：「滾出去！」

他一大聲呼喝，幾個銀行職員，立時走了進來，連警衞也走了進來，郎天誠指著那人，又道：「滾出去，把他趕出去！」

兩個警衞立時來到了那人的身邊，那人現出十分驚訝的神情來，道：「要我出去？你沒有看郎英生的那封信？」

郎天誠因爲剛才的盛怒，而急速地喘著氣，他聽到那人提到了郎英生的信，心

裏又軟了下來，道：「你的要求太荒謬了，不可能實現，你走吧！」

那人卻一點也沒有走的意思，反倒有恃無恐，冷笑著：「碰到了像你這樣無知之徒，眞是討厭，你不知道時間有多寶貴，一點也浪費不起，你兒子的生命只有四個月了，你硬要浪費的話，我給你一小時，讓你到醫院去聽聽他的意見！」

郎天誠一聽得那人這樣說，心中不禁陡然一動，爲了患絕症的兒子，他不但特地從美國請了專家來醫治，而且也曾試過各種各樣的「治癌秘方」，從印地安人的巫術，到「治癌確實有效」的中國單方，他也曾把聲稱能用「神的力量」來醫治絕症的一些「神醫」，老遠地請來，替郎英生治療。

但是事實證明，那些人全一點用處也沒有，可是郎天誠的心中，總還有著一絲希望，希朝有朝一日，會有奇蹟出現。

這時，他看到那個人的態度則是這樣充滿信心，他不由自主，吸了一口氣，然後問：「先生，你……是一位……醫生？」

那人卻並沒有回答，只是揮著手，令他快到醫院去。郎天誠苦笑著：「那麼，至少請你說出姓名來，好讓他知道你是誰！」

那人傲然道：「那是世上獨一無二的，他知道，唯有我一個人，你去問他吧，他知道！」

郎天誠轉身，吩咐了他的秘書，去通知開會的人，會議延後舉行，雖然他明知自己這樣做，可能對銀行的業務造成相當大的損失，但是爲了患了絕症的兒子，他必須到醫院去一次。

那人已不再理會郎天誠，像是他早已知道郎天誠一定會照他的吩咐去做一樣，自顧自坐了下來，當郎天誠還想和他說話之際，他臉上所顯示出來的那種不耐煩的神色，竟令得郎天誠不敢再開口，轉身向外就走了出去。

郎天誠用了極少的時間，就趕到醫院，日班的值班護士，他是很熟悉的了，他也來不及向她們打招呼，就來到病房門口，推門而入。

當他推門進去的時候，看到郎英生正坐著，用顫抖的手，在畫著。郎英生和入院時已經大不相同，明顯的瘦削，臉色蒼白得可怕，可是他的精神狀態，看來卻十分旺盛，這正是使郎天誠感到奇怪之處。

郎天誠向那幅素描看了一眼，看出那是一個側臥著的裸女像，郎天誠的聲音聽

來相當啞，他在郎英生對面坐了下來，道：「英生，有一個人，拿了你的一封信來找我——」

郎天誠話還沒有講完，郎英生陡然現出十分興奮的神情來，「啊」地一聲：「他來了！」

他可能是由於太興奮了，一面說著，一面想迅速地站起來，可是卻忘了他的腰際，箍著十分堅硬的一個箍，所以當他有急速站起的動作之際，結果是非但不能站起來，還令得他產生了一陣劇痛。

郎天誠忙過去扶住了他，郎英生喘著氣，抓住了他父親的手腕，問：「爸，你答應他了？」

郎天誠吸了一口氣，扶著郎英生坐了下來，才道：「你知道他提了甚麼要求？」

郎英生陡然激動起來，甚至連他蒼白的臉頰上，也現出了一團紅暈，他喘著氣道：「不是他提要求，是我……是我……要求他……要求他……不論他怎麼說，答應他，答應他！」

郎天誠神情異常苦澀，一個將死的兒子，這樣說，實在是無法拒絕的，可是那人的要求，……郎天誠嘆了一聲：「英生，那人……他要我給他開一個無限制可以提款的戶頭！」

郎英生在那一剎間，所表現出來的激動，是郎天誠從來也未曾見過的，他陡然叫了起來：「錢！你把錢看得比我還重要？」

郎天誠也激動起來，同時感到一陣心酸，他也厲聲道：「你說出這種話來，我就該打你兩個耳光！」

郎天誠不由自主，已經落下了淚來，郎英生忙伸手握住了他的手，身子發著抖，道：「爸，是我說錯了，你答應他，不論他用多少錢，我只能告訴你，他用去的每一分錢，都是爲我而用的！」

郎英生的話，令郎天誠的淚水湧得更急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問：「孩子，那人是甚麼人？」

郎英生喘著氣：「爸，現在……我不能告訴你，日後我會對你說！」

郎天誠半轉過頭去，他不想讓他兒子看到他的那種痛楚的神情。

「日後會對你說！」

對別人來說，這是一句十分普通的承諾。可是對郎英生來說，這卻是一個十分殘酷的諷刺。

「日後」，他還有多少日子？

當然，郎天誠絕不會把這句話問出來，他只是一面抽出手帕來抹著眼淚，一面道：「好，我照他吩咐的話去做就是，你放心，我答應他！」

郎英生聽得父親這樣說，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雙手把父親的手握得更緊，身子也抖得更劇烈，他語聲之中，帶著激動的哭音，道：「爸，事情不可能再壞的了，是不是，不可能再壞過現在的了，是不是？」

郎天誠才抹乾的淚水又湧了出來：「孩子，別那麼說，別那麼說！」

作爲一個哀痛的父親，他實在無法說別的話。郎英生也抽噎著，斷續地道：「我……本來……倒並不留戀生命，可是……意外發生了，我突然感到生命的可愛……就算再惡劣……我想……活下去！」

郎英生的每一句話，都像是尖刺一樣，在刺著郎天誠的神經，這時，他雖沒有

聽出郎英生話中的特別的含義，只以爲不想死，是每一個人都如此的，如果他當時不是那麼哀傷，他只要仔細想一想，就可以發現郎英生那幾句話，和他的性格是不符的，一定是有甚麼事，令他有了這種突然的轉變。

當檢查證明他患了骨癌之際，郎英生有過一個短時間的震愕，但是他立時淡然笑著：「如果我很快就會死，那也不算甚麼，人生本來就是極短促的，多幾十年和少幾十年，那算不了甚麼。」

那並不是他故意裝出來的「淡然」，而眞正是他性格的表現。

郎天誠一直心中唯一可以自慰的也只有這一點：郎英生本身，對生命看得很淡。可是現在，郎英生卻表現了他對生命的那樣留戀！

郎天誠自然想不到，那是由於郎英生在僅有幾個月生命的情形下，會那麼熱切地愛上了一個女孩子！那麼奇異的愛，突如其來的愛，甚至於連男女雙方，當事者也無法解釋的愛，旁觀者更是全然無法理解的愛，使得郎英生對他的生命，留戀了起來！

郎英生自己知道自己的病況，他早已準備坦然接受死亡的來臨，他甚至和主治

醫師商量過，如果癌症到了迅速惡化的時候，會給他帶來巨大痛楚的話，那麼，他絕對不要拖延到最後一天，而一點都不介意醫生提早結束他的生命。他在這樣說的時候，甚至還是笑著說的。

可是，現在，他卻願意在最惡劣的環境之中活下去，活著，才能有于蓮的愛，才能聽到她的聲音，才能感覺到她的觸撫，才能看到于蓮俏麗的臉，看到于蓮令人氣都喘不過來的胴體。

郎天誠掙扎了好一會，才問道：「那個人……能令你活……下去？」

郎英生並沒有立時回答，只是又抽噎了幾下，才道：「爸，別問了。」

郎天誠陡然想起了那人的話：一分鐘一秒鐘都不能浪費！他想到，那個看來如此神秘的人，如果眞能創造甚麼奇蹟的話，別因爲自己的躭擱而壞了事！

一想到這一點，他十分不情願地站起身來，抹了抹淚，使他的外表又回復了威嚴，和郎英生作了一個手勢。郎英生點著頭，他急匆匆地離開醫院。

當他回到銀行，在會客室中，那人的神情更不耐煩，郎天誠大聲吩咐職員：「快，替這位先生，開一個無限制的透支戶頭！」

職員感到錯愕，但是是董事長的吩咐，當然不敢怠慢，忙來到那人身前，道：「先生，請跟我來辦理手續！」

那人陡然怒吼起來，「辦甚麼手續，拿支票簿來，我留一個簽名式就行了！」

職員無助地望向郎天誠，郎天誠道：「就這樣！」

職員不敢再說甚麼，不到三分鐘，支票簿到了那人的手中，那人留下了一個看來是一團糟的線條的簽字，沒有說多一句話，就走了！

郎天誠一直不知道那個人是甚麼人，從此以後，也沒有再見過他。

當然，郎天誠曾多次，想在郎英生的口中，探出那人是甚麼人來，可是也沒有結果。而且，郎英生的情形迅速惡化，連講話的能力都在衰滅，郎天誠心中，最後的希望也幻滅了。

郎天誠盯著畫像，講完了他和那人見面的經過。高雲壓低了聲音問：「那麼，那個人在他的戶頭中，一共提取了多少錢？」

郎天誠道：「我一直有注意，前後，一共只有三張支票，加起來是一千萬英鎊，不算太多。」

在場的幾個人，都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氣，一千萬英鎊，對郎天誠來說，當然「不是太多」，但那實在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了。

高雲站了起來，搓著手：「有那麼多的資料，一定可以找到那個人的！」

郎天誠也跟著站了起來：「為甚麼一定要找他？他做了甚麼？」

高雲望向郎天誠，緩慢地道：「那人……在昨天晚上，把你兒子的頭切了下來，帶走了。」

郎天誠眨著眼，高雲的話說得再清楚也沒有，可是由於話的內容實在太怪誕了，一下子不容易聽得懂。高雲嘆了一口氣，又重複了一遍。

郎天誠仍然不明白，繼續眨著眼，然後，他陡然叫了起來：「甚麼？你說甚麼？」

從他尖叫了一聲之後，情況十分混亂，院長、高雲，幾個人，花了足足十多分鐘，才使郎天誠略為鎮定了下來，也弄明白了發生了甚麼事。他不住喃喃地道：「為甚麼？為甚麼？」

高雲沉聲道：「只有找到那個人，才會有答案！」

郎天誠滿頭滿臉都是汗，他身子搖晃著，看來要很困難才能維持重心，他道：「讓我去看看他！」

院長和高雲互望了一眼，院長苦笑著：「郎先生，我建議你不必去看他了！」

郎天誠叫了起來：「他是我的兒子！」

院長神情更苦澀：「是，可是你現在去看他，是……沒有意義的……他的頭……不見了……並不是說那是一個十分可怕的現象……而是人的身體，全是沒有多大分別的，他的頭不在了……不看……也罷……」

郎天誠急速喘著氣：「人……的頭部……決定了一切，人頭不見了……」

他聲音哽咽得無法再說下去，院長來到了他的身邊，道：「郎先生，由於事情實在太怪異了，所以，院方和警方，都決定嚴格保守秘密，不知道你的意思怎樣？」

郎天誠的神情，極度茫然，只是喃喃地道：「我再也看不到他了！一個人的身體……是沒有意義的，他的頭……不見了！」

院長連問了好幾遍，郎天誠才嘆了一聲：「隨便你們吧……英生會說事情不會

再壞，可是……現在，事情眞是更壞了，是不是？」

所有人都用極度同情的眼光望著郎天誠，但是沒有人開口，對著這樣傷心的一個人，還有甚麼話可以說呢？高雲呆了片刻，道：「我還有一些話要去問一問于姑娘，然後，立時展開行動，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到那個人的！」

郎天誠有點失魂落魄地問：「于姑娘……她的名字叫于蓮？」

沈大姐一聽，立時發出了一下冷笑聲，高雲馬上問：「是，怎麼樣？」

郎天誠搖了搖頭：「一個多月前，我來看英生的時候，英生的……情況已經很壞了，他望著我，目光散亂，像是認識，又像是不認識，口中喃喃地在說著話，我用心聽著，由於他提到了那個人，所以我對他那一番話，印象很深刻。」

高雲問：「他說了甚麼？郎先生，他說的每一句關於那人的話，都會是重要的線索！」

郎天誠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那天，這是他自那次之後，第一次提到那個怪人，他說：『怎麼還沒有來見我？他……難道是騙我……』」

郎天誠望著兒子，心中極難過，郎英生的話，聽來已經像是夢囈一樣。他嘆了

一聲：「誰還沒來見你？孩子，不會有人騙你的。」

郎英生的口角牽動了一下，發出來的聲音很微弱：「最開始的時候，也是他來找我的。我根本不信他的話，而且，生死我看得很淡，死亡隨時來臨，並不能令我感到甚麼失望和恐懼……」

郎天誠握住了他兒子的手，像是在哀求：「別說了，別說了！」

可是郎英生像是完全沒有聽到一樣，只是自顧自說下去：「那是我自己也想不到的事，眞想不到，會有于蓮這樣可愛的人，世上會有那麼可愛的女孩……」

這是郎天誠第一次聽到于蓮的名字，而且也知道，這個于蓮，在他兒子心目中，是一個世界上最可愛的女孩子！郎天誠知道自己兒子的生活一直浪漫，有很多女朋友，他絕想不到，那會是郎英生生命只剩下幾個月時才認識的女孩子。

郎英生嘆著氣，他的嘆息聲聽了，使人心頭像是壓著鉛塊一樣，他仍在說著：

「她……使我知道，活著，原來可以那麼快樂！」

郎天誠聽出這個女郎，在他兒子的心目中有著異乎尋常的地位，他正想詢問時，郎英生卻又提起那人來：「那……人怎麼還不來？他……用了多少錢？怎麼他

……還不來？我日子已經不多了……」

事情和兒子的生死有關，郎天誠當然顧不得再去想那個女孩子的事，他忙問：

「那人究竟是甚麼人？你等他來幹甚麼？」

郎英生自顧自道：「他答應……來的……他答應過的……答應過的……」

第三章

郎英生講到這裏，突然發出痛苦呻吟聲來，顯然，致命的痛楚又開始折磨他，郎天誠顧不得再說下去，忙召來了值班護士，替他注射止痛針。在接受了注射之後，郎英生沒有再說什麼。

從那次之後，郎天誠也沒有再聽郎英生提起過那個人，和那個女孩。

高雲用心聽著，神情驚訝：「照這樣說，這個神秘人物，還是令郎邀請來的！」

郎天誠苦笑：「我不知道，倒是那位于姑娘——」

高雲釘著問：「你兒子要那個人來幹什麼呢？」

郎天誠搖著頭，表示不知道，沈大姐立刻地道：「或許就是叫那人把他的頭切下來！」

院長立時瞪了沈小姐一眼，沈大姐的嘴角，擠出不屑的笑容，語言毫不留情，

向著郎天誠，道：「我相信那位于姑娘，替令郎提供了不少娛樂，嘿嘿，向一個垂死的病人做這種事，明知道不可能有結果，還那樣子，眞是……眞是……不知道是什麼世界！」

郎天誠對沈大姐的這番話，不是十分明白，他望向別人，想尋求答案。

高雲小心地道：「沈姑娘的意思是，令郎在進入醫院之後，開始和于姑娘戀愛。」

郎天誠激動起來：「如果眞有這樣的情形，我會好好謝謝這位姑娘！」

沈大姐冷笑：「或許，這正是這位姑娘的目的！」

郎天誠望向高雲，並不理會沈大姐，高雲道：「她剛才支持不住，昏了過去，現在應該醒過來了，我們一起去看看她！」

郎天誠又嘆了一聲，和高雲一起走了出去。他們離開之後，院長十分威嚴地吩咐：「聽著，今晚發生的事，絕不能洩漏出去！」

一個高級警官道：「遇害人的屍體已經包紮好，要運到由警方監管的殮房去！」

院長揮著手：「唉，最好勸郎先生，趕快把屍體火化了吧！」

沈大姐補充了一句：「無頭屍體！」

沈大姐的聲音本來就不怎麼動聽，這時聽來，更是令人寒毛直豎，院長皺著眉，可是他又不能阻止，因爲沈大姐說的是實話，郎英生的屍體，是無頭屍體！

在病房中，于蓮半躺在病床上，她的臉色極其蒼白。一見到了她，郎天誠就有印象，曾在醫院中見過她幾次。

他急不及待地道：「于姑娘，聽說你和英生——」

于蓮搖頭，望向天花板，這樣的姿勢，可以使淚水比較難落下來，她的聲音很哽咽：「郎先生，他……死了，不必再提了，眞的，求求你，不必再提了！」

于蓮的懇求，聽來是那樣凄然，令得人無法拒絕，郎天誠只好嘆了一聲，不再問什麼。

高雲詳細地向于蓮問著那人來的時候和離去之際的情形。他不斷再問：「那人的黑箱子有滋滋聲發出來？照你看，他是不是就將人頭放在那黑箱子中？」

于蓮的臉色更慘白，她的聲音變得尖厲：「請別再問了，我要離開這裏，我再

也不會到……這裏來，我要離開這裏！」

她一面說，一面站了起來。高雲嘆了一聲：「于姑娘，這是一樁怪異莫名的兇案，兇手可能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人物，警方必須找到那個人！」

于蓮走向門口：「那就快去找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人是甚麼人！」

于蓮像逃一樣地逃了出去，回到了值班室，在值班室門口，院長恰好走出來。于蓮顫聲道：「院長，我辭職！」

院長頓了一頓：「好，可是今晚的事，在未曾水落石出之前，希望你別對任何人提起！」

于蓮搖晃著走進值班室，來到了她自己的桌子之前，拉開了抽屜，用發抖的手，把她私人的東西取出來。沈大姐在一旁，用冰冷的眼光望著她，突然問坐在一角的兩個年輕護士道：「噓，你們有沒有聽過『波文的燈光』的故事？愛不愛聽？」

那兩個年輕的護士還沒有回答，沈大姐已經道：「在十八世紀，美國有一個鐵路工人叫波文，負責檢查路軌，有一天晚上，他發現一段路軌損壞，而且一列火車

正隆隆駛過來。波文連忙站在損壞了的路軌之前，大力搖著手上的燈，可是列車並沒有停止，還是直駛了過來，撞中了波文，把他的頭，撞得整個不見了！」

兩個年輕護士現出厭惡的神色，沈大姐卻盯著于蓮，繼續說下去：「此後一百多年，有很多很多人，還偶然可以看到路軌上，有燈光在移動，人家都說，波文還提著燈，不過不是在警告什麼，而是希望能找回他失去的頭來！」

兩個年輕護士不約而同，發出了一下驚呼聲：「太過份了！」

沈大姐發出冷笑聲：「很恐怖，是不是，別忘記，我本來就是一個心理變態的老處女！」

于蓮一直沒有說什麼，只是把一些東西，放進一個手提袋中，抓起了手提袋，向外走去，到了門口，她才停了一下，轉過身來，直視著沈大姐：「我可憐妳，妳眞可憐，一輩子，別說被人愛，連愛別人的機會都沒有，眞可憐！」

沈大姐臉色發綠，在她還未曾想到用什麼最刻薄的話去回罵之際，于蓮已經走了出去，來到了電梯門前，沈大姐突然瘋了一樣衝出去，就在電梯門口，她大聲嚷著：「你有愛！」

于蓮道：「是的！」

沈大姐惡毒地笑了起來：「人頭可能是你割下來的，做成標本，放在被窩裏，也可以——」

沈大姐並沒有講完，電梯門打開，于蓮向她投以一個憐憫的眼色，進了電梯，沈大姐望著合上了的門，張大口，喘著氣。

她寧願于蓮回罵她，而不要于蓮可憐她！可是，于蓮只是可憐她！她知道自己眞是值得可憐，不但沒有被人愛過，連愛別人的機會都沒有！

事情不像高雲想像那麼容易。

有那麼多線索，要找那個人，應該不是什麼難事。可是足足十天，卻一點頭緒也沒有，那個人自從提了那隻黑色的箱子，離開了醫院之後，就像是消失在空氣之中一樣，再也找不到了！

高雲的確掌握到了不少線索，他查出，那個人開出一張相當數字的支票，是付給一家航空貨運公司，作爲貨運的運費，據貨運公司稱，那是十多隻極大的木箱，木箱中的貨物，據報是「運動器材」。

可是，那些貨物被運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都不知道。貨運公司的職員說，是那個人自己駕著小貨車來運走的。而且，那個人顯然是有意要使他的行蹤不爲他人所知，他花的其餘的錢，全是從銀行之中，提取現款的。他用現款，就無法追查他用那些錢去買了什麼。

見過那個人的人相當多，而且，幾乎人人一看到繪像，就立即說：「就是他，這個人的樣子很怪！」

可是，自從那天晚上，那個人離開了醫院之後，卻再也沒有人見過他。

警方和醫院方面，都嚴守秘密，而郎英生患了絕症的事，又是人家早已知道了的，所以郎英生最後，是死於頭顱切割下來，由於實在太怪異，也根本不會有人想得到，所以，在喪事舉行的時候，顯然沒有「瞻仰遺容」，也沒有什麼人表示懷疑。

郎天誠用了最好的方法，來保存屍體，希望能在找到了郎英生的頭部之後，再和屍體合起來。

在葬禮進行時，由於郎天誠的堅持，在不到半個月之中，顯著瘦削了的于蓮參

加了，當于蓮望著靈堂上郎英生的遺像，想起自己和郎英生之間，來得那麼突然的一段愛情，她只感到自己整個人，變成了模模糊糊的一團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，也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。

她唯一能做的事，就是回憶。事實上，她那種情形，甚至不是回憶，只是過去的事，不斷湧向她的腦際。郎英生第一次見到她時的眼光……郎英生畫她的半裸像……她解開了自己衣服的鈕扣，把女孩子驕人的胸脯，赤露在他的面前，而他是那麼瘋狂地吻著，咬著……郎英生的身子，那時還是活生生的，病房中充滿了春意，當郎英生驚訝著她還是處女的時候，她把自己的臉，緊緊地埋在郎英生的脅下。

這一切，都過去了嗎？還是根本未曾發生過？于蓮有時候，甚感到極度的迷惘。有時，她會從熟睡中突然驚醒，有時，沈大姐惡毒的笑聲，彷彿就在她的身際縈廻，沈大姐所說的那個「波文燈史」的故事，更令得她一次又一次冒出冷汗來。

在靈堂上，于蓮只是望著郎英生的相片，從相片看來，他是那樣惹人喜歡，足可以使一個女孩爲他做出任何事。于蓮一點也沒有後悔自己和郎英生之間的事。她不去看棺木，是因爲她知道，棺木中躺著的屍體，是沒有頭部的。一個沒有頭的身

體。

高雲也自始至終，和他的一個手下，參加了喪禮。高雲已可以肯定，那個人和郎英生是早已相識的，所以希望他會在喪禮中出現。

高雲的那個手下，年紀很輕，人很靈活，他對于蓮很感興趣，曾偷偷問高雲：「這女孩子，據說是死者證實患了骨癌之後才認識的！」

高雲順口應著，那手下又道：「患了絕症的人，也會有女孩子去愛，眞怪，這女孩人倒長得動人，會不會心理有點不正常？」

高雲仍然不加理睬，可是那手下還在喋喋不休：「他們在醫院工作的人，不會怎樣害怕屍體，要是她眞是心理變態，可能會割下愛人的頭來，永遠保存在身邊也說不定！」

高雲有點惱怒：「你別胡說八道好不好？她是一個護士，哪有那麼大的本領，把一個人的頭切下來。」

那手下不肯認輸：「她自己不動手，可以請人動手啊！」

高雲悶哼了一聲，心卻想：「這倒也不是沒有可能，應該多注意于蓮的行

動！」

當他這樣想的時候，他自然而然，向于蓮看去。他看到于蓮坐在椅子上，怔怔地望著郎英生的相片。就在這時，有一個看來像是殯儀館的職員，來到了于蓮的身邊，低聲不知說了一句什麼，于蓮的身子震動了一下，神色惘然地站了起來，跟著那職員，一起走了出去。

高雲忙對他手下道：「看看去，她去幹什麼！」

那手下連忙跟了出去，于蓮走路的姿態十分動人，她心情在極度哀傷和迷惘中，根本不會存心使自已看來動人，但是她體態自然有一股撩人的味道。

那手下出去之後，高雲繼續留意靈堂中來往的人的動態，他知道那個人的可能性極微，但是他還是更耐心等下去。警務工作，有時是十分乏味的，高雲不禁打了一個呵欠。

那手下很快就回來，道：「她去聽電話！」

高雲「嗯」了一聲，聽電話，那是不值得注意的小事！他也沒有再去追究。

一個電話，當然極可能是一件小事，現代在都市中生活的人，哪一個不是每天

都在聽電話的？可是，一個電話，也可能是驚天動地的事，那要看這個電話的內容而定，不能一概而論的。

當那職員走過來，告訴于蓮說有一個電話找她之際，她震動了一下。可見她整個人已經迷惘麻木不能去進一步想：誰會打電話到這裏來找我呢？她只是機械地站了起來，向外走去。

電話是打到辦公室去的，于蓮進了辦公室，拿起電話來，剎那之間，她感到身上一陣發熱，手一鬆，電話聽筒「拍」地一聲，跌到了桌上，把坐在桌子後面的一個職員，嚇了一大跳。

這些情形，高雲的那個手下，並沒有看到。那手下只看到于蓮拿起電話，他就認爲那是小事一樁，就轉身離開去了。

桌後面那個職員，被電話聽筒落在桌上的聲音，嚇了一大跳，抬起頭來，向于蓮看去，他看到于蓮的神情，驚駭欲絕，而且，在驚駭之中，還帶有極度的憤怒。

那職員說道：「小姐，你怎麼啦？」

于蓮指著電話聽筒，喉間發出一陣「格格」的聲響，講不出話來。那職員道：

「電話是一個男人打來的，一定要我們找你來聽，怎麼？有什麼不對？」

于蓮沒有回答，一個轉身，像是逃一樣地逃了出去。那職員大感不解，拿起電話來聽，對方已經把電話掛上了，傳來的是一陣「胡胡」聲。

于蓮奔出了辦公室的門口，只覺得天旋地轉，她扶住了墻，喘著氣，腦中仍然在不斷嗡嗡作響。

剛才，當她拿起電話來的時候，自電話中傳出來的，竟然是郎英生的聲音，而且，講的那句話，也只有郎英生會講的。雖然聲音聽來很嘶啞，但郎英生病到後期，聲音本來就是嘶啞。

是的，就是郎英生嘶啞的聲音，當于蓮一拿起電話時，就從電話中聽到了：「蓮蓮，我愛你！」

蓮蓮！郎英生一直是那樣叫她的，世界上也只有郎英生這樣叫她！

當于蓮乍一聽到這句話的時候，她整個人像是一支被點燃了的蠟燭一樣，轟地一下燃燒了起來，全身發熱，她幾乎要脫口而出：「我也愛你！」

但是，她立即想到，郎英生已經死了！當她一想到這一點之際，她感到極度的

驚駭，可是在不到一秒鐘之間，她的驚駭已經變成憤怒，太過份了，開這種卑鄙玩笑的人，簡直不是人！

那一定是沈大姐的惡作劇，眞的太過份了！

于蓮扶著牆，在她的面前經過的人，似乎一個個都變成了模糊的影子，她咬緊牙關，告訴自己，不要昏過去！不要昏過去！

就在這時候，那職員又來到她的身前，道：「于蓮小姐，又是你的電話，說是有極重要的事，一定要你去聽，一定要聽！」

于蓮定了定神，她已經想說：「我絕對不聽」的了。可是當她想到，惡作劇者的目的是想戲弄她，可是由於模仿的聲音太像了，就像是眞的郎英生的聲音一樣，那句「蓮蓮，我愛你」，再聽一千遍一萬遍也不會厭，又何妨再去聽一次？

她在刹那之間，改變了念頭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又走回辦公室中，抓起了電話來。

可是，這一次，她聽到的卻是一個相當柔和的男人的聲音：「于小姐，還記得我嗎？」

于蓮又震動了一下，她怎麼會不記得，那聲音，她當然記得，就是那個切走了郎英生頭顱的那個人！于蓮的腦際，像是有東西梗塞著一樣，要等那個人再問了一次，她才困難地道：「記得……你……先生……你幹了那麼……可怕的事！」

那人的聲音有點激動：「可怕？你別那麼早下結論，于小姐，今天晚上，請你在雲飛路的轉角處等我，九點正，絕不能遲到，而且，千萬千萬不能把這個約會說給任何人聽。」

于蓮發出了一下如同呻吟一樣的聲音，她正想問什麼，那邊的電話已掛上了。

于蓮慢慢地回到了靈堂，當她一走進靈堂之際，她向高雲望了一眼，心中在想：要不要告訴他呢？和一個殺人兇手，而且用那麼可怕方法殺人的兇手會面，是一樁十分危險的事。

而且，警方正盡一切努力在找那個人，是不是該講給高警官知道呢？

但于蓮立時把視線移了開去，她決定自己一個人去赴約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最多，讓那個人把自己的頭也切下來！

于蓮在極度的哀痛和迷惘之中，想法已和普通人大不相同了。

她在下午六時左右離開，回到了她獨居的住所，放了一浴缸熱水，把她自己，浸在熱水中。她想的是，那人要見自己，是爲了什麼呢？如果他忽然要把郎英生的人頭還給自己，那……自己有勇氣面對麼？曾經是一個活生生的人……可是……現在卻——

也不知道是由於水蒸氣還是淚水，于蓮覺得自己的視線，越來越見迷糊。

她在八時四十七分，就到了雲飛路的轉角處，下著雨，路上的行人極少，偶然有一輛車子駛過，在濕滑的路面上，發出一陣吱吱聲。

九時正，一輛車子轉過轉角，在她的面前停下，車門打開，在車中傳出了那柔和的聲音：「于小姐，請上車，快，我的行動，需要保持極度的秘密！」

于蓮自己，也爲自己的大膽和鎮靜，感到驚訝，她一面進了車子，一面道：「當然，因爲你是一個殺人兇手！」

她一進車子，才坐下，車子已經開動，那個人駕著車，轉過頭來，向于蓮望了一下：「我，看起來像是殺人兇手嗎？」

于蓮在他望過來之際，不由自主，縮了縮身子。但是她立卽想到，自己害怕的

動作，是多餘的，既然已經上了那人的車子，就該甚麼都不怕才是！

她一想到了這一點，立時鎮定了許多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：「像不像不是主要的問題，你做了那麼可怕的事，把他……他的頭切了下來……那是爲了甚麼？」

于蓮雖然竭力使自己鎮定，但是在說到「把他的頭切下來」之際，聲音還是忍不住發顫。

那人聽了于蓮的責問之後，好一會不開口。這時，車子已經駛向通往郊區的公路上，四周圍十分黑暗，也十分寂靜，于蓮又不由自主，感到了一股寒意。

過了一會，那人才緩緩地道：「最早，是我要求把他的頭切下來，可是，他不肯答應……」

于蓮聽得那人說，眞不知是笑好，還是哭好！這算是甚麼話！我要把他的頭切下來，他不肯答應！有誰會肯答應把自己的頭讓人家切下來的？這甚至於不能算是一個笑話。

然而那人的神情卻十分嚴肅，絕不像是在說笑話，他繼續道：「後來，是他要求我把頭切下來的。」

于蓮心中一片迷惘：郎英生爲甚麼要那人把自己的頭切下來呢？這是怪誕到了沒有答案的要求！

而就在這時，那人又向于蓮望了一眼，道：「他是爲了妳，因爲他認識了妳，在他不應該對任何女孩子產生愛情的狀況下，他愛上了妳，除了這樣做之外，他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！」

于蓮聽得莫名其妙，她實在不知道那人這番話，是甚麼意思。每一句話她都聽得懂，可是整番話的含義，她卻一點不明白。

她想發問，可是那人在自顧自說下去：「那眞不是容易的事，他的生命只剩下那麼短，而我所要做的事又那麼多，眞是每一分鐘，都可以使一切的努力，成爲泡影，時間眞是太緊迫了，總算——」

那人一口氣講到這裏，吁了一口氣，看他的神情和語氣，像是一切困難，都已經過去了一樣。

于蓮感到在那人的身上，罩著一層神秘的濃霧，全然無法令人看得透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，也無法知道他做了那麼可怕的事，究竟是爲甚麼！

她又勉力定了定神，低嘆了一聲：「其實，把你當作殺人兇手，是很不公平的，因爲他……任何人都知道他，最多還只能活兩三天！」

那人的回答，卻出乎于蓮的意料之外：「是啊，危險萬分！他要是死了，就甚麼都完了！」

于蓮心中的疑惑，已到了極點，這種疑惑，甚至令得她連恐懼都消滅了，她不由自主提高了聲音：「你究竟是甚麼人？你說是他要求你這樣做的，又說……是爲了我，請你說明白一點，不然，世界上不會有人相信你的話！」

那人笑了一下，在他笑的時候，他看來更是詭異莫名，他道：「不但世界上沒有人相信我的話，而且，世界上也沒有人會相信我做的事！」

于蓮疾聲問：「你做了甚麼？」

那人緩緩搖著頭：「我做了甚麼，現在講了，你也不會相信，妳等一下就可以看到，到妳看到的時候，妳就會相信了！」

于蓮挪動了一下身子：「你約見我，目的就是爲了讓我看你做了甚麼？」

那人點著頭，臉上帶著一種十分滿足、自傲的神情。

于蓮悶哼了一聲：「你殺了他，把他的頭切了下來，還會有甚麼好事做出來？」

那人並不發怒，只是望著于蓮，笑了一下，繼續駕車。于蓮又問了他幾句，可是那人卻不再說一句話，只是將車子在寂靜的公路上，駛得飛快。

于蓮儘量忍受著心中的疑惑和不安，思緒亂成了一片：那人把郎英生的頭切了下來，是不是製成了標本了？還是根據郎英生的臉型，做了一個和眞人一樣的蠟像？如果那個蠟像，做得精緻和眞人一樣的話……

于蓮想起那段如夢幻一樣，短暫卻照亮了整個心靈的戀情，手心不由自主在隱隱冒汗。

車子終於停了下來，于蓮向外看去，看到那是一列相當精緻的小洋房。在郊區，這種小洋房羣相當多，大多數喜歡郊區生活的人，會住在這種小洋房中，每一幢房子都是獨立的，房子和房子之間，有著相當的距離，可以把鄰居可能帶來的干擾減到幾乎等於零。

車子在最左首的一幢門口，略停了一停，遙控的車房門打開，車子直駛了進

去，車房的門，又自動關上。

那人下了車，于蓮也打開了車門，跟著那人向一扇門走去。那人來到了門前，轉動著數字鎖，在他推開門之後，他的神情，變得極度的嚴肅，盯著于蓮，半響不說話。

于蓮在他的目光的逼視之下，心頭怦怦亂跳。好一會，那人才道：「于小姐，等一會妳所看到的情形，一定會令妳極度震驚，我要先請妳有心理準備，保持鎮定。」

于蓮苦笑了一下：「在我……我看到了他的無頭屍體之後，我……不認爲世上還會有甚麼再令我害怕的事了！」

那人喃喃說了一句十分低的話，于蓮沒有聽清楚，他已推開了門。那屋子顯然經過改建，從車房推門出去，經過了一個短短的通道，就進入了屋子之中，屋中陳設十分簡單，但也可以看得出，那是一個起居室。

他們經過了起居室，向下走了幾度樓梯，那個空間，應該是一個餐廳，但這時卻堆滿了木箱，有幾個木箱打開著，是空的，有幾個木箱，還有一具器材在箱子裏

面，以于蓮的知識看來，那像是一些醫療器材。

經過了餐廳，那人又用數字鎖打開了一道門，有一道樓梯通向下面的地下室。那人向下走了下去，同時，向于蓮拉了拉手，示意她也照著下來。

于蓮在這時，感到了一股寒意。她和那人的約會，完全沒有人知道，而這裏又是那麼冷僻，到了地下室，那人不論做甚麼事，都不會有人知道！自己是跟他下去呢？還是在最後關頭離開？

她並沒有立時踏下通往地下室的樓梯，猶疑了一下，而那人的動作相當快，已經三步併作兩步地走了下去，一面在大聲道：「我回來了！」

于蓮怔了一怔，那人這樣說，當然表示地下室中，還有人在，那會是甚麼人？而就在那一剎間，她聽到下面，有一個她熟悉之極的聲音，傳了上來：「她……她也來了麼？」

于蓮一聽到了那聲音，腦中陡然轟地一陣響，眼前發黑，自己不由自主，向前一俯。她本來就站在樓梯邊上，身子向前一俯之下，重心不穩，整個人幾乎是直跌下去的。她全然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下了樓的。事實上，她在一聽到了那句話之後，

腦中像是炸了開來一樣，根本不能再容忍任何其他的感受。

當她知道自己終於下了樓梯，停了下來之際，她只覺得自己的手背，被人緊緊抓著。她喘著氣，仰頭看去，看到那人抓住了她的手背，還在搖她身子，一面在道：「我要你鎮定一些的，剛才妳從樓梯上衝下來，差點跌死！」

于蓮喘著氣，道：「你……開甚麼玩笑？」

她只能講出這一句話來，因為她剛才聽到的那句話，她可以肯定，那是郎英生的聲音。

那人還沒有回答，突然，在她的身後，又傳來了郎英生的聲音：「蓮蓮，不是開玩笑，是我！」

于蓮剛才的吃驚，比起現在來，又不算是甚麼了，她只覺得自己的身子，像是一大堆稀泥一樣，快要軟癱了下來，張大了口，除了喘氣之外，甚麼也不能做，那人用力扶住了她，她才不致於倒下來。她望著那人，那人道：「你轉過身去看看！」

那人說了這句話之後，又對著她身後道：「你暫時別講話了，這種情形，是很

難為普通人接受的！」

于蓮足足花了一分鐘時間，才使她的氣息比較暢順，可是她卻沒有轉過身去，一來，她沒有這個勇氣，二來，她全身肌肉都僵硬麻木，完全不聽她的意志行動。

她只是喘著氣，過了好一會，才問：「我……身後……有甚麼？」

那人微笑著，用一種十分鼓勵的神情道：「來，別怕，你轉過身去，就可以看到了。」

于蓮接連嚥下了好幾口唾涎，慢慢地轉過身去，當她的身子在轉動之際，她全身的骨節，都在發出「格格」的聲響來。

她終於轉過身去了，她也看到了郎英生！

一點也不錯，是郎英生！

可是，于蓮的身子，冷得像冰一樣，她甚至感到自己呼出來的氣，也會凝結成冰柱！

她看到的，是郎英生的頭！

她不知道自己的神情怎樣，可是郎英生看起來，卻是興奮莫名，那種盯著她的

眼光，就像是他們熱戀的時候一樣，他看起來雖然瘦，可是精神卻很好。

在于蓮呆得只同冰雕出來的雕像一樣的時候，郎英生擠了一眼，笑著：「蓮蓮，太意外了，是不是？」

于蓮直到這時，才發出了一下尖叫聲：「那……不是你……留在病床上的，不是你的身體！」

這是于蓮唯一的希望了！而在病床上的，如果不是郎英生的身體，那麼，現在的郎英生就是一個完整的人，雖然這時，于蓮找不到郎英生的身體。她看到的，只是郎英生的頭，在一個相當大的金屬箱子之上，看起來，像是他正在那個蒸氣浴箱一樣。

郎英生聽得于蓮這樣說，像是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才好，在于蓮身後的那個人道：「那當然是他的身體，已經壞了的身體，一點用處也沒有！」

于蓮顫聲道：「那麼……那麼他……現在……」

那人的聲音聽來很悠然：「現在很好，雖然只是一個人頭，可是他活得很好，已經遠離了癌細胞對他的威脅，他可以活下去，活很久——」

那人又說了些甚麼，于蓮已經聽不到了。一顆人頭，活著！于蓮變得甚麼也聽不到了，她甚至沒有發出任何呻吟聲，就昏了過去。

于蓮知道自己並沒有昏過去多久，因爲當她醒過來，還沒有睜開眼，就聽到了那人的聲音。于蓮的思緒實在太亂了：那人把郎英生的頭切了下來，可是卻令他活著！于蓮現在開始明白了！在最惡劣的環境下活著，就是這樣的意思！

她沒有睜開眼來，也不動，只聽得那人在說著話，聲音十分激動：「她昏過去，當然不是因爲害怕！爲甚麼要害怕！你明明活著，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做得到，而且我成功了，我使你活著！」

郎英生的聲音聽來有點膽怯：「可是……我只剩下了一個頭……我的身體……
……」

那個人提高了聲音：「身體！身體有甚麼用！你不知道人體的結構有多笨，上帝的傑作，我看那是上帝最笨的作品！骨骼要來甚麼用？要來支撐肌肉，保護內臟，是不是？而骨骼又要依靠其他的器官來維持它的生長，消化系統一大堆，用來維持肌肉的營養，泌尿系統又用來幫助消化系統，所以系統的唯一目的，就是要使

腦部有氧的供應，亂七八糟一大堆器官，有甚麼用？眞正有用的，只有頭部，身體只是一大堆廢物，只會使人活的時間更少，只會使人生各種各樣的病，結果連生命都不保。現在你多好，擺脫了那一大堆沒有用的東西，通過機械的作用，使你的腦部活動維持正常，你可以活得比全世界任何人更長命！」

那人一口氣說著，于蓮又感到了一陣昏眩，從那人的話中聽來，他無疑是一極有成就的醫生！

郎英生的聲音聽來有點苦澀：「可是……蓮蓮昏過去了，我就只能看著。」

那人安慰地道：「以後情形會更好，身體的肌肉還在，可以隨你腦部活動的精粹而產生訊號，理論上來說，只要有訊號產生，就可以有機械的活動，可以用一條軟而長的管子連接起來，使你的頭可以遠遠伸出去，又縮回來！」

于蓮又再一次感到自己像是用冰鑿成的一樣，她不敢想，也無法想一根可以伸縮的管子，上面有一顆活的人頭，伸來縮去的情形！

那人又道：「其實，像你現在那樣，還有一個頭部，也十分多餘，人的全部活動，都由腦子來控制，所有的思想，全由腦部活動產生，人，其實只要一副腦子就

足夠了，其他的一切，全是多餘的！我相信人總有明白這一點的一天！」

郎英生嘆了一聲：「我是爲了愛她，才願意在這種情形下活下去的。在我初檢查出生了骨癌的時候，你來找我，說可以使我活下去，要把我的頭部切割下來，用機械的方法來維生，我不答應，後來，我爲了蓮蓮，所以照你的意思去做……」

那人答：「是啊，還好你決定得早，再遲兩天，你健康的頭部，受了患病的骨骼的拖累，一起陪著死了，那多麼冤枉！」

郎英生又道：「當我決定這樣做的時候，我……感到很害怕，現在……我倒反而覺得很好，不會比一個全身癱瘓的人更差。可是在旁人看來……我算是甚麼，只怕是最可怕的妖怪！」

那人怒道：「別胡說八道——而且，除了我和于姑娘之外，也不會有人知道你好好地活著。或者……過一個時期……可以讓你父親知道！」

郎英生吸了一口氣：「蓮蓮……她會愛我嗎？她會……愛一顆人頭嗎？」

那人沒有回答。

聽到了這個問題，于蓮的心中，像是有萬千根針在刺她一樣！

郎英生的那個問題，雖然不是直接問于蓮的，可是于蓮知道，自己對這個問題，非要有一個答案不可！

她愛郎英生，那是毫無疑問的事，不必問，也不必答。可是，現在，郎英生……只是一顆人頭！他的身體由於癌症而不能再起身體應有的功用，他只是一顆人頭！

雖然，于蓮知道那人的話，也有幾分道理，人的身體，一大堆各種各樣的器官，其中倒有一大半，是爲了其他的器官而存在的。沒有了骨骼，肌肉有甚麼用？沒有了內臟，骨骼又有甚麼用？沒有了身體，所需要的營養可以減低到最低限度。一個人的生命存在與否，並不是決定在他的身體，而是決定於他的腦。

郎英生現在能看、能聽、能說話。照那人的說法，甚至還可以利用微弱的訊號，來控制複雜的機械功能，他活著，一點不錯地活著！他自己在感覺上也沒有甚麼不能接受之處，至少不比全身癱瘓的人更差！

全身癱瘓，于蓮的心又是一陣刺痛，郎英生如果是全身癱瘓了，那問題也不成爲問題，她會立即回答：「愛你！愛你！」

可是如今的情形是：郎英生只剩下了一顆頭。

一個人頭，活的人頭，能愛一個人頭嗎？

郎英生對她的愛，絕無保留，他是爲了她才這樣做的，她應該怎麼做呢？

于蓮不住問自己：應該怎麼做？應該怎麼做？她眞恨不得自己剛才從樓梯上跌下來跌死，希望剛才昏了過去之後，永遠不再醒來！

但是，如今她卻必須面對着一個現實：和郎英生之間的愛情，還在嗎？愛情是在的，這一點于蓮清楚知道，可是，和郎英生的人頭之間的愛情在嗎？

于蓮眞的無法回答這個問題，郎英生的確是郎英生，雖然看起來比較瘦一點，可是那種眼色、那種神情，明明是郎英生！

看來，那人和郎英生都不知道于蓮已經醒了，因爲郎英生還在喃喃地問：「蓮蓮會愛我嗎？我……只剩下了一個頭！」

于蓮無法回答這個問題，她實在無法再支持下去，再次又昏了過去！

昏過去的人一定會醒來的，于蓮又昏了過去，很快也會醒來。她醒來之後，會怎麼樣？她不知道，要是她知道，她也不會再次昏過去了。

朋友，世界上有很多事，是根本不知道該如何辦的，並非每一件事都是二加二等於四，有太多的事，根本不知道如何才好。

如果你是于蓮，你會怎麼樣？

只怕也是不知道。

要命的是，于蓮如果一直昏迷不醒，倒也好了，可是她一定會醒過來，面對她不知道該如何才好的現實，唉！

倪匡科幻小說選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著　者：倪　　匡
發行人：孫　玫　兒
出版者：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
臺北市厦門街113巷17-1號2樓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2663號
印刷廠：淵明印刷品行
臺北縣永和市成功路1段43巷5號
總經銷：洪範書店有限公司
台北市厦門街113巷17-1號2樓
電　　話：3927577・3946790
郵撥帳號：0107402-0
初　版：中華民國74年9月

定價 90 元

知識系統出版公司書目

總經銷：洪範書店（郵撥0107402-0）

科幻叢書（張系國主編）

SF1	五玉碟	張系國 著	90元
SF2	夜曲	張系國 著	60元
SF3	當代科幻小說選 I	張系國 編	90元
SF4	當代科幻小說選 II	張系國 編	90元
SF5	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	張系國 編	90元
SF6	倪匡科幻小說選	倪　匡 著	90元
SF7	銀河迷航記	黃　海 著	90元
SF8	上帝們	黃　凡 著	90元

電腦叢書（張系國主編）

CS1	認識電腦	張系國博士 著	100元
CS2.1	電腦系統	張系國博士 著	80元
CS2.2	工程電腦	張系國博士 著	110元
CS3	商用電腦	張系國博士 著	100元
CS5	電腦檔案	張系國博士 著	110元
CS7	軟體設計	朱耀漢博士 著	160元
CS11	電腦語言 PASCAL	楊維邦博士 著	200元
CS13	電腦硬體簡介	楊照崑博士 著	160元
CS14	電腦繪圖（MEDUSA 系統）	淡江大學工學院電算中心 編	180元
CS15	趣味電腦	張系國博士 著	100元
CS16	數值計算導論	楊重駿博士 著	100元

本書目定價如與版權頁有異以版權頁定價爲準

封面設計：林崇漢